

9月號

夏潮 論壇 8

探討的、批判的、進步的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出刊 第一卷・第八期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第一選區選情大勢縱觀

從「後援會」到「聯誼會」
——黨外打拚的過程

論黨外民主運動的策略問題

林洋港的傘與索拉茲的玫瑰花

「兒子的大玩偶」中的台灣經驗

的 了 不 斃

八月廿一日，菲律賓反對黨領袖艾奎諾終於完成了宿願，回到祖國的土地上，但他重新踏上祖國土地的第一步却是他人人生旅程的最後一步。艾奎諾的被刺震動了菲律賓，也震驚了全世界。

雖然，現在菲律賓官方有許多說詞，甚至說是共黨幹的，只差沒說艾奎諾「畏罪自殺」而已。但是，目睹者和全世界的政治觀察家却都難免認為菲律賓官方必參予其事，否則，是沒有人可以持槍進入戒備森嚴的馬尼拉機場而公然殺人的。何況，有目擊者指證，凶手就是挾持艾奎諾下機的安全人員。

有一種看法認為：馬可仕若千年來為人權問題和美軍基地與美方意見不一，馬可仕夫人還曾代表馬可仕訪俄，並且，最近馬可仕又向來訪的美國議員揚言，菲律賓的海軍基地也可以考慮租給別的國家。於是，美國一方面支持艾奎諾返菲，一方面暗中鼓動極右軍人刺殺艾奎諾，以製造馬可仕的困擾。考之馬可仕政府一再警告艾奎諾有暗殺陰謀，而又無法防止，暗殺又豈有先行通知的。所以，這種看法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另外一種看法認為：美國為拉攏馬可仕，而將艾奎諾出賣了，也給支持艾奎諾的美國自由派政客一點顏色看。考之事後雷根堅持不變更訪菲日程，以示對馬可仕政權的支持，故而，這種看法也不是沒有道理。

第三種看法比較單純，就是馬可仕為了消滅反對派的領導力量而幹的。

如果刺殺艾奎諾是出自於前二項陰謀，我們也並不奇怪，美國雖然口裏喊着自由、民主、人權，但為了美國的利益，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所支持者多為極右軍人或獨裁政權。例如伊朗的巴勒維、尼加拉瓜的蘇慕薩、越南的阮文紹。雖然，由美國所支持的李承晚的獨裁也是由美國推翻的，但他所支持的「朴正熙的民主」又比李承晚民主了多少？朴正熙不行，再換全斗煥，「光州事件」血跡斑斑，全斗煥又如何了？不僅如此，美國還經常支持極右軍人推翻合法的政府，例如，在智利實行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的艾葉德政府；在高棉支持軍人龍諾推翻了施亞努。

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個別的美國政客或知識份子也會同情第三世界國家中的民主派，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美國在全世界所支持的軍事獨裁遠比民主政權要多得多。其實，民主派也好，獨裁者也好，在美國政府的外交運用上，都只不過是維護美國利益的一張「牌」而已。

我們也不排除最後的一種可能性。在中國，這種暗殺事件是有史可鑑的，例如，李公樸、楊杏佛、聞一多、史量才等人的暗殺事件，當時官方言論一致認為是中共暴徒幹的，甚至還找個「凶手」槍斃示眾。但事隔多年，當年的真凶為不甘自己「有功於黨國」的「光榮事蹟」被湮滅，而紛紛在回憶錄中自承當年之事。所以，艾奎諾事件的真相是不能依靠菲律賓官方的調查的，而只能有待於以後史家的資料發現。

不管具體的情況如何，艾奎諾都是死於美國所長期支持的菲律賓獨裁政權之下，尤其雷

槍 是 主 民



艾奎諾事件的啓示

根不改訪菲日程，就是表示對艾奎諾事件後的馬可仕政權的強力支持。艾奎諾之死，美國又豈能辭其咎。

殊不知民主運動的發生是有其社會經濟背景的。菲律賓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一樣，一方面要忍受國際帝國主義資本的壓榨，一方面受到國內官僚資本的剝削。馬可仕當權後，一方面用威拉塔當財政部長大量向外貸款，以扶植其妻伊美黛為首的壟斷全國主要企業的特權資本。外國資本與特權資本之間雖在最近發生了一定的矛盾，但這二者的剝削最後都是轉嫁到菲律賓人民的身上，在這雙重剝削下，早已使得菲律賓民不聊生了。又由於居統治地位的天主教與南方回教的信仰不合。所以菲律賓老早就有革命游擊隊的存在了。

菲律賓的民主運動基本上還是主張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改革的，艾奎諾就一再強調，他是非暴力的改革者。他在準備好的返國聲明中，還引述甘地的話說：『無辜者願意犧牲的意志即是對付上帝及人類均無法想像的殘酷暴政的最有力答覆。』艾奎諾在菲律賓所代表的民主運動只是革命游擊隊之外的一種和平的中產階級的改革運動。艾奎諾雖歷經死刑判決，流亡海外，但一直沒有放棄和平的信念。艾奎諾在暗殺的恐嚇下，毅然回到自己的祖國，也證明了和平不是怯懦的同義語！

然而，艾奎諾腦後所響起的槍聲是否代表着菲律賓和平的民主運動已到最後關頭，則有待以後的證實。但至少菲律賓的民主人士應警覺到，不能使和平成為民主運動的自殺之路。無論槍從那裡來，之所以要刺殺艾奎諾，總是為了鞏固獨裁政權的，但三百萬人為艾奎諾送葬的行列說明了一個鉅大的真理，那就是獨裁者的槍桿是槍斃不了人民的民主願望的，民主的願望是發自於對壓迫的反抗，近代民主的潮流是對專制和財閥壓迫之反抗而起的。不取消壓迫，即使和平已到絕望關頭，反抗壓迫的民主運動還是不會停止，且民主運動必會另尋出路的。

以中國的經驗而言，袁世凱暗殺了宋教仁，結果是槍斃了自己的洪憲美夢。李公樸、楊杏佛、聞一多、史量才等被暗殺了，但國民黨却以整個的大陸政權為之陪葬。

當三百萬人送葬的行列響起菲律賓的愛國歌曲時，全世界的獨裁者都應當知道：人民的民主是刺殺不了的，殺之成天神！艾奎諾在獨裁者的黑槍下超生了，成了八十年代菲律賓的甘地！

艾奎諾事件還告訴了我們一項真理，為艾奎諾超生的不是美國政客，而是他願與之「共患難」的菲律賓人民，在獨裁者軍警的刺刀監視下，上三百萬人的送葬行列證明了艾奎諾的精神不死，菲律賓的民主不死！

中菲兩國一衣帶水，我們又和艾奎諾一樣是愛國的民主政治的信仰者和在野的民主運動者，為中菲二國的民主而奮鬥，也就是為亞洲的民主而奮鬥。對艾奎諾的被刺，我們由衷的表示哀悼。並且，艾奎諾被刺事件和菲律賓人民的英勇表現給了我們一項重大的啓示，民主是槍斃不了的！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人民。

目錄

政治經濟

《國會風光》

- 6 康寧祥的頭，康寧祥的腳
——從「後援會」到「聯誼會」的打拚過程
- 9 本屆立委第一選區大勢縱觀
- 13 蔡憲崇捷足先登
- 17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送別陳映真
- 18 李達海不知道有幾個洞！
——中油桃園廠建高爾夫球場給誰享受？
- 19 康寧祥又錯了
——康先生的政治魔術

／ 孟絕子
／ 幼鵬
／ 陳成
／ 施祖鴻
／ 謝德啓
／ 上爵

《社論》

民主是槍斃不了的

《讀者投書》

- 4 艾奎諾事件的啓示
——「批康」是黨外的成長
- 一個工人之子的迴響
- 康寧祥在搞什麼？
——藝術工作須本著社會良知

發行人 / 柯水源
社長 / 黃溪南
總編輯 / 蘇逸凡
執行編輯 / 楊 榮·康 雄
採訪編輯 / 洪 鯤·陳莫愁
業務經理 / 唐 樣

法律顧問 / 江騰堅·湯金全
廣告顧問 / 進步廣告小組
編輯部 / 台北郵政第29-247號信箱
電話：(02)9151887·9142941

劃撥帳號 / 555202 黃溪南
零售 / 國內每册新台幣50元 國外每册美金2元
長期訂閱 / 國內：全年12期500元 半年6期280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30元
亞太地區美金26元
港澳地區美金20元

印刷所 / 翊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大路640巷30號

發行所 / 台北市泰順街59巷10弄12號4樓
北美洲代表 / MR. JAMES NING
106 ROOSEVELT BLVD.
FLORHAM PARK, N.J. 07932
U.S.A.

美西聯絡處 / MRS. San San Chen
2627 Hillegass # 104
Berkeley Ca. 94704
U.S.A.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3474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0791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類

台北總經銷：
百全書報社 電話：(02)9245210
各地經銷處：
自強書局 電話：(032)224807
國華書報社 電話：(034)559853
大華文化服務社 電話：(035)228054
英華書局 電話：(037)320810
台中書報社 電話：(042)333363
嘉聯圖書社 電話：(052)324581
永茂書報社 電話：(062)234339
天和書報社 電話：(07)3829975
環球書局 電話：(087)323071
民生書局 電話：(039)323765
國民書局 電話：(039)543743
花蓮文具店 電話：(038)322941
紐約書局 電話：(089)322267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海外訂戶請注意！

美金支票抬頭請寫
夏潮論壇社

夏潮論壇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出刊

第一卷・第八期

藝文

- 79 重新思考「搭錯車」
——試評「兒子的大玩偶」修剪風波
／李綠珠
- 77 到底是誰家的大玩偶
／楊棄
- 74 「兒子的大玩偶」中的台灣經驗
／林早霜

歷史與思潮

- 72 日據下台灣史年表
——對馬克思的「手稿」的爭論
／葉榮鐘 編
／李南衡 編註
- 67 徘徊大陸知識界的「怪影」(二)
／鄭學稼

世界之窗

- 62 瓜地馬拉政府的滅種行動
——美國觀察學會人權報告
／小方 譯
- 59 和平改革能挽救菲律賓嗎？
／陳新
- 56 菲律賓的軍事化
● 阿塞德與巴解的分合
● 美國對中美洲的焦慮

環境與公害

- 52 「北海之珠」蒙塵
——金山漸成「童山」
／洪鯤

《華人世界》

- 35 莫讓天下父母寒心
——談豐原高中禮堂圍場事件
／郭塵
- 36 論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策略問題
／林一平
- 41 「捧著金飯碗討飯」的金融政策
／孔無忌
- 42 公營企業往何處去？
／侯立朝
- 49 中共和平統一新構想
● 「鄧選」與中共的整黨、整軍
● 「九七」問題再度掀起熱潮

- 21 林洋港的傘與索拉茲的玫瑰花
——評林洋港與索拉茲的對話
／簡勁鋒
- 24 索拉茲八面玲瓏的政治手腕
／張偉弘
- 26 劫機案的幕後玄機
／林振民
- 28 最混蛋的一槍
／孟絕子
- 30 他們為什麼示威？
——敬悼艾奎諾
／歐陽鳴
- 32 高電廠員工抗議非法裁員
／陳莫愁
- 33 台北市總工會選舉舞弊

文季

第3期
已經出刊!!

陳映真最新小說「山路」

李南衡小說連作：MADE IN TAIWAN, R.O.C.

《論》 王曉波：台灣文學裡的中國意識

《評》 莫靈平：木石前盟·林黛玉的身世之謎

《文》 何欣：胡風的霸氣與骨氣

《散》 郭風：尋求一窗燈火

《傳記》 葉榮鐘：葉榮鐘先生回憶錄

文季雜誌社·社址：台北市木柵一支一五五號信箱·
劃撥帳號：五七〇〇〇文季雜誌社帳戶·零售每本九〇元·訂閱全年四五〇元

●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100元 國外航郵歐美美金7元 / 亞洲美金5元 / 港澳港幣25元 (存書不多，欲購請從速。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五本以上八折優待) ● 郵撥帳號：555202 黃溪南帳戶 ●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 電話：9142941

買新“夏潮” 基金會 典藏 不要忘了買舊“夏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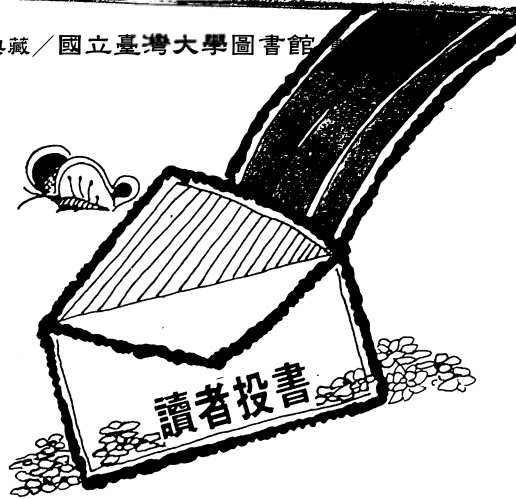
敬請珍惜民國67年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當您翻開這一本中斷了四年，爾後復出的“新夏潮”，請您不要忘了四年前“舊夏潮”波瀾壯闊的一年，就是那一年，文學界掀起了空前激烈、燦爛的大論戰……鄉土文學論戰，就是那一年，黨外開始了行動上的大聯合，就是那一年，中美斷交突然宣佈了，也就是那一年，新人輩出、洶湧澎湃的大選舉，中途停止了……而“舊夏潮”也就在那一年停刊了……

“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第四卷中華民國67年1月~6月
第五卷中華民國67年7月~12月

要目：

1. 鄉土文學論戰
 王文興教授談鄉土文學的功與過
 論鄉土經濟與鄉土文學
 胡秋原論王文興 nonsense in sense
 中國人立場之復歸
2. 論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的歷史對照
 諍言給「聯合報」副刊
 為大老板服務的報紙
3. 黨外民主運動大採訪
 訪問康寧祥、蘇南成、康水木、余登發、黃順興、陳鼓應、周滄淵、張德銘…… 67年大選選情分析
 黨外民主餐會報導



「批康」是黨外的成長

編輯先生：

自從高雄事件以後，以康寧祥為首的溫和派黨外人士取得黨外主流的地位，頗受四方矚目。但是，從去年開始，黨外新生代的「深耕」雜誌便對康寧祥的一些行為展開批判，而後一連串「批康」之聲洶洶而至，這個現象給予一些觀察家和黨外支持者一種黨外分裂的感覺，「擁康—批康」似乎成了黨外路線鬥爭的表象。

事實上，「批康」可以說是黨外雜誌的成長，意味著黨外雜誌不再扮演鄉愿的角色，他們體認到黨外人士本身也需要制衡。當年以「黨外一條龍」的姿態登上市長寶座的

蘇南成，在缺乏足夠的制衡力量下，與國民黨重拾舊歡，而拋棄了支持他的黨外選民，便是黨外人士也需要制衡的明證。

筆者認為，類似的「批康」行為，只要是合乎事實，不僅不應該「放水」，更應該成為黨外人士的共識，不要使那些黨外在朝者任意地妥協，犧牲了選民的期望與託付，使民主的理念落實到黨外運動上。

希望不致於有一天，讓我們聽到李敖罵康寧祥為「台灣第二不要臉」才好。

木柵 袁欣吟

康寧祥在搞什麼？

編輯先生：

我們係一群關心民主運動，熱心支持黨外的小老百姓。

最近曾聽到一則傳說：「台北的黨外，今年不單是要選立委，也有人要選部長。」據云有某經常與國民黨勾肩搭背的黨外國會議員，非常在意年底立委選舉票數的多寡，他自信穩能當選，但選票必須要是最高的，就像69年那場選舉的姚太太—周清玉的絕對高票，以作為晉階的基礎。或許真如是，台灣將會有一「高玉樹第二」出現。

另有一則來自黨外消息靈通人士的說詞：為了年底立委競選事，最近黨外後援團的某次集會，高市警察局長李錫斌的好朋友康寧祥立法委員，曾向後援團提議「年底的推

選，當以現任立委為當然候選人」、「只要先穩住現任的，有餘力再考慮其它人選」。如果這兩句話屬實，則前一傳說「康寧祥夢想當國民黨政府的部長」當屬可信。這兩句話是太封建了。「以現任的為當然候選人」，以此類推，永遠讓他好了，乾脆建議國民黨把他們納入免改選的「終身議員」之列。那有不看這三年任內的表现，而提出這種反民主的意見，要讓人民支持你，何不虛心檢討自己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有那些悖離了人民，有那些可以達成而尚有瑕疵的，須知「黨外」不是擅自標榜的，而應該是讓人民按你對民主運動的貢獻來肯定的。

我們決不願意有人開口「代表一千八百萬人」，閉口「為了台灣全體老百姓」。黨外的諸位朋友，人民的眼睛是不能矇蔽的，不真實的口頭民主只是在騙人、吃人罷了，國民黨不是說了好幾十年了嗎？如果有人再患了這種錯誤，玩弄「民主」字眼，強姦「民主」真義，那麼他將被人民唾棄，走向反民主的道路、走向統治者的懷抱。

為民主奮鬥所重的是對民主的堅持與態度。一個民主運動者，最起碼他應有更寬敞的心胸，能有遠見，凡事能本著勞苦大眾為出發點，不計個人利害，只圖廣大人民的利益為奮鬥的目標。即使是面對威脅、迫害，也將坦然迎向牢獄、迎向槍殺。

波蘭的華勒沙、菲律賓的艾奎諾不就這樣嗎？

台灣人民上

一個工人之子的迴響

「他是個讀書人、有錢、有勢、有學問，但是，他像條吸血蟲，吸我們這些工人的血！在滿唇沾著鮮紅的血時，還青面獠牙，簡直就是魔鬼！」

這是貴刊上期登出有關中國石油公司桃油廠興建勞工住宅舞弊、貪污疑案中，一個憤怒、沈默的工人對陳煥副廠長的形容。這真是一句一針見血的肺腑之言。做為一個人之子的我，深深體會我們的勞工大眾，在面對「群魔」欺壓、剝削時的恐懼和無力。當原本為工人希望所在的「工會」，也成為資本家的「幫兇」時；求訴無門、走投無路的工人們在完全絕望的心態下，只好抱著「做、死一人；不做，死一家」的悲哀心情，無奈地重覆著機械般的動作和日子。

或許，是出身背景的關係，我格外關切廣大的勞工大眾。深入接觸了解後，發現到一個可悲的事實——政府有時竟扮演著最大的「幫兇」角色。

不容否認的，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最大功臣，是那群胼手胝足、流血流汗的勞工大眾及農民。而結果呢？政府博得了「美譽」、資本來家「刮走」了財富，而工人們也心滿意足的享受「撿剩」的果屑（。難怪有些讀書人會不屑地說他們是習慣被奴役的一群）。每次遇有「勞資糾紛」時，在「鬥不過」的客觀條件下，總是不了了之。就如同政府無力制裁那些惡性倒閉，捲款而逃的「經濟

犯」。試想，那些經濟犯沒有政府的輔導，能羽翼豐滿揚長而去嗎？遇有此類事件發生，受害最大的除了政府的威信（無形的）外，就屬勞工大眾的權益了。我們的大官員、立法者、決策者、有誰「真正地」在聆聽他們的呼聲與抗議後，伸出「正義的援手」（事實上，沒有打「落水狗」就該萬幸了）。呼之即出的「勞動基準法」，天曉得，能使勞工群眾得到多少保障！

踩著別人屍體前進，是戰場上「慘不忍睹」的現象。一想到我們的經濟成果背後，有部分是犧牲了廣大勞工群眾的血汗，成全了幾隻會「游泳的老虎」時，我們的政府官員實在不該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的宣揚，相反地，我們應該引以為恥的。

華勒沙以一個小小工會領袖，成為舉世皆知的英雄。他為了保障工人權益，幾次入獄的犧牲精神，是值得台灣所有工會領袖學習、效法的。希望台灣所有大小工會負責人，在遇到勞資糾紛時，能確實站在工人一方講話（不然乾脆解散工會，免得遭來徒有虛名之譏），我們的工人不需要張景明這類只會「奉命行事」的工會領袖。

林柏木

藝術工作需本著社會良知

編輯先生：

日前得自某些影劇圈朋友的消息，鄉土

小說家黃春明先生的小說「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帽子」、「蘋果的滋味」等改編的電影「兒子的大玩偶」將沒有資格角逐本年度國民黨的「金馬獎」，理由是片中有大部分的台語發音。

「金馬獎」這個國民黨辦的活動，事實上是與台灣社會、人民生活脫節的，它沒有代表這個社會的什麼實質意義，也缺乏真實的藝術性。它只是一個跟許多多浪費公帑、拿人民的稅收到處糟蹋的活動一樣，只是一群珠光寶氣、大都有雙重國籍的不要臉的人在互相標榜、自我吹噓而已。

好的影片，好的藝術工作者，都會本著良知把社會的缺失、人民的需求毫無隱瞞地描述呈現出來，從而讓我們看到自己、反省檢討這個社會與人的關係和需要。像這種作品，才是屬於大眾、屬於社會的。它的價值將由絕大多數人來肯定的，而不是由少數與社會群眾脫離的蒼白的人來決定的。我們不在乎什麼「金馬獎」、「金狗獎」之類的東西，我們只在乎我們最普遍的常用語——閩南語，遭受這種無理的輕視與排斥。我們只在乎影片中那些代表我們的小人物的語言無理的遭受裁減。

編輯先生，請讓我們表達，我們需要屬於自己的藝術作品，我們再也不要那一大堆騙人、吃人、唬人的虛偽的東西。請允許我在這裡向良心的工作者——黃春明先生致意。謝謝！

台南 府城人

康寧祥的頭，康寧祥的腳

從「後援會」到「聯誼會」的打拚過程

■上爵

康寧祥「八二九草案」的大風暴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以康寧祥為首的少數黨外民意代表，在立法院會議室不太充份、不具有黨外全體代表性的「自由討論」下，逕自通過「黨外人士競選立委後援會草案」的修正案，排除黨外雜誌代表加入後援會，並即刻對外宣佈這項討論的結果是「決議」——即後援會草案內容不得再作更動了。康寧祥這項「八二九草案」一出，黨外輿論莫不譁然，群情激憤，幾乎異口同聲交相指責老康的跋扈、反動。

康寧祥所提的「八二九草案」主要是為了維護現任黨外立委的特殊利益，是沖著黨外新生代政論雜誌的「八二四草案」而來，此事待筆者話說從頭。本來，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費希平、周清玉二人的聯合主持下，黨外雜誌代表為了擴大民主運動的參與基礎，並兼顧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平衡，在立法院會議室，初步通過了後援會草案的若干條文修正，裏頭較重要而具特色的有兩部份：

第一部份是關於中央後援會的成員，它

包括：

- 1 歷屆黨外中央民意代表。
- 2 現任黨外省議員。
- 3 現任台北市及高雄市黨外市議員。
- 4 卸任黨外縣長。
- 5 認同黨外之學者專家。
- 6 美麗島事件之辯護律師。
- 7 黨外雜誌社各推代表一人。
- 8 每縣市黨外人士推代表一人。

第二部份是關於黨外候選人產生之程序，其中有一條規定：「現任黨外立法委員欲繼續連任者，應優先考慮。保障其名額，但經地區後援會執行委員二人以上提出反對意見，並經大會半數以上通過者，仍須參與推選。」（林正杰提出）

值得一提的是，黨外新生代「八二四草案」的討論過程中，普遍被新生代視為「康寧祥家臣」的謝明達，竟然在會上大顏不慚地大談黨外「政治倫理」，並提議「現任黨外立委為當然候選人」，此語一出，馬上導致楊憲村、洪金立、林正杰的嚴正反駁，鄭南榕為此還大拍桌子，放言如果康家班這樣反民主，「民主人」要退出後援會，並用社

論抨擊此事；討論結果，「康氏家臣」敗退，「當然」二字被大家改為「優先」，並通過林正杰所提議加上的「但書」。說得白一點，黨外現任立委憑什麼在後援會的規定中要求自己「當選候選人」？後援會的草創本意，乃是透過黨外內部的民主程序，先推出今年黨外理想的立委候選人，並配合後援會集體的支持力量與國民黨競爭，這有什麼不好？如果現任黨外立委都像康寧祥一樣，那麼自私自利，不顧黨外民主，只求永遠連任，這豈不成了黨外版的「席位分贓」及「萬年國會」！？

康寧祥想利用「後援會」的陰險佈局

康寧祥的「八二九草案」，最反動、最狹窄、最普遍受痛罵的部份，其一是把中央後援會的成員侷限於「政治實力擁有者」（包括黨外現任中央民代、省議員、高雄市及台北市的市議員等），其他的雜誌代表、辯護律師、學者專家、歷屆黨外民意代表全部都被「掃地出門」了！其二是以橫行霸道的「老大」作風，堅持主張現任黨外立委為後援

會的「優先候選人」，這算是那一種廠牌的「民主」？

「八二九草案」的出現，絕非是一單純的孤立事件，它一方面暴露了康寧祥政治路線慣有的「龜縮模式」，二方面亦證明康寧祥既有「選舉掛帥」的庸俗本質，還有那種與虎謀皮的入閣傾向；黨外過去對康僅止於私下批評、或是零散的反對，現在卻是集體抵制、集體批評，康寧祥這下算是自食惡果了。

想當初黨外後援會的構想提出後，謝長廷、林正杰等台北議員及黨外政論雜誌均紛紛熱烈參與討論，並先後運用各種方式加以推動。康寧祥及他的影子、家臣，開始是對後援會持著恐懼、疑慮、暗地強烈反對的態度，甚至有人還認為這可能是黨外新生代的一項「奪權鬥爭」陰謀，這些人私下並幸災樂禍希望後援會砸鍋，好讓新生代下不了台；俟發現強烈反對後援會行不通後，康寧祥系列則持消極抵制、不理不睬、不予置評的態度，聽任後援會去自由發展（說重一點，就是希望它自生自滅），康系仍然「好官我自為之」；直到近來後援會的發展慢慢形成氣候，有團結一體的雛型出現，並對康家班造成壓力後，康寧祥不得不心不甘情不願地改變戲路，從強烈反對、消極抵制，蛻變為「關心」、「參與」後援會，甚至進一步分化、個別拉攏的方式想控制、壟斷、利用後援會，以方便自己年底的連任，兼而達致排除新生力量的目的。康寧祥這種陰險的佈局和如意算盤，本想兩三下就把黨外新生代

修理得清潔溜溜的，想把後援會富於理想性的原始草案化為「康寧祥草案」的，但他萬萬沒想到他那自以為聰明的每一反民主步伐，竟是不自覺地往泥淖中走去，愈陷愈深，終致自我孤立，無法自拔。

康寧祥的政治行為模式，目前黨外陣營中幾乎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大家已相當清楚他過去是怎麼混出來的、現在是怎麼混的、將來可能混什麼；八月廿九日晚間，康寧祥曾在莒光路的「八十年代」社內私下邀宴，聽說他還當著眾人面前發表談話，並糾正黨外所強調「民主政治大家來」之觀念的不對，這豈不是匪夷所思、不知所云？沒想到如今的康寧祥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實力，為了拔除那許多他心目中討厭的黨外「眼中釘」，竟然也敢狗急跳牆地說出反民主的謬論，這樣一來，他過去在競選期間所喊的「吐盡心頭血，句句為台灣」，是不是也該丟入垃圾桶？這樣一來，他的「問政三年」、「問政六年」、「民主·黨外·康寧祥」等書，豈不也像脫褲子放屁？

康寧祥是黨外的絆腳石， 攔路虎！

康寧祥「八二九草案」與黨外新生力量「八二四草案」的對決，它爆發出來的政治意義是複雜而多重的。康寧祥現在口口聲聲黨外「政治實力擁有者」才真正具有代表性，至於那一堆沒有席位的雜誌編輯、辯護律師……等，不但無法獲致黨外「合法」的「代表性」，甚至連發言權都要成問題。筆

者在此茲就「八二九草案」所展現出來狹窄的「康寧祥格局」加以分析、批判：

(一)就黨外民主運動的方向來看：新生代普遍認為，黨外不只是搞選舉、爭席次而已，像社會改革、人權維護、思想啟蒙等運動亦是黨外所要爭取的目標；新生代為了實踐民主理想，即使有一天黨外真的全部落選，他們可能暫時會有挫折感外，並不會特別在乎，他們重視的是對群眾的實質影響力。但是康寧祥卻不同，他認為黨外的全部就是選舉，有席位才有實力，沒有「實力」就沒有發言權，因此康寧祥不惜為了長久啃吃國民黨丟給他的雞骨頭，他要不斷競選，不斷當選，不斷排斥黨外新銳的競爭，藉此來證明他的「實力」；當然三年一改選對康寧祥言也是夠累人的，只要情況許可，筆者認為他都有可能私下贊成「增額立委終身連任」的提議，甚至想學高玉樹入閣做官。

(二)就黨外民主運動的參與面來看：新生代普遍強調「大眾政治」的重要性，任何人只要他關心、認同、獻身黨外，不論他是士農工商、不管他是不是民意代表，均有一定的黨外代表性及發言權，也唯有這種開放胸襟及寬廣的「運動性」，從長遠的未來來看，黨外的影響力及實力才會不斷增長增強。但是康寧祥不同，他仍是以全省黨外所獲席次及得票數，來決定誰較有「代表性」及「發言權」；新生力量要求黨外運動的參與面必須不斷擴大，但是康卻主張縮小，以保證「質」的成長。康寧祥強調政治上的差序格局，「選舉倫理」，說穿了只是為個人及其他

的黨外現實的既得利益者辯護，並藉此要老大的威嚴而已，根本一無可取。

(二) 由以上兩點就可以清楚：康寧祥實在不具備真正的黨外精神，他對黨外民主運動不但少有幫助，甚至是個絆腳石、攔路虎。老康如今還不算低的「黨外地位」，其實是奠基於高雄事件的大犧牲及他充份利用了黨外運動的聲勢；康寧祥這種典型的職業政客，「民主理想」掛嘴邊，但是想要的卻是名、利、權三項，這種本質問題的認清與識破，相信廣大民眾是越來越清楚了。康從「台政時代」、「美麗島時代」至今，一直把麾下的政論雜誌當作個人政治道具，並成功地利用這些政治道具抬高自己的地位、壯大自己的聲音、美容自己的形象，所謂「康寧祥成熟穩健」、「康寧祥的政治藝術爐火純青」，繳來亦不過如此耳！

康寧祥的反動，促成「聯誼會」的誕生！

康寧祥的行爲模式，長久以來在黨外其實正代表了一種反動的保守作風；高雄事件後，此種反動的發展高潮可以康的「八二九草案」爲極點，它不只掀起黨外新生力量巨大的反對聲浪，而且康寧祥可能做夢也沒想到：因爲他的「大反動」，竟在歷史的奇妙轉折點上，相反地促使原先「分裂」的新生代大團結，並迅速成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大家齊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康寧祥！

八月三十日下午，黨外各雜誌代表聚集「前進」社內，大家在市議員林正杰的召集

下開緊急會議，會中對康寧祥「通過」的「八二九草案」嚴詞抨擊，並對其「合法性」存疑；大夥兒準備在九月十日最後的「黨外後援會草案討論會」中，拿出「八二四草案」與康寧祥公開辯論，甚而訴諸多數決來定奪草案內容。像于良騏、洪金立、蘇多等新世代，便認爲康寧祥做得太過火，撈過界了，明明他吃不下十幾家黨外雜誌，卻又硬吞，想讓新生力量從「後援會」中出局，這豈不是大可笑了！

八月三十日黨外雜誌大聚會，在「批康」的內部討論過程中，林正杰、蘇慶黎、洪金立、蘇多、P.I.C.、于良騏等人竟也腦力激盪出這樣的結果：成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以示有別於康寧祥「選舉掛帥」的庸俗路線；本會除了聯絡、加強黨外編輯作家之間的感情外，主要是希望透過這樣的組合及團結基礎，一起探討學術文化性的問題，並維護黨外編輯及作家的適當權益。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點，也是在「前進週刊」社，在費希平委員、林正杰的邀集下，黨外雜誌代表又共聚一堂。這次的開會目的，主要是費老爲了康寧祥的「八二九草案」，想與雜誌的新生代交換意見；他知道大家對該草案頗有微詞，甚至會有進一步的「對抗行動」出現，爲了調和此種矛盾，費老說：「我來這邊之前已跟康寧祥談過了……但是康寧祥卻非常堅持『現任黨外立委爲優先候選人』這一點。」費老溯自後援會推動之初，他就爲此付出相當的代價，勞心勞力，真令人欽佩不已；現在他又爲了康寧祥

的「八二九草案」而傷透腦筋，左右爲難，唉，黨外大老是不好幹！

不是黨外無情，是康寧祥無義！

九月三日中午十二點，「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第一次在台北紫藤廬召開第一次籌備會，在林正杰的主持下，場面熱烈，成果豐碩，會中通過組織章程，並決定九月九日選會長、副會長、召開記者招待會。這項決定深獲與會的謝長廷、江鵬堅、孟絕子、張晉城等人的極力支持。

九月四日中國時報報導說「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並未邀請康寧祥的「暖流」系統參加，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上面所提八月三十日、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三日的黨外雜誌聚會，其實每次都有人事先用電話誠懇的連絡邀請「暖流」、「亞洲人」的編輯參加（有林正杰、程福星、蘇多等人爲證）八月三十日那一次林正杰打電話給謝明達，希望他與其他朋友能參加，但是這位「康氏家臣」卻說：「康委員現在不在，我必須等他回來後問他意見，才能決定。」多妙的一個回答！結果是大家每次邀請康系的編輯參與「聯誼會」討論事宜，他們不但都沒有半個人影出現，而且亦無任何回覆；由此可見，根本不是「聯誼會」排斥康寧祥的人，反而是康寧祥和他的影子、家臣有意無意在排斥「聯誼會」，這不是很清楚了嗎？更何況「聯誼會」，基本上是爲實質的「後援會」助陣的，康寧祥等怕什怕？

(下轉 61 頁)

本屆立委

第一選區

大勢縱觀

謝德啓

台北縣、基隆市、宜蘭縣等三縣市所構成的第一選區，由於人口自然增加，今年立委名額將增多一席，這多出來的一席，無疑的，對國民黨的新人或黨外的老將都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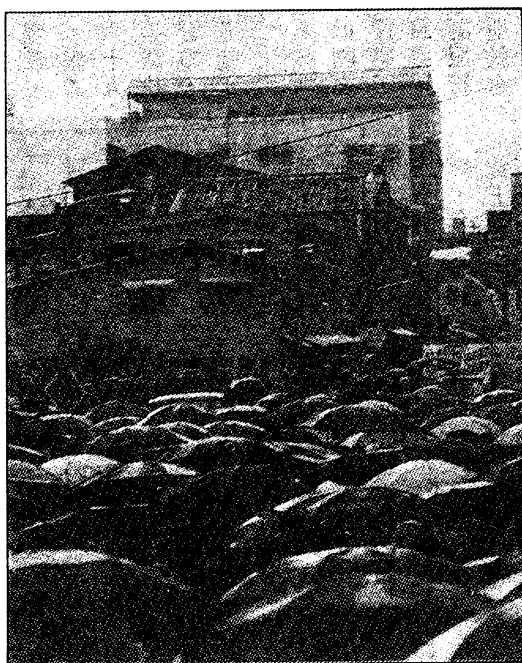
六十九年立委選舉時，第一選區的公民數是一百四十三萬八千人，台北縣一百零六萬五千七百人，占了七四·一%，宜蘭縣二十一萬四千二百人，占了十四·九%，基隆市十五萬八千人，只占了十一·%，若以八席立委名額分配，台北縣應有五·九席，宜蘭縣一·二席，基隆市〇·九席。

但是基隆、宜蘭的候選人，除了在家鄉喊出大團結，固守票源外，也積極向台北縣挖取選票，使得台北縣流失了七萬多票，造成國民黨提名的鄭逢時意外地落選，而宜蘭的林坤鐘、黃煌雄雙雙上榜。

一席增額名歸北縣

今年五月底，第一選區三縣市的人口數增為三百二十七萬一千人，台北縣以兩百四十七萬三千多人，占了七五·六%，宜蘭縣四十四萬七千多人，占了十三·七%，基隆市三十五萬八百多人，只占了十·七%，若按照九席立委來算，台北縣最少有六·八席，宜蘭縣一·三席，基隆市〇·九席而已。可見增加的一席必然落在台北縣上面。

上屆立委的得票數，是林坤鐘一一三二七九，周書府八六〇八〇，周大業八一四七，蔡讚雄七三九九六，吳梓七三九八三，蔡勝邦七三四一七，黃煌雄六九七六〇，鄭余鎮五九七九六；落選的，謝美惠五八二二〇，鄭逢時五一七一九，蔡洪嬌娥三八一八



九……。

從得票數來看，上屆當選者平均得票數在七萬三千多票，國民黨提名四人落選一人，報備競選而當選有二人，黨友一人，黨外有兩人當選。今年第一選區公民數最少增加了二十萬人以上，當選票數勢必要提高到七萬五千至八萬之間。按照上一屆的策略，國民黨的票源無法兼顧到九席，滿額提名必定無法做到。

國民黨一貫的策略，是以候選人票源的穩定度及輔選的難易來考慮提名人選。基隆、宜蘭的票源有限，各自只能有一名候選人能獲得提名，台北縣的票源雖然豐富，但是仍然要考慮到地方派系、省籍、黨團……的因素。

依照國民黨最近提報中央的名單，四位現任立委林坤鐘、吳梓、周書府、周大業穩



黃煌雄面臨考驗

獲提名、基隆的蔡讚雄則受到張堅華的挑戰，台北縣的謝美惠、林永瑞也是互爭一個提名的人選。

蔡讚雄實力大損， 作秀圖振

基隆市的票源不足以支持一席立委，需要靠鄰近台北縣鄉鎮支援，才可穩獲當選。上屆選舉，基隆人喊出大團結的口號，把票集中給國民黨的候選人，也不過五萬七千票，若不是台北縣機動支援一萬六千多票，蔡讚雄是當選不了立委。

六十九年蔡讚雄是受到市長陳正「雄」、議長「蔡」火炮、黨部主委李「讚」成三人的鼎力支持，但是三年後，陳正雄去職，蔡火炮去世，李讚成競選宜蘭縣長失敗，黯然失色。因此另一位對手張堅華卻獲得蘇派（前市長蘇德良、現任市長張春熙），謝派（議長謝修平），及張父所屬文協派全力支持，競爭提名。

但是，蔡讚雄在立委任內，雖然辦事能力差，可是肯聽話、愛作秀，去年四月曾爲了阻擋核能廢料運送車經過基隆市，不惜向經濟部長下跪，出盡了鋒頭。今年在立法院又率先提案擁護蔣總統競選連任，更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加上選罷法修正時，又帶頭阻止黨外立委發言討論，要求逕行表決，立了頭功。而且他跟上層人物的關係極爲緊密，對他的提名大大有利。

三派聯合，雙方相持不下

張堅華雖獲三派支持，又是前任省議員，只是有六、七年未踏入政壇，影響力大打折扣，雖然省、市黨部過了關，恐怕到了黨中央，缺乏直接支援，對他的提名就要大受影響。

以基隆市有限的票源，提名一人競選就很難，若是兩人同被提名，一番自相殘殺，勢必要分割選票，兩人必然同時落選。假若真的堅持不下，可能基隆的選局又像六十九年一樣，不提名，允許報備競選，讓蔡讚雄、張堅華全力準備，到選舉前比一下實力，弱的一方，便自動退出選舉，強的一方就正式成爲基隆的代表。

宜蘭的選情就比較單純，現任立委林坤鐘的實力強大，他的企業是全國百大財團之一，經常率領國家糧穀代表團到國外採購，知名度夠，而且他在宜蘭各地普設服務處，以企業化的形式經營，可以說「打電話服務就來」。上一屆選舉時，他在宜蘭一地就拿了一八五七八票，勝過黨外對手黃煌雄五萬

二千票以上。這幾年配合服務處的成績，宜蘭縣提名林坤鐘是沒有問題。

軍眷·黨部·救國團

台北縣的票源廣，選情的考慮就比較複雜，縣黨部、救國團、三重幫、黃復興黨部、省黨部都有一定的系統、秩序，候選人的選擇就需要多重的考慮。

台北縣大陸籍的人口有四十多萬人，占全縣人口百分之十八·六，二十多萬的選票，使得省縣議員、立委、國大選舉，大陸籍都能占上一席之地。上屆周書府以團管區司令的身份，加上三重幫的支持，在台北縣就獲得最高票當選。永和縣議員周大業雖然是報備競選，卻把握永和、中和、新店大陸籍選民，一口氣也拿了八萬多票，僅次於周書府而當選。

雖然周書府自當選後，就搬到台北市定居，對台北縣的民衆缺乏直接的服務，但是斟酌後備軍人，軍眷需要有一定代表性人物，周書府的提名還是沒有多大問題，只是上屆選舉「三重幫」的鼎力支持恐怕要大打折扣了。

周大業是謎樣的人物，他的產業、綠卡都一再受到別人的批評，但仍然屹立不倒。他進入立法院後，便積極加入國防委員會，成爲召集人。與軍方的高級人員頻頻接觸。上屆他雖然高票當選，但也花了數千萬的經費，今年若照上次選舉模式競選，恐怕要花費上億元的費用。爲了順利蟬聯，周大業極力爭取中和、永和四、五萬的軍眷票能夠劃

歸他的票源，和軍方高級人員接觸便是他最高的策略。

鐵票大家搶

新人林永瑞是中和市的在地人，他這次以結合地方派系「林」、「游」、「呂」三派的人物，喊出中和大團結的口號，要求中和市也要有一名省級以上的民意代表。

林永瑞是救國團出身，在南亞塑膠做過事，現任台北市政府官員，形象上是知識份子參政。

他這次參加提名，和新莊的謝美惠共爭一個名額。他的出馬造成許多人的威脅，像周書府、周大業有一部份根據地是中和的軍眷票、大陸籍票，倘若林永瑞獲得提名，勢必要爭取這一部份選票，三個人力爭這四、五萬選票，會削弱很大的實力。而救國團、後備軍人票源也會和另一位現任立委吳梓重疊。

林永瑞能否獲得提名，當然要看國民黨中央，針對國民黨票源慎重考慮下的選擇。

蔡憲崇東山再起



海山地區吳梓地下稱主

海山地區的板橋、土城、三峽、鶯歌、樹林有六十多萬人口，占全縣人口百分之二十八以上，這一地區傳統是受縣黨部直轄，控制力較強。現任立委吳梓便是代表此一地區。吳梓出身救國團，是近年培植出來的才俊。

吳梓就任立委後，在立法院有稜有角，是鋒芒畢露的優秀人才。在地方上也積極介入地方派系的合縱連橫，縣議員、鄉鎮市長、代表的選舉，吳梓往往拉一派打一派，豎立了盛名，贏得台北縣地下主委的名稱。

可是，吳梓同時也得罪了不少失意人，他最大的失策便是在縣議長選舉時，支持失敗的麥春福，用計困住了三重幫的陳萬富。三重幫曾放言要鬥倒吳梓，經常利用報紙報導，議員質詢吳梓夫婦經營的亞東造景公司建造八里精神療養院，數年無法完成的弊案，造成吳梓極大的困擾。逼得吳梓曾私下聲言：「讓我再做一屆就好」。

不過，吳梓在今年初拜板橋三大派系之一「邱派」大家長邱海水為義父，極力鞏固他在板橋的票源。

吳梓的票源區，海山地區及淡水、汐止、瑞芳區都沒有強大的國民黨員出現，以吳梓的形象、實力是穩獲中央黨部的支持。

強龍不壓地頭蛇

國民黨禮讓三重幫

大新莊區包括了三重、蘆洲、新莊、泰山、五股、林口總人口數近七十萬人口，占全縣人口百分之二十九以上。其中三重幫牢牢掌握了三重、蘆洲兩地，新莊及林口、泰山、五股也構成了另一個戰區。

傳統上，新莊區是台北縣黨外的大本營，三重幫所打的旗號是無黨籍的「黨友」來爭取選民的支持。國民黨為了禮讓三重幫，對三重地區是決定不提名候選人，讓三重幫的現任立委蔡勝邦競選連任。

蔡勝邦六十九年自美國回國後，一下飛機就競選立委，以七萬三千多票當選，而三重市的得票就超過一半。三年來蔡勝邦努力經營三重市，實力應當有所增強。

不過，蔡勝邦在立法院的表現並不出色，台北縣民票選縣籍立委的表現，蔡勝邦是倒數第一名。可見，若不是三重幫全力的支持，蔡勝邦的口才、宣傳是非常令人擔憂的一件事。

「國治」乘勝追擊，鄭余鎮孤軍力鬥新莊及鄰近鄉鎮，是新莊兩大派系「聯合派」與「國治派」爭奪最激烈的地區。現任立委鄭余鎮出身聯合派，脫黨競選新莊鎮長成功後，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上屆國治派推出女性候選人謝美惠和鄭余鎮競選，選情非常激烈，鄭余鎮僅以一千多票險勝。

謝美惠此次再爭取國民黨提名，一方面是為了洗雪上次失敗之恥，另一方面則是「國治派」的乘勝追擊。自七十一年市長、縣議員、市代表三次選舉後，聯合派大敗，僅剩立委一席為聯合派掌握，加上鄭余鎮並

非國民黨員，為黨為私都有一戰的渴望。

不過，謝美惠也有很大的隱憂，她跟國治派的淵源不深，她渴望爭取的彰化同鄉會，也因葉大松的爭取而落空。

謝美惠對上級的黨政關係非常良好，尤其省黨部書記長對她的印象奇佳，她本身也在國民黨經營的中國廣播公司服務，經常可和高級黨政人員接觸，對她的提名非常有利。

台北縣現任三位黨籍立委是穩硬提名，加上禮讓三重幫一席，國民黨能確切把握的只有七席而已，還有兩席，假若國民黨無法提出強有力人選報備競選，黨外候選人的機會是非常大。

基隆黨外起義來歸

基隆市的黨外，自曾金發去世後，新人的知名度尚未能普遍建立，勢必無法推出理想的候選人，可是兩萬的黨外鐵票也有所依歸，上個月底基隆黨外人士組成後援會，邀請宜蘭、台北縣的黃煌雄、蔡憲崇、康義雄；等準候選人演講，讓基隆黨外自由挑選候選人支持。

宜蘭的黨外，自七十年縣長、省議員大勝後，勢力逐漸鞏固，現任立委黃煌雄是當然的候選人，不過黃煌雄上屆只在宜蘭拿了三萬三千多票，若不是基隆七千票，台北縣兩萬九千多票的支援，黃煌雄一定落選。

這三年黃煌雄是努力加強為鄉親服務，穩健書生論政的形象，獲得黨內外一致的肯定，若以七十年黨外縣長、省議員百分之四

十以上的選票來計算，黃煌雄在宜蘭的選票應該可以增加一、二萬票。基隆今年黨外無人出馬，黃煌雄要保持七千票的局面還不敢有問題。不過台北縣能否保持上屆二萬九千多票的局面，對黃煌雄是一大的考驗。宜蘭同鄉會在台北縣有四萬五千人左右，林坤鐘、黃煌雄都會對這一組織下了極大的功夫，成績的高低是只有等待選舉開票時，才能決定。

北縣黨外三雄逐鹿

台北縣的黨外，雖然有許多人聲言要競選，經過幾個月的演變，鄭余鎮、蔡憲崇、康義雄三人的動向，最引人注目。

鄭余鎮是現任立委，因為受制於地方派系，不能表現純黨外的形象，可是在立法院的質詢，表現非常不錯，縣民對他的觀感，評價都非常高。他的票源是在新莊地區，上屆他拿了五萬九千多票，新莊市就佔了半數以上。當時聯合派的氣勢大漲，這幾年聯合派一再受挫，鄭余鎮的後援力量削弱了不少。假若國民黨提名謝美惠，對鄭余鎮來講是很嚴重的打擊，除非他能在其他地區開拓廣大的票源，否則將是一番艱苦的大戰。

康義雄則是挾板橋市長四萬六千多選票的聲威，要向立法院進軍。他以草莽英雄的形象要鼓動台北縣的群眾，近幾個月以來，他用野戰兵團的方式，跑遍了三縣市。縣市長的選局和民意代表的選局是大大不同，一個是對決的選擇，另一個則是多重的選擇。四萬六千多票的市長選票變為立委可能就不

到三月。以康義雄的財力、學識來看，似乎還待努力充實。但是，一旦康義雄出馬，必定給板橋的吳梓極大的壓力。

蔡憲崇是以醫生論政的形象，踏入政壇，七十年省議員選舉時，面對台北縣六大都市的角頭金牛，經過一番苦戰後，不幸以三萬三千多票落選。當時他全心全意在外頭經營，根據地淡水幾乎不會用力，讓各地角頭乘虛用金錢侵入，使得蔡憲崇在淡水只拿了六千票，占總選票四分之一而已。不過也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蔡憲崇在外面拿的選票比淡水全鎮投出來的票還多。

淡水地區四鄉鎮有十多万民衆，六萬多選票，假若這些選民大團結全部投給蔡憲崇，再加上蔡憲崇在其他鄉鎮市的努力，一定可以突破八萬票的關頭，或許可以取得一席之地。

金牛衝鋒·黨外陷陣

今年第一選區立委的選舉，國民黨在九席的立委中，有把握提名的，不過六席而已，再加上一席黨友，也不過七席。黨外應有上兩席的機會。

但是，國民黨的策略，往往是少提幾席，再允許黨員報備競選，讓知名度不夠的黨內金牛，借機收購選票。而黨外有時誤陷計策，多人出馬競選殘餘席次，互鬥互吵，分散了實力，而一敗塗地。

第一選區的黨外若能避免這種分裂的局面，而集中力量支持二位強而有力的候選人，則必能開創黨外的新局面。



決意角逐第一選區立委的蔡憲崇

蔡憲崇捷足先登

施祖鴻

年底立委選舉的脚步一天一天地逼近，國民黨內部舉辦了黨員反映和幹部評鑑；而黨外方面，黨外後援團、中國民意諮商協會等活動也如火如茶地展開。蔡憲崇醫師則在有黨外民主運動「沙漠」之稱的台北縣，捷足先登地設立了服務處。而這一切都是年底選戰的先聲。

讓台灣三百年史重見天日

蔡憲崇醫師畢業於北醫，以他的條件，大可以開業致富，但是八年來，除了在父親的振山醫院幫忙之外，大部份的時間都投入於山地、鄉間的醫療服務，和從事於黨外民主運動。尤以近年來，幾乎全心全力地投入於政治活動和研究台灣史。

醫師、政治、台灣史三者，在一般人眼中似乎扯不上太大的關係，但在蔡醫師眼中却是三位一體的。因為在他早年從醫的過程中，發現許多疾病是政治疾病的併發症，而解決人的疾病必先醫好政治疾病，所以治本之道，只有運用他的聽筒為社會診斷，用他的手術刀為政治開刀。這是為什麼他棄醫從政的理由。

但是黨外的民主運動如何澎湃起來，人民如何覺醒起來，黨外民主運動如何繼續發展下去，避免重複失敗，台灣史的研究與教育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因此，從今年三月起，蔡醫師開始在中

慈林教育基金會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和的南勢角設立了服務處，為雙和地區民衆提供醫療和法律服務。八月二十日又在三重市設立了第二個服務處，這裡場地甚寬，除了醫療和法律服務之外，增加了台灣三百年史料展，公開了許多難得一見的照片。

爭取台灣人民的民主權利

這些服務處將繼續在板橋、新店、新莊等大市鎮設立。豐富的台灣史料將按月更新，使得民衆們除了得到身體的、法律的照顧之外，另外得到一份心理的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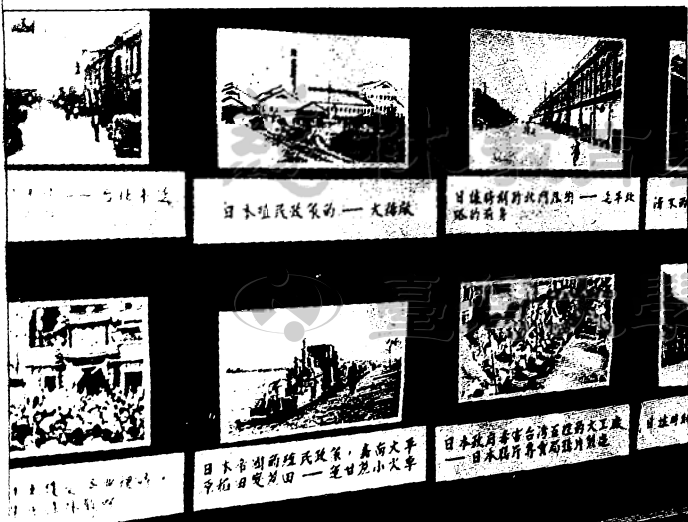
八月廿日下午七時半，慶祝服務處成立的茶會準時在三重市自強路一段舉行，熱情的羣衆把服務處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忍耐著燥熱，聽取由各地前來的黨外同志致詞。上台致詞的來賓有十九位，多數是黨外名將，妙語如珠，掌聲不絕。

慶祝會由高文振主持。陳秀賢、洪金立等四人首先上台唱了一首台灣民謠「天烏烏」，為會場打開輕鬆的氣氛，聽衆紛紛拍手叫好。接著又唱了一首「農村曲」，淒婉的歌聲唱出了農民的苦楚。

這時宜蘭籍的黨外立委黃煌雄甫一到場便被推上講台。黃煌雄寫過「革命家將涸水」，對台灣史下過一番功夫，因此對於蔡醫師關心台灣史表示深深的敬意。黃煌雄在致詞中說：「索拉茲是關心台灣民主的美國朋友，這次來訪接受黨外的招待時演講說：『台灣的民主，重要的不是索拉茲怎麼說，而是台灣人民怎麼去爭取』。決定台灣命運的



台灣歷史圖片展



，不是美國國會，也不是任何強權，而是台灣人民自己。年底的選舉將會很熱鬧，這是表達我們的意志的時候，我們必須倍加冷靜、堅強。我們要手牽手、心連心，共同為台灣民主打拚。」

政治犯黃華的哥哥黃明潭也到場致詞，黃明潭天生紅臉，聲音宏大，有如關公，他敘述過去替郭雨新競選，每到三重市演講就給警察拉下，說他是甲級流氓，不准助選。可見治安單位對三重市的控制很嚴，但是，他說：「台北縣人多，黨外也應該很多，大家應該團結起來才對，輸給國民黨太沒面子。」

有三種人不能選

黃天福是第五個上台演講的來賓。黃家和蔡家可稱為世交，尤其是黃天福的哥哥黃信介和蔡憲崇的母親蔡洪嬌娥在政治上交往頗為密切。所以此次蔡醫師設立服務處，黃天福前來助陣，毋寧是理所當然的事。

黃委員呼籲選民投票有三種人不能選，他舉出的三種人是：

一、黨內立委要是不聽話，下屆提名就沒有他的份。所以不揮揮牌也不行。選這種立委有什麼作用？

二、財閥支持的不能選。因為財閥當選立委必然在立法院搞特權，小者貸款，大者立有利於資本家的法，這種人當選立委對百姓只有害沒有利。

三、有政府機關支持的不能選，如輔導會有一百多個單位，貪污舞弊無所不為，他們

支持的立委當然是替自己護航的，怎麼能選？

在野發行人程福星也到會致詞。他說：「有人以為在野雜誌專門修理人，在野修理的不是好人，而是不達不七的黨。」他解釋有人批評黨外「只有批評沒有建議」說：「批評只要『有膽』即可，不必提建議，執政黨有錯的把它揪出來，叫他不敢亂來。至於怎樣才能做好，執政黨要自己想辦法。」

資本家壟斷土地資源 與政治資源

國大代表王兆釧上台第一句話便說：「死忠兼換貼的朋友恁大家好」口氣有點江湖味，他能言善道，贏得熱烈掌聲。他很能抓住三重人的心理。他說：「三重市有許多南部來的人，賣了一兩甲田地還買不到一棟房子，為什麼？就是被台北縣的金牛、資本家炒地皮炒貴了，他們壟斷土地資源，又要壟斷政治，實在可惡。」王兆釧猛烈地向地主和國民黨的勾結開砲。此外又大聲為台北縣和台北市的不平等抱不平，比如建疏洪道是要台北市吃水、台北縣淹水；工廠在台北縣，公司設在台北市，台北市吃肉、台北縣吃糞。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就因為台北縣選不出好的黨外立委，和政府去爭。

接著，基隆的魏水波就台北縣黨外「昧宏幹」提出鞭策，他說：「基隆市選民只有三十萬，黨內得五分，黨外也有三分，台北縣選民多了五、六倍，選不出黨外立委，是台北縣黨外的『見笑』，黨外該多多努力。」



黃煌雄



王兆釧



施性忠



江鵬堅

接著本次茶會主人蔡憲崇上台唱了一首「補破網」，彷彿是替台北縣的政治破網補洞，既輕鬆、又有意義。

整個慶祝會最惹人注目的莫過於新竹市長施性忠的出現，施性忠一上台，馬上有大堆記者擁上講台前拍照。施性忠堆著一臉笑容，閃光照耀下，禿禿的前額顯得光芒四射。說完了一些黨外的「外交詞令」，施性忠開始就他最近涉嫌貪污捐款一事提出辯解。他對他的習慣性的笑容解釋說：「許多人看我在法庭面帶笑容，其實我的內心不在笑。我笑的是，你們（大概指新竹市議員）要我去坐牢，我偏不去，你們（大概指法院）要我出來，我偏不出來。」他又說：「報紙上說施性忠使性子，『搞怪』，要你到法院你不去，現在要你出去，你偏不出去。其實不是我『搞怪』，人民權力不可以被剝奪，老百姓怕官府，官府就整你，老百姓不怕，官府就不敢隨便整人。」

施性忠的演講可以說是長篇大論，但由於他口才好，大家還是耐心的聽下去。

用人唯其「祖」？ 還是用人唯其才？

接著是台北市已經決定競選立委的江鵬堅律師上台致詞，江鵬堅在台下平易近人、談笑風生，在台上却莊重威嚴，虎虎生風，言詞激烈，但是罵人沒有火藥味，捧人也沒有迷湯味。他說：「國父孫中山的孫子，孫治平當了國策顧問，沒有聽說過他有什麼

能力，只知道他是個獵師，前幾年曾經在故宮博物館展出他獵獲的老虎、豹子。會打獵不一定懂政治。要尊重 國父不一定要捧他孫子來當國策顧問。用人唯才，像蔡醫師這種人，他和 國父一樣，既是醫生又懂得政治，要用人就要用這種人。」

孟絕子是黨外奇人，吃國民黨奶水長大，但是罵國民黨也最凶，口才很好，妙語如珠，他說：「在台北市演講，我的口才不錯，但是今天不行，因為我得了國民黨B型感冒，多說了怕各位都傳染了國民黨B型感冒。」他又說：「國民黨推行家庭計劃，我不贊成，他們討了大老婆又討小老婆，却要我們兩個恰恰好，太不公平道。」正好坐在前排有一位大腹便便的太太在聽講，他指著這位太太說：「像這種熱心黨外的太太生的孩子才是好種，這個孩子將來是個總統。」惹得哄堂大笑。

黨外歌謠手陳秀賢，不但對台灣歌謠史有深刻研究，而且會寫台灣詩，他寫的台灣詩頗有社會性、政治性，寫出台灣人的心聲、寫出勞動者的心聲。這是他第二度上台，朗誦他的新作：「艱苦人的心聲」，十分感人。他又站在民間藝術的愛好者對當前國民黨的藝術政策大肆抨擊。他說：「復興中華文化要從復興本土文化開始，可是國民黨的政策却扼殺台灣本土文化的發展，台灣歌不准多唱，美國歌唱得再多也沒關係，台語節目到七點半就結束了，英語節目可以播映到十二點。台灣人天生的賤骨頭，不要看電視，趕快睡覺去，明天早起快上工。美國文化



周清玉



蔡洪嬌娥



陳秀賢



孟絕子

有什麼好，不是美酒就是咖啡，電視不唱我們的歌沒關係，我們自己來唱。」

子承母志向國民黨的 癌症開刀

蔡憲崇的母親，黨外老將蔡洪嬌娥也來為兒子助陣，她和許世賢一樣，自從台灣有選舉就有她，至今從政已經三十年。但她屢戰屢敗，而又屢敗屢戰，成功的只有當選過兩屆縣議員。如今寶刀已老，兒子再接再厲，繼承母志，繼續奮鬥。她說：「屢次落選、屢次競選沒什麼見笑， 國父九次失敗，第十次才成功。用不正當手段當選才是見笑。所以我常對憲崇說：媽媽栽培你不是要你成功，是要你犧牲。要成功去當醫生，要犧牲去搞民主運動。」

周清玉也到場祝賀，不過只簡單報告了在美國三個月，見了在美國的鄉親的情形。最後由蔡憲崇作結，向前來祝賀的貴賓答禮，然後作了簡短的講話，他說：「上屆省議員落選，許多人推測我會退回手術房。但是，我却把手術房的門鎖起來，把最大的手術刀拿出來，準備向國民黨的癌症開刀，全心全力為人民服務。」他又說：「政治是咱們所有人的代誌，為了明天為後代，咱們要勇敢的站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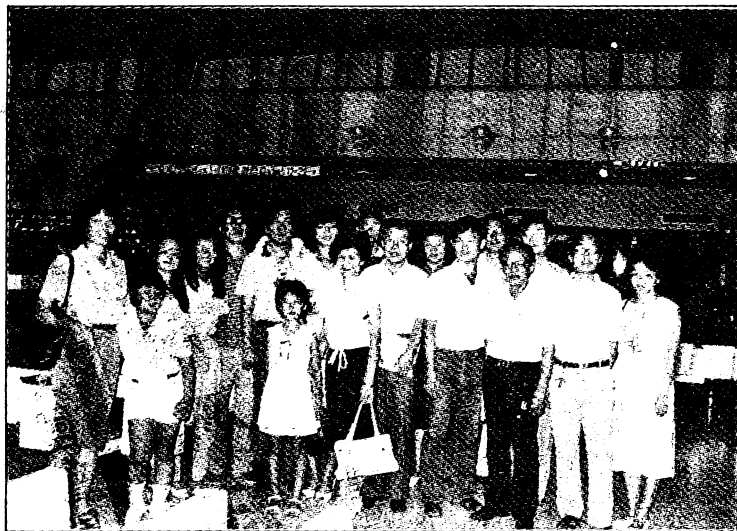
兩個小時的慶祝會終於圓滿結束了。但這是一連串服務的開始，也是年底立委選戰的開始。到底台北縣是不是真的那麼「衰」、那麼「味宏幹」、那麼「見笑」，就看黨外怎麼奮鬥了。

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陳成

送別陳映真



陳映真（左六）與送行友人合影於桃園機場。

名作家陳映真先生已於八月十七日啟程赴美，他是應「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邀，在美作為期三個月的訪問和研習。陳先生臨行前接受訪問時表示，他除了參加「愛荷華的工作坊」之外，他將先於八月底參加台灣文學研究會的年會，從九月初至十一月底，他除了參加愛荷華安排的演講和訪問節目外，他將趁這個機會到美國各地訪問，希望能夠更深入地了解美國社會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問題。

談到此番赴美他在華入界活動的問題，陳先生表示，他早已風聞海外華人界派系林立，黨同伐異，他將不介入任何派系的活動，而只接受大學或其它學術機構安排的學術性研討活動。據陳先生表示，臨行前他曾接到美國友人來的長途電話，通知他在美已有所謂中國結、台灣結的討論，他這時赴美將難免捲入這個問題的紛爭。陳先生表示，在台時他已多次公開具名討論這個問題，在美國時如果有必要面對這個問題，他仍將堅持他一貫的立場。

事實上此次陳先生赴美，親近他的友人都替他捏一把冷汗。近幾年來，除了有國民黨極右份子稱他是「真正的敵人」外，也因為他以中國民族主義立場批評台灣，而受到台灣份子的攻擊，此外由於他堅持「人民利益」和重視人權的信念，他也不再公開演講和行文抨擊中共政權的施政，而也因此遭到來自「北京政權」的尾巴份子的恐嚇。有些友人擔心他此番赴美，除了會遭到台灣和北京份子的左右夾攻之外，少不得又會有國民黨的特務打報告回台北說他參加「台獨共匪的活動」。儘管有這層顧慮，陳先生表示，他對任何問題的看法仍將維持過去他在台灣的一貫論調，而且他也只參加公開性的活動，免得旁生枝節，到底他的生命和理想是和台灣分不開的，他一定要回到這塊土地來。

儘管有種種顧慮，大多數的友人都為了他能夠出去走走而感到欣慰。民國五十六年時，愛荷華也曾邀請過他，結果在成行前夕，却因為涉嫌所謂的「叛亂案」，而未能赴美。出獄後多年來，許多國際性的作家和學術團體也一再來邀請陳先生，但都因為國民黨當局的政治顧慮而未能成行。這次由於胡秋原委員、沈君山、余英時等教授的奔走，再加上張系國等六位著名學者的聯名陳情，有關當局經過半年多的考慮和會辦，陳先生才得以成行。以陳先生在台灣和國際文學界的崇高地位，赴美實在談不上鍍金，不過他仍然相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功用，尤其是這次如此勞師動衆，在感激之餘，他將更加珍惜這次的機會，努力觀察和學習。

《國會風光》

李達海不知道有幾個洞！

中油桃園廠建高爾夫球場給誰享受？

幼鵬

本刊第六期「議會走廊」曾報導了吳梓與莫萱元兩位黨籍委員爲了中油浪費公帑，在桃園煉油廠設高爾夫球場供少數高幹遊樂問題發生衝突。第七期由於立法院休會，「議會走廊」一欄中止刊出議會消息，讀者紛紛來信，希望知道中油董事長到院「專案報告」的實情如何，記者礙於讀者熱情難却，不得不做了這個已經不是新聞的報導。敬請喜歡新聞，不愛歷史的朋友見諒。

六月三十日下午三時，立法院終於順應吳梓委員的「堅持」，邀請了中油董事長李達海，就上述問題到院備詢。

依李達海的說明，所謂高爾夫球場，是利用桃園煉油廠爲了將來擴建需要所徵用的二十公頃狹長山坳保留用地加以整平，一方

面是爲了「水土保持」，一方面是作爲員工身心健康，「暫時」建爲高爾夫球場。但是問題重重，李達海答詢時不是一問三不知，答話可笑，便是顯得不耐煩、令人發噁。

比如吳梓問到建此高爾夫球場一共花了多少錢？李達海竟答說：「至於修建運動場的成本，我也無法說明，因爲這不是有計劃地建設，自然就沒有明確的開支計劃。」建高爾夫球場需要相當大的開支，一般公司要建個籃球場都需要有個預算，中油是個國營公司，又不是小生意，居然沒有開支計劃，也真是新鮮了。

吳梓又說：「據本席手中資料，該高爾夫球場頗具規模，共有九個洞，佔地二十公頃。」李達海回答說：「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個洞，因爲我沒有到過當地。」吳梓馬上責備說：「李董事長連桃園方面有幾個洞都不知道，可見對這個問題漫不經心。」其實我倒覺得吳梓責人太切了。如果問洞在那裏？李董事長一定知道的，問他幾個洞，他怎麼會清楚？

李達海在報告及答詢中說，由於經濟發達，社會進步，勞工的生活水準大幅度提高，致使高爾夫球成爲「大眾化休閒活動」。彭善承首先否定說：「高爾夫球永遠不可能普及化。」

到底高爾夫球是不是中油桃園廠員工「大眾化的休閒活動呢？」二位中油離職員工工作證說該球場只有不到十個高幹在遊樂。此外李達海又檢附幾張員工工業餘活動及運動設施照片。鄭余鎮當場拆穿說：「前面幾張根本不見員工，後面幾張都是園遊會、趣味競賽的鏡頭。」

問他「高爾夫球場」的問題，却拿「園遊會、趣味競賽」的照片來搪塞，真是弄巧反拙了。這不是證明「園遊會、趣味競賽」才是大眾化的休閒活動嗎？

此外吳梓和鄭余鎮、蘇秋鎮一致要求中油提供正確的擴建計劃，看中油是否真有必要徵用二十公頃來擴建，否則徵收二十公頃民地來建高爾夫球場，老百姓豈能心服？可是李達海却顧左右而言他，在最後的綜合答覆中隻字不提計劃資料的事情。

國營事業的官僚在過去是很好混的，但是從這次的質詢看來，面對增額委員的硬幹作風，官僚們是越來越難混了。



老謀但不深算的康寧祥

李敖寫了好幾篇文章評論康寧祥。「生根」、「民主人」、「縱橫」、「夏潮」，等雜誌上還有其它一些文章評論康寧祥。這些人之所以會評論康寧祥，是因為康先生向國民黨放了三次水，另外還有一次藉機向國民黨中行情上漲的行政院長孫運璿致最高的敬意，一次又要跟孫運璿建立共識而遭到孫運璿冷冷以「我與康委員之間沒有共識」回答，一次又向孫運璿……。

最近，美國一位眾議員索拉茲到台灣來停留兩天，康寧祥爲了爭奪「索拉茲政治形

康寧祥又錯了

康先生的政治魔術

孟絕子

象」在台總代理商的地位，又犯了兩個嚴重錯誤。

一、康寧祥到國民黨外交部去拜望北美司司長章孝嚴，請求准許共同舉辦黨內黨外聯合活動接待美國眾議員索拉茲。

表面看來，這是一件民意代表拜會政府官員的小事。但深入一看，事情實在不簡單。在「縱橫」十六期「誰是蔣經國的接班人」一文中，名政論家耿榮水曾經明白指出章孝嚴、章孝慈的出身「不凡」。在可見的將來，如果台灣政情依然是在「穩定中求進步」的話，章孝嚴的地位將會是外交部長、行政院長、副總統、黨主席、總統。因此，在今天這個時節，康寧祥去拜望北美司司長章孝嚴，其心意就是向未來的國民黨行政院長、黨主席預先認同。其次就是康先生以行動本身向章孝嚴做了「願意合作」的表態。

二、章孝嚴拒絕跟康寧祥聯合接待索拉茲後，康寧祥就急忙籌備自己來找地方

接待索拉茲。但完全以自己一個人出面在名義上不好看，就聯合他可以任意擺佈的黃煌雄和張德銘以及不願同他爭甚麼的費老等出面。接待的地點是在國賓飯店二樓單獨的大客廳中，總共允許入場的人數是一百二十人。一百二十人中，一部分是新聞界人士，極小部份是與康寧祥無爭的人士，絕大部份是康寧祥手下的人。大部份黨外人士都沒有得到邀請，有的黨外人士到了門口也遭到閉門羹。康寧祥這樣做，完全是爲了「獨佔索拉茲」。不但獨佔，還利用在座的新聞界人士做爲見證，並進而通過這些見證人士，一方面使台北市的老百姓誤認康寧祥是索拉茲在台最親密的人權戰友，同時另一方面也向國民黨傳遞了一個信息：「你看，我把索拉茲在台灣的自由活動時間完全佔住了，不讓他有機會跟那些你們不放心的黨外份子見面談話，只讓他跟我手下的溫和穩健型人士見面談話。」

康寧祥所犯的這兩個政治錯誤，相當嚴

重，因為在這種錯誤中，他的脚步所朝向的方向已不是黨外，而是國民黨。這令我非常為康寧祥十幾年來拼命努力所堆砌起來的個人黨外形象感到難過與惋惜。

這次索拉茲來，完全是一次純粹個人私人性質的旅行，目的是為他選區內的一些商人來解決商務糾紛。他要會見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的經濟部長趙耀東。他要會見的第二位人物是在立法院中表現最佳成績最好的黨外立委蘇秋鎮。索拉茲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到了台灣後竟會成為康寧祥爭奪的對象，更沒有想到康寧祥把他爭奪到手奉為美國眾議院中的「台灣人權之神」，就像高華德沒有想到國民黨會把他奉為美國參議院中「國民黨的保護神」一樣。

即使把索拉茲這次來台當做「人權巡迴視察」，國民黨的市議員張建邦都有度量讓索拉茲在大禮堂公開演講，任何人都可以進去聽講和發問，黨外的立委康寧祥把索拉茲「關」在飯店的房間裡只讓一百多人同他「幽會」。連索拉茲本人也覺得有點怪怪的，他就問為費老擔任翻譯的史非非小姐為甚麼人數這麼少。史非非小姐笑笑，說：康先生不准「外人」進來。

陳水扁、謝長廷和林正杰三位先生當市議員不到一年時就對市議會的一切都瞭若指掌，把市政府摸得滾瓜爛熟，現在已經成了最優秀的市議員，足夠有資格當立法委員了。康寧祥已經當了三年市議員，又當了十一年立法委員。四年十個月以前，康先生竟然還曾經表示，他還需要當一任（三年）立委

，才能學完立法院的一切東西。時間一晃四十年十個月過去了。康先生學完了沒有？學完了甚麼？康先生在漫長的十一年中想學的似乎不是為自由人權和民主政治而奮鬥的崇高精神，而是國民黨那一套政治權術。可惜連這一點都畫虎不成反類犬，在搶着當「索拉茲在台人權總代理商」這一過程中，康寧祥在行動上所表現出來的完全是政治魔術。在道德意義上，這種行為同商界奸商仿冒商標是完全一樣的。唉……

康寧祥與其夢寐已久的索拉茲



搶回過去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現在請你閱讀這些詩人的詩集，他們為你為詩搶回三十年虛擲的光陰

從七〇年代開始，現代主義在文學、詩、繪畫、音樂等各國陣地敗退下來。新詩大論戰後，為現實主義的、中國風格的、干涉生活的文學藝術，準備好認識的條件。——陳映真

- 林華州 / 澳南悲歌 / 定價80元
- 詹 澈 / 土地，請站起來說話 / 定價80元
/ 預約單冊八折
- 廖莫白 / 戶口名簿 / 定價80元三冊190元

與蔣勳詩集合購四冊 245元，遠流出版社郵撥189456號。



林洋港與索拉茲大談雨傘與玫瑰花

林洋港的傘與索拉茲的玫瑰花

簡勁鋒

評林洋港與索拉茲的對話

一、所謂「索拉茲旋風」

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索拉茲，於八月十五日抵台訪問三天，於八月十七日自台轉赴菲律賓，繼續進行他這次在亞洲各國的巡迴訪問。

索拉茲在留台三天期間，會晤了這裏朝野各界，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兩次活動，一為八月十五日與內政部長林洋港對「台灣長期戒嚴」這個問題的討論，二為八月十八日中午對黨外首要人士及學者專家（約百人左右）所發表的午餐演說。這兩次活動的過程，台北報紙已作了詳略不同的報導。

衆所周知，索拉茲在美國政壇中屬於自由派，自由派的基本立場是崇尚自由民主，關切世界各地的人權狀況，索拉茲也不例外。

從這一立場出發，索拉茲近年來對台灣

的政治狀況與人權狀況感到非常關切。他希望台灣能實施真正的民主政治，能以一般民主國家慣用的標準來保障基本人權。因此，在他擔任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之後，經常舉行國會聽證以討論發生於台灣的有關人權的問題（如陳文成案、林義雄家滅門血案與長期戒嚴等）。這一來，使索拉茲的大名，經常出現在台灣報刊之上，成為大家所熟知的一位美國眾議員。

不難想像，站在自由派的立場上，對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實施長期戒嚴，實施黨禁、報禁等事，索拉茲是採取批評態度的。由於他的這一態度，此間親政府人士對他一直有點「感冒」，而此間的自由派學者與黨外人士，對他則產生了非常的好感。

當去年四位黨外立委赴美訪問時，曾經邀請索拉茲訪台。索拉茲本來答應於今春來台訪問，後來因故作罷。作罷的原因，一說

謂索氏的時間分配不過來，一說謂索氏要求來台時擬與高雄事件的受刑人會面，當局未能允許，因而將行期延後。

這一次，索拉茲真的到台灣來了，短短三天的行程，引起了政治上不小的暗流激盪，被新聞界稱之為「索拉茲旋風」。

二、民主政治七要素

八月十六日中午，索拉茲在黨外人士餐會中，以「民主政治與台灣的未來」為題發表演說，希望台灣在創造出「經濟奇蹟」後，努力推行民主政治，再創造一個「政治奇蹟」，使能與「經濟奇蹟」相互輝映。索拉茲在演說中提到種種認為台灣環境特殊未便充分實施民主的說法，一一加以批評反駁，他最後的結論是：「我相信，在台灣創造一項政治奇蹟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極須的。」

他曾在演說中引用孫中山先生主張民主政治的名言，來支持他的論點，他鼓勵執政的國民黨不妨擴大民主，不再以強制作為達到政治目標的一種手段。也鼓勵黨外人士「以公平與相互剋制的精神參與政治競爭」，以促進台灣的真正進步。

索拉茲說，民主政治可以通過種種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達成（如兩黨制、多黨制、聯邦制、議會制、總統制等），「但是，不論其政治制度的形式是什麼，所有的民主政府只有在具備下列基本要素時，才能發揮最高效能，而民主亦只有在下列這些（具備這些基本要素的）國家內才會成長茁壯：（一）、人們有權選擇他們自己的領袖。（二）、政府的

一切決定均能充分反映大多數人民的意願，同時亦可兼顧少數人的權利。（三）、所有的政治力量，不論其為支持或反對政府者，均可組織團體以從事政治競爭（即可自由組黨）。（四）、有權有勢的人隨時有和平放棄其權勢的心理準備。（五）、人民有權自由發表他們的意見，而不虞遭致迫害。（六）、新聞報紙擁有批評政府及其首長的自由。（七）、法律的權威是由一個超然獨立的法院來執行，而不是由具有權勢者的意願來執行。」

索拉茲所提的民主政治七要素，刊登於台灣的報紙上，可能會使某些人感到刺眼；這或許是由於在我們中國，有權勢者早就對什麼要素不要素不感興趣了。事實上，索拉茲所提的這七要素，不但沒有超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範圍，而且幾乎全部（除了第四點）明載於中華民國憲法中。

因此，從理論上來說，索拉茲所言，都是「卑之無甚高論」的民主常識而已，而問題的關鍵在於能不能付諸實行。能實行的，可以成爲一流民主國家；不能實行的，不但無法躋身於一流民主國家之林，而且也會永遠爲內部長期的爭執、不安與動亂所苦，在精神上永遠處於敵對的、緊張的狀態之中——這也可說是不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該付的痛苦代價。

三、林洋港比喻不當

索拉茲在抵達台灣的當天，曾經和內政部長林洋港討論台灣長期戒嚴的問題。林部長很費力的希望能說服索拉茲接受下列各觀

點：一、台灣的戒嚴與外國的戒嚴不同，台灣的戒嚴是很輕微的。二、台灣處於受中共威脅的特殊環境之下，不能不採取戒嚴的方法來應付。三、在戒嚴期不能開放黨禁，以免造成政治混亂。

但是，林洋港的努力顯然白費了，因爲索拉茲完全沒有接受這些說詞，這只要看索拉茲次日對黨外人士的演講就可以明白。關於第一點，索拉茲雖然沒有當面反駁，但他在離台時的記者會上答覆詢問時曾說：「戒嚴就是戒嚴，沒有性質上的不同，就像玫瑰花就是玫瑰花一樣。」

關於台灣環境特殊不能不戒嚴的問題，索拉茲則認爲，韓國與菲律賓都可以解嚴，台灣也不必顧慮太多。索拉茲又詢林部長，能不能以其他法令來代替戒嚴令？林部長說戒嚴令較具彈性，可以自由運用，若以其它法令代替，不僅在立法過程中必然會引起爭執，而且將來還會喪失這一彈性。

林洋港如果只說到這裡，也就了了；但是，他又補充了一個實例來說明，結果反而令人聽不懂，因爲他所舉的實例在理論上是不可通的，甚至在邏輯上是矛盾錯亂的。

據八月十六日的中國時報報導：「林洋港再舉例說明戒嚴法的用途。（林部長說）例如今年在二、三月間，台灣曾連續下了六、七十天的大雨，民衆便把平常不用的雨衣、雨衣，雨鞋搬出來防備。如果我們以另一個法取代戒嚴法，則仿若將規定民衆在什麼狀況下只能穿雨衣，在什麼狀況下只能穿雨衣、或帶雨衣。而戒嚴法就像雨衣、雨傘

、雨鞋一樣，可以彈性穿用。……如果我們不能保持住國家安全，則一切將幻滅，拋棄了雨衣，雨傘，雨鞋，將可能會因而導致不便。」

如果中國時報的報導沒有錯誤，則林洋港的這個比喻會使人發生思想上的混亂，因為：

一、如果將戒嚴法比作「雨衣、雨傘、雨鞋」，則這些雨具只有在下雨天這一特殊情況之下才使用。這裏不可以忽略了「戒嚴法」與「頒佈戒嚴令」的區別。國家可以有戒嚴法，今天也沒有有人主張廢除戒嚴法，這部分法令可以一直保有（就像我們保有雨具一樣），但是，只有在國家碰到特殊的緊急狀況時，才應該頒佈戒嚴令，緊急狀況過後即應頒佈解嚴令，就像下雨才用雨具，雨停就該將雨傘放起來一樣，這是一個很普通的道理。但是，台灣的戒嚴令卻是在三十多年前頒佈後，直到今天都沒有解除，就像撐雨傘一樣，一撐三十多年，難道這三十多年天天都在下雨嗎？這是這個比喻的第一個不恰當，林部長顯然沒有弄清楚，大家不是主張廢除「戒嚴法」（不是反對保有雨具），而是認為戒嚴令一頒佈就三十多年都一直不解除（就像雨傘一撐就三十多年不收起來，連新鮮的陽光都擋住了）。

二、林部長的比喻會使人一下子弄不清楚究竟是「民衆」還是「政府」在運用戒嚴法。林洋港說：「戒嚴法就像雨衣、雨傘、雨鞋一樣」，又說，下雨時「民衆便把平常不用的雨傘、雨衣、雨鞋搬出來防備」，這樣



匆匆來去的國之上賓——索拉茲

說來，今天在運用戒嚴法、執行戒嚴令的，似乎是「民衆」自己了，然而，依戒嚴令隨時由軍方查禁雜誌，將民衆送上軍事法庭，執行黨禁、報禁，完全不理會憲法條文的，是民衆自己嗎？這是這個比喻的第二個不恰當。

三、林洋港又說：「如果我們以另一個法取代戒嚴法，則倘若將規定民衆在什麼狀況下只能穿雨鞋，在什麼狀況下只能穿雨衣

，或帶雨傘。而戒嚴法就像雨衣、雨傘、雨鞋一樣，可以彈性穿用。」照這樣說來，則面對國家緊急狀況時所頒佈的戒嚴令，反而讓人民獲得更大的自由了，天下有這個樣子的戒嚴嗎？這個比喻如果透過索拉茲流傳出去，可能成爲國際笑談。這是這個比喻的第三個不恰當。

我們認爲，如果林洋港是以私人身份與外賓談話，就算隨便一點，也只是個人的事、牽涉尚小，如果是以「中華民國政府內政部長」的身份，向外賓發表重要談話，則事關國體，就不妨多作一點準備，以免使外賓常常覺得聽不懂。

四、中國人跌價了嗎？

最後，令我們感慨的是，索拉茲只是美國眾議員，到台灣走一趟，竟會如此的傾動朝野；同樣的一個道理（如民主理論），中國人不知說過多少遍了，卻不算數，只有索拉茲再說一遍才會引起重視；同樣的見解與評論，中國人說了不算數，只有索拉茲再度提出才能獲得重視；這就真不能不令人感慨：當代的中國人似乎真的跌價了！

幸好來的是美國眾議員，如果來的是美國總統，那可真不知該如何是好哩！

中國人今天所以會落到這步田地，可說是咎由自取。不過，令人稍感欣慰的是，索拉茲本人一再表明他是「台灣的朋友」這一份發言的，台灣內部的事情應該由居住於台灣的人自行設法解決，他不想涉入這些內務——這倒是很識大體的話。

索拉茲八面玲瓏 的政治手腕



張偉弘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索拉茲於八月十五日抵達台北，掀起一陣所謂「索拉茲旋風」。在台停留的兩天期間，索拉茲被奉若國賓，言論大幅見報，黨內、黨外爭相邀請，受盡殷勤備至的禮遇，風頭之健，遠過一些與台灣有邦交的小國元首，這種「旋風」，這種風光場面，無疑是索拉茲在其他國家製造不出也享受不到的。感覺上，索拉茲似乎不僅是某國的國會議員，而更像宗主國駕臨屬國的視察大員。

索拉茲此番在台灣能造成「旋風」，主要當然是因為他在美國國會對台灣問題頗為關注，經常舉行聽證會討論台灣的戒嚴、人權等政治敏感問題，致使他成爲國民黨眼中的難纏人物，某些黨外心目中的救苦救難活菩薩。於是；一方面是國民黨使勁巴結，希望他能稍斂怒容，多給點好臉色看，另一方面是所謂黨外主流派拼命邀寵，期望索拉茲再多加眷顧，免得頓失所恃，成爲無依無靠的孤兒寡婦。在這兩股氣流相激相盪之下，「索拉茲旋風」於焉形成。處於這種黨內、

黨外爭寵的熱情包圍中，索拉茲得意之餘，也頗感吃不消，八月十六日，余紀忠邀他爲晚宴的上賓，他在餐宴上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在此地發覺自己處於一個十分微妙的情勢，我不願爲難我在國民黨的友人，但另一方面，我又必須信守推動民主政治的諾言。」不過，情勢儘管十分微妙，索拉茲畢竟老於政治，照享左右逢源之利。他在台灣的言論可謂不慍不火、四平八穩，既對花大筆錢資助他的美國台灣人團體有所交待，也不給國民黨太難堪，而又站穩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立場，充分表現了美國政客八面玲瓏的政治手腕。黨內、黨外在恭聆高論之後，都有某種程度的滿意，當然，也都不無幾分遺憾。

索拉茲在台言論的重點可概括如下：一、美國仍將繼續履行台灣關係法，二、對台軍售依美國與中共簽署的「八一七」公報爲基本架構，三、希望國民黨解除戒嚴，四、不主張台灣獨立，五、反對暴力，主張和平漸進的民主改革。除了第三項是出於海外台灣人團體的積極訴求外，其餘幾項大體上都是以美國對華政策爲準，爲維護美國國家利益而提出的意見。

美國的對華政策表面上是「一個中國」，實質上是「一中一台」，這是最合乎美國利益的做法，也是美國一貫玩弄的兩面手法。美國對華政策的用心是：一、穩住鄧小平的務實派路線，不讓左的勢力抬頭，使中共對西方的開放政策得以持續，並藉著贊助「四個現代化」與西歐、日本競爭在中國大陸

的龐大經濟利益，由此更進一步，把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思想意識滲進中國大陸，經由潛移默化將中國大陸轉化成親美地區，影響中國大陸的發展方向。二、聯合中共抵制蘇聯的擴張，維持世界（特別是亞洲）的權力均勢，以確保美國在世界各地（特別是亞洲）的利益，並加深共黨世界的矛盾。三、利用培植了三十餘年的親美反共勢力，維持海峽兩岸的分裂，繼續享用在台灣的政治、經濟利益。

基於這樣的用心，美國一方面宣告「一個中國」的政策，一方面由國會制定「台灣關係法」，以便兩面取利。爲了不觸怒中共，表面上，美國必須堅持「一個中國」，不售精密武器給台灣，反對台灣獨立；又爲了在台灣的利益，它也必然在形勢許可下，維持「台灣關係法」，扶植親美反共勢力做爲籌碼，並力求台灣內部的安定。索拉茲的言論正是遵循著這樣的政策。他在美國其實不僅關注台灣問題，也力促美國增進與中共的友好關係，反對出售新型戰機給台灣，這就是他在台北一再強調對台軍售要以「八一七」公報爲準的原因。

在到台北之前，索拉茲應「中國」外交學會的邀請，於八月十一日抵北京，十二日下午，中共外長吳學謙接見索拉茲，對索拉茲多年來，促進「中」美關係的努力，嘉勉了一番。三天後，他駕臨台北，一下飛機，就享受到國民黨與黨外執禮甚恭，前呼後擁的迎駕，在台二日，更成了黨內、黨外爭奪戰的目標，只可惜分身乏術，否則索拉茲一

定樂於同時滿足國民黨與黨外瞻仰豐采的孺慕之思。

八月十七日，「索拉茲旋風」離台，索拉茲道別了熱情如火的中華民國朝野人士，風風光光、躊躇滿志地走了。他除了讓我們見識到他八面玲瓏的政治手腕外，也讓我們看到一幕幕有尊嚴、有骨格的人演不出來的鬧劇。目睹這些鬧劇，我們不能不指出下列事實：

一、美國的對華政策是美國統治集團根據其現實利益制定的，絕非少數人所能旋轉乾坤。在銀彈攻勢下，索拉茲（或其他美國議員）會在不違背美國政策的範圍內，說些有利於投資者的話，但他只是美國統治集團的馬前卒，既無能也不敢違背美國統治集團的意旨。

二、美國國會議員絕大多數的原則是「有奶便是娘」，只認利害不認其他，美國台灣人團體能以利益運用索拉茲之流的議員，國民黨也一樣可以動之以利害。事實上，這次索拉茲來台之前，國民黨與索拉茲早有不便國民黨爲難的協定，於是乎，黨內、黨外全成了索拉茲口中的「朋友」，黨內、黨外爭寵，徒然貽笑大方，只便宜了洋大人。

三、任何想依賴美國解決台灣問題的企圖，都是既不切實際，也喪失尊嚴、骨格的做法，除了留下今後世唾罵的醜惡記錄外，絕達不到目的。

索拉茲的人雖已飄然遠去，但他的台灣之行給台灣民主運動留下的問題，仍值得我們細細深思。

劫機案的幕後玄機

■ 林振民

八月十八日，漢城地方法院判決卓長仁等六人四至六年的徒刑，喧騰多時的劫機案，至此暫告一段落。對這一判決，台灣的報紙、電視在官方策動下，照例是一片只圖宣洩情緒，毫不分析客觀事實的陳腔濫調，再度表現了國民黨愚弄民衆的一貫手段。

卓長仁等人的劫機案涉及複雜的國際政治問題，並非單純的法律案件。這次的判決，是南韓當局在權衡各項利害之後，所下的政策性判決。判決的結果，海峽兩岸都不滿意，中共說太輕，國民黨說太重，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則表示歡迎，而南韓自認面面俱到。這些不同反應的背後，實別有玄機，並不若表面現象的單純，漢城地方法院的判決書中所陳述的定罪理由是：「由於航空交通的大型化和普遍化，劫持飛機行為比一般在飛機內的其他違規，輪船、陸上交通工具裡的類似事件，更是高度危險性，這不只破壞了乘客機員的生命財產安全，對航空的正常營運，影響也至為重大。」

爲了確保航空事業的安全與效率，這已超越國家領域，成爲全人類所共同關心的事情；而爲了處罰對航空器的非法劫持行爲，國際間制訂了各種反劫機條約；總之，爲了保障旅客機員生命財產的安全，應優先保護航空器安全，使人類對它有信心，因此任何理由的劫機行爲都不能視爲正當；在此範圍內，甚至個人的權利也受到限制，因此被告的劫機行爲如主張不違反法律秩序，不具違法性的論點，是毫無理由的。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容安瀾也說：「韓國支持海牙公約的

做法會受到所有國家的歡迎，此舉有助於遏止對商用航空器之嚴重威脅。」

所謂「確保航空事業的安全與效率」，所謂「海牙公約」，都是很冠冕堂皇的定罪理由。但是，稍有國際法常識的人都知道，國際公約及由此而生的國際法法規通常並不明確，因此，各國政府總是依據本國的國家利益來解釋並應用國際法的規定，藉此支持特定的國際政策。南韓與美國的態度正是如此。事實上，就如「中國時報」的報導，自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今的劫機案，各國多半予以政治庇護，可見劫機案的處理方式極有彈性，常由當事國權衡利害而後判定。南韓此番對劫機案這樣的判決，顯然也是依其國家利益，斟酌損益後的決定。而南韓最有力的盟邦美國對這一案件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也是毋庸置疑的。

在國際現實政治中，弱小國家要想生存，不外三種情況：「各大國爭衡不下造成了權力均勢，弱小國家得以在夾縫中求生存，二有強大的保護國，三弱小國家本身引不起強國控制的興趣。韓國二千多年來，始終不脫前兩種情況，二次大戰前，大部分時間是依附於中國，中國衰弱則由日本取代控制權；二次大戰後，情勢轉趨複雜，先是美、蘇分別佔領韓國南、北部，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中共介入韓戰，增強了中共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此後朝鮮半島的情勢即處在因美國、蘇聯、中共的權力均勢而造成的不穩定平衡中。這種權力均勢在中、蘇共交惡、中共與美國建交後，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中

、蘇共交惡，北韓想在兩位老大哥之間左右逢迎，實則兩面都沒有討好，中、蘇共對北韓都潛藏著不滿。南韓則一向唯美國馬首是瞻，美國改採聯中共以制蘇的政策，不再圍堵中共，並與中共建交，南韓的角色有了轉變，其外交政策自然也隨之調整。尤其近年來，美國積極支持所謂「交叉承認」之說（即由美、日承認北韓，中、蘇共承認南韓）以維持朝鮮半島的現狀，鞏固美國在東亞的利益，南韓遂向中、蘇共大送秋波，南韓外長李範錫在劫機案發生後，向國會公開宣稱八十年代南韓外交的主要目標是與中、蘇共建交，即緣於此。南韓的如意算盤是：「利用中、蘇共對北韓潛藏的不滿，積極向中、蘇共示好，可以使中、蘇共不支持北韓以武力統一韓國，即使不能建交，也能造成北韓對中、蘇共（尤其是中共）的猜疑不滿，達到離間的效果，「南韓的經濟正在大幅成長，產品以輕工業品與消費品為主，而中、蘇共由於歷來都側重重工業，民生消費品不免短缺，對南韓來說，正是有巨利可圖的市場，若能與中、蘇共建立友好關係即可大發利市。這樣，不論從政治或經濟的角度，積極促進與中、蘇共的友好關係都是南韓最高的國家利益，更何況背後還有美國的極力鼓動、支持。」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大陸的人投奔南韓，實給南韓極大的麻煩，大有礙於南韓向中共示好。此所以孫天勤駕駛機投奔南韓後，南韓官員就向記者說：「坦白講，我們並不希望中國大陸變節人員把我國視為中途停留

一廂情願的訴求並不能改變李仁等的命運



站。」在南韓看來，每多一次投奔事件，就多為它帶來一次得罪中共的機會，實不堪其擾，這種結果，同樣也非美國所樂見。這次劫機案如此判決，一方面是儘量給中共一個說得過去的交待，一方面也不能說沒有嚇阻中國大陸企圖劫機者的用心。至於所謂「海牙公約」，所謂國際法，所謂國際輿論，都不過是證明判刑有理的說辭而已。可笑的是，台灣的御用學者也在大談「海牙公約」、

國際法，而大眾傳播選肉麻兮兮的侈談「中韓友誼」，要「反共盟邦」南韓勿忘韓戰，甚至妄想南韓會來個什麼行政救濟，特赦卓長仁等人，這都是一廂情願之至，也無知無識之至。除非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急轉直下，再成敵對，否則事實將證明任何為卓長仁等人免除刑責的努力，都只「徒見其不自量」而已。

最混蛋的一槍

—敬悼艾奎諾

孟絕子



菲律賓遭謀殺的反對黨領袖艾奎諾

親愛的洛夫先生：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號，美國總統雷根遇刺挨槍。第二天台灣各報刊出這個事件，第三天，也就是四月一號，聯合報副刊上就刊出了下面你這首詩：

詩壇新

最混蛋的一槍

慰被刺的雷根總統

洛夫

第一顆彈
 下流射你從
 口齒的史羅因美從
 下流
 槍一的人驚殘是這
 槍一的影卑勇是這
 中會証的性理求講是這
 槍一的性理不最
 中廣國的治法守邊是這
 槍一的法守不最
 代時的權人相高是這
 槍一的性人不最
 中史歷年百聖利美是這
 槍一的蛋混最

生先很當
 血淚，傷受，胸中你當
 去下倒有殺你
 院轉了志走幹腰直挺你
 戰形的者勇倒一立開國美為血的你
 們迷的人世了離驚血的你
 生先很當
 去下倒會不你
 層後做力實和氣勇把這有你為困
 去下倒能不你
 士人的由自主民好愛萬禮為因
 奮仰你向在那
 士勇的由自是你
 手敢的共反是你
 血淚備軍已早你
 血淚人國該的由自學為
 血淚人汗富阿的時便被為
 血淚人多瓦爾德的反反是
 血淚福黎平的和顯人全為
 槍一的利克辛能集今而
 繼清更得打你把握
 強整更

七天前，為菲律賓人民爭取人權自由的領袖艾奎諾在菲國際機場被人暗殺了。七天過去了，却沒有看到你發表哀悼艾奎諾生和慰艾奎諾家人的詩。

三年前的「二二八」那天中午前後，台灣的人權鬥士林義雄的老母和稚女慘遭暗殺。我不是詩人，寫不出詩，但心中湧湧着血淚相融的詩潮，就只好把清代艾納居士的一首小詩改了一下，用來哀悼林家的遇難者。詩是這樣的：

老天爺，你年紀大，
 耳又聾，眼又瞎。
 你看不見人，也聽不見話。
 為非做歹的享盡榮華，
 清白善良的受害挨殺。
 老天爺，你不配做天，你塌了吧！

(註一)

三年半過去了，沒有看到你為林家的苦難寫過一首詩。

前年七月三號凌晨，旅美的台灣人權鬥士陳文成在台北的黑暗中遇難成仁。我不認識陳文成。但這絲毫沒有減少他遇害在我心

中所引的深切難過。我不是詩人，寫不出詩，只好又改了前人杜牧的一首小詩表達我的感懷：

血跡斑斑成史紋，
昔年遺恨至今存。

分明知是同胞血，
何忍不斷創新痕？（註二）

兩年多過去了，也沒有看到你為陳文成的悲壯成仁寫過一首詩。

一年多以前，清白的王迎先在警察招待所裡慘遭毒刑弄死。我不是詩人，寫不出詩，難過哀痛悲憤的心情下，寫了一篇題為「人道的呼聲」（註三）的短文追悼王迎先。一年多過去了，又沒有看到你為王迎先的慘死寫過一首詩。

洛夫先生，艾奎諾的遇難、林家的血海深仇、陳文成的成仁、王迎先的含冤慘死，都是你寫詩最好的題材和靈感泉源，你都沒有為之寫詩。相反地，你却為美國雷根總統寫了詩。你的良心完全搞錯了方向，選錯了對象。

為甚麼會這樣呢？想來想去，我想你是被台灣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政策矇蔽了、欺騙了。現在讓我告訴你雷根是怎麼樣的人。

雷根是西方白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軍火商、大地主、十九世紀西部土霸、十八世紀歐洲貴族……等等的混合品。以台灣政壇的一些人來做比喻，雷根有宋楚瑜的膽大無知，有李登輝的虛偽作態，有林洋港的信口開河，有毛松年的官僚八股，有李元簇的陰狠毒辣，有谷正綱的保守頑固，有黃少谷

的老奸巨滑，也有黨外「三人放水幫」的看風轉舵放水。

雷根不是反共的旗手。除了北韓和越南寮國高棉外，他的美國政府跟所有其它的共產主義國家都有邦交，都有生意來往。他反蘇聯，不是反蘇聯的共產主義，他是與蘇聯爭奪第一把交椅，爭世界老大的地位而反蘇聯。他反共，是為爭奪全世界的商業地盤和軍事戰略地盤而反對那些共產國家，並不是在本質上反對它們的共產主義內政和外交。

他不是自由的勇士。他所支持的非共產國家，有的比某些共產國家還獨裁殘暴。

他所挨的槍不是美利堅百年歷史中最醜惡最混蛋的一槍。美國百年歷史中最醜惡最混蛋的一槍是黑人自由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所挨的那一槍。

馬丁路德金遇難後，我獨自坐在老友羅恨天的家中，一邊看美國「時代雜誌」為馬丁路德金出版的專刊，一邊落淚。可惜我不是詩人，寫不出詩，至今引為憾事。

洛夫先生，今天我想請你允許我借用你慰雷根這首詩來追悼美國的自由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和菲律賓的自由人權領袖艾奎諾，題目改為「最醜惡的幾槍」，文中的一些八股句子刪掉，最後三行改為：而今暴徒的幾槍雖然把你們二位崩殞掉，却把全世界為自由人權而奮鬥的人震得更清醒，更堅強。

孟絕子 八、二十七

註一：這首詩，我寫好後就送到「八十年代」。康寧祥害怕「八十年代」刊出這首詩會激怒國民黨而查禁「

八十年代」，所以拒絕刊載。現在這首詩刊在「歷史的傷痕」一書中。

註二：這首曾經刊在「深耕」雜誌上，現在已經刻在陳文成的墓碑上。

註三：本文也收在「歷史的傷痕」一書中。

請支持

九月初復刊

經過一年的養精蓄銳

「海潮」又將與讀者見面

復刊第一期要目：

- 給許水德的一封信
- 假如我是黨總
- 如何與國民黨
- 前進「傳刊，國民黨後退」
- 國民黨的大玩偶
- 索拉茲給黨外的啟示
- 都是高雄市黨部惹的禍
- 台汽爆炸是政治爆炸
- 艾奎諾如何來台灣的？
- 起來啊！受剝削的勞工

他們爲什麼示威？

／歐陽鳴

高電廠員工抗議非法裁員

靜坐示威，堅持到底

八月二十三日清晨九點三十分，原本服務於通用公司高雄電子廠的十數名員工，在楠梓加工區總處靜坐示威，抗議該公司爲逃避退休金而非法裁員。前去示威的員工，個個心存憤慨，且意念堅定，除非得到廠方合理的處置，否則絕不罷休！據瞭解此次裁員事件的人士透露，這些員工曾於八月六日清晨九時，聚集於前鎮加工區管理分處，做過類似的抗議行動，由於管理處無法擺平，在莫可奈何的情況下，省總工會終於出面調解，然省總工會表面上雖答應迅速辦妥此事，但祇是虛矯地以維護勞工權益的姿態出現，遲遲不願判決此一事件爲非法裁員，讓受裁員工能以判決書訴諸法庭，似有藉施展懷柔策略以達到安撫人心的企圖。而員工們在經過兩個星期漫長的等待之後，知悉工會原來是資方的工具，根本不可能爲他們據理力爭，只是意圖使用拖延戰術，逼使員工在求職無門的處境下，乖乖到法院領取資遣費。

員工們看清了工會不可能做妥當的處理，廠方也一再不願依工廠法辦事，在短短兩個星期當中，發動了兩次靜坐示威的抗議行動，他們爭取勞工權益的決心，已然相當堅決。

公然違背工廠法，非法裁員

這次的裁員事件，是通用公司今年來第三次的施威。前兩次，也是以裁掉資深員工爲目的，大量淘汰在工廠中服務多年，且業績都堪稱優秀的盡職作業人員。不過據這回受裁的某位員工透露，過去兩次的裁員，都會比照退休金合理資遣，受裁員工雖心感莫明，卻無話可說！然而此番情形大不相同，原本服務十五年以上者，若與廠方停止契約，可領到三十五個月的退休金，如今他們之中多位服務十五年以上，竟然只領到六個月的資遣費，這分明是蔑視勞工權益，蓄意剝削他們辛勞的血汗啊！

工會並不理會員工的訴求



資方榨取勞工的血汗，且一手遮天的與工會的理、監事勾結，這在台灣應該是再平常不過的事。特別是所謂的由外商投資的跨國企業，它一方面與黨團維持一定的利害關係，且暗中私飽廠方行政人員的既得利益，而工會根本是黨團和行政系統的寄生產物，在這官官相護、緊密牽連的一脈相承之下，勞工自然毫無伸張尊嚴的基本權利了。

通用公司是典型的跨國企業，高電廠則是其分廠。在洋老板的眼中，工人本來就是資本家的工具，乖乖聽命受擺佈是天經地義的事。一旦廠方需要在業務上作調適時，裁員成了最方便的法門。過去兩次裁員，如數發給退休金，資方嚐到的甜頭還不算大，這回由於希望以大量裁員來逃避退休金，特別敦聘了兩位 R·C·A 的裁員專家。據聞這兩位專家，曾為 R·C·A 裁掉三千名員工，不知平白吸食了多少勞工的心血。他們倆一位是美國籍的安格爾，一位是我們的「同胞」曾元立，一搭一唱配合得天衣無縫，打算以裁掉數以百計的通用員工來另樹功名，未料卻遭到員工的抗爭和指控。

現身說法，申訴抗爭之情

在這次示威行動中，我們走訪了不幸受裁的員工王龍國先生，他為高電廠賣命十餘年，經常被同事們讚譽為模範勞工，如今竟遭裁員，在找不到合適的就業機會下，只好到醫院管護精神病人。他曾經數度表示，除非領到退休金，或經由廠方介紹他到不會再被裁員的公家機關工作，否則他一定抗議到底。

底。

據王先生表示，廠方為了規避發給資深員工退休金，又不落人口實，在受裁員工當中，蓄意安插幾位資淺的年輕工人，而後聲稱市場不景氣，公司必需作適度的人事調動。殊不知員工們個個心裏有數，知悉這便是近年來 R·C·A 公司裁員模式的翻版，並且堅拒以領取資遣費了事，不斷以靜坐示威方式進行抗議。而另有內幕消息透露，這一次的裁員行動，既然空降了兩位專家，其目的便是來個大整肅。而裁員專家大權在握，竟然明目張膽地為虎作倀，而且運用高明的手段陳倉暗渡，讓受害的勞工個個百口莫辯。在洋老板的勢利眼中，他們當真是「功德無量」啊！

廠方的如意算盤是準備繼續裁掉兩百名員工，但是，由於目前受裁員工抗爭非常劇烈，為避免因此釀成社會事端，裁員的風聲似乎暫時平息了下來。在提到此點時，王姓員工表示，「為了不讓更多辛勤、邁力的老同事平白受害，我們勢必撐到最後關頭，非得讓資方嘗嘗苦頭不可。」

讓資方鑽漏洞的工廠法

依據工廠法第三十條規定，工廠若欲終止契約，得依下列三項條件：(一)工廠為全部或一部份歇業時，(二)工廠因不可抗力停工一個月以上時，(三)工人對所承受之工作不能承受時。

這三項規定表面上堂而皇之，且頗具說服力，但是細細研究，卻發現訂得相當抽象

與模糊。單就第三項，就漏洞百出，何謂「承受的工作不能承受時」？到底要到那種程度，才稱得上不能承受呢？資方通常便是依此點為藉口，肆意胡作非為，以所謂業績表為考核工作能力的標準，然而，天曉得這些業績表竟是以鉛筆核定的，隨時可以依情況的改變，任意塗塗抹抹。這麼一來，豈不是一隻橡皮擦便能恃無恐地裁員了嗎？

最初，遭裁員的員工，皆心想依據工廠法和資方據理以論，然瞭解內情後，卻都憤慨不已地表示，法律根本就站在資本家那邊，為資方說話，勞工的尊嚴完全蕩然無存。法律不保障勞工，戒嚴法又封鎖罷工的權利，勞、資雙方在如此不平等的待遇下，無怪乎會有靜坐抗議的事件發生了！

針對此點，受員工們委託出面的王義雄律師表示：「靜坐示威是不得已的辦法，如果資方不予理睬，或只消與治安單位稍作『溝通』，示威的群眾馬上會遭驅散，二重疏洪道的示威事件，警方最後不是搬出了消防隊，以水來鎮壓無辜住民的權益嗎？最有效果的可行途徑，還是呼籲勞工們普遍的覺醒，瞭解他們的基本權利，真正選出勞工出身的立法委員，到中央去爭取政策性的保障！」

台北市 總工會選舉舞弊

■陳莫愁

工會是國民黨的，
不是工人的！

雜誌社接到一份「台北市總工會第七屆常務理事暨理事長選舉」於法不合的資料，我們向一些勞工朋友查證，他們沒有回答問題，卻憤怒的抗議所謂的「工會選舉」：「你以為他們真的在選舉啊？別天真了，裝模作樣騙騙小老百姓罷了！」「於法不合又怎樣？國民黨根本把工會選舉視同家務事處理，即使處罰了違法人員，對我們勞工也不會增加什麼權益的！」

而一位計程車司機說得最透徹：「所有的工會選舉，事實上都是國民黨一手策劃掌握的，選舉的目的，只是爲了鞏固國民黨控制工會的力量，參與選舉的人沒有勞工權益的理念，他們視工會選舉爲政治鬥爭的地盤，黨內升官的墊腳石，而在這些政治鬥爭中，勞工永遠是被犧牲的，他們玩弄工人、剝奪工人權益，爲的只是個人前途，還有國民黨的政權！」

無疑的，這些指控最能說明台灣工會選舉的本質。從勞工的觀點來說，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工會選舉，毋寧都是違法的，因爲它背離勞工大眾的權益，成爲一個政權的附庸——工會並不屬於工人，是屬於國民黨的。

而台北市總工會第七屆常務理事暨理事長選舉於法不合之事件，正足以做爲勞工們指控的事實例證。

衆目睽睽下，公然違法

台北市總工會選舉違法情事如下：

一 台北市總工會第七屆理監事係於七十二年五月卅一日完成改選的。根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二十四條：「人民團體之理監事選出後，應於大會閉會之日起十日內分別召開理監事會……」，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規定：「理事、監事任期三年，應自理事、監事就職之日起計算，其就職日期，至遲不得超過選出後十日。」依照法令規定，台北市總工會第七屆第一次理事會應於六月十日前召開，但是該會卻遲至六月十六日才開會，顯然違反「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及「工會法施行細則」之規定。

二 根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三條規定：「人民團體之選舉或罷免，應於七日前由各該團體將會議種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以書面通知各應出席會議之人員，並呈報主管機關派員指導。」而台北市總工會於六月八日發給第七屆全體理事，於六月十六日召開第七屆第一次理事會的開會通知單上，所列議程只有「選舉常務理事」；然而，十六日當天不僅選出了常務理事，甚至隨即（未發常務理事開會通知單）召開常務理事會，並選舉理事長。——這都是違反「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三條規定的。

三 第七屆第一次理事會中選出的第七屆常務理事，計莊明德、褚一飛、廖修財、陳威達、林尙武、邱清輝、李友吉、黃永發、林慶宗等九人。縱使依照慣例，理事會選出常務理事後，隨即召開常務理事會選舉理

事長，也必須當選之常務理事人員全部在場及同意方可舉行。六月十六日當天，當選之常務理事陳威達業已出國不在場，而據聞陳某亦有參選理事長的意願。可是台北市總工會明知人數不全，明知陳某參選的意願，卻悍然舉行理事長選舉，除了公然違法外，更有圖利他人選舉的舞弊嫌疑。

而或由於選舉恩怨，及台北市總工會在衆目睽睽下，如此明目張膽的違背法令，終於有人發出不平之鳴；六月二十日，台北市汽車服務業職業工會常務理事廖鐘龍，向內政部提出報告書，檢舉台北市總工會選舉違法，並要求內政部糾正、宣佈褚一飛之當選市總工會理事長無效。

據悉，關於台北市總工會理事長選舉違法之事，監察院、立法院等民意機構，均將深入調查。而如前所述，國民黨一直將工會選舉視同家務事，何以這次出了紕漏、擺不平呢？

黃天從假傳聖旨， 瞞上欺下

一位熟悉此次台北市總工會選舉的勞工界朋友表示，主要原因是國民黨台北市黨部委員會二組總幹事黃天從，瞞上欺下，嚴重破壞輔選體制，才使事端紛出。而在瞭解黃天從如何瞞上欺下的同時，我們正可以看出國民黨如何的把工會選舉，當做家務事辦理。

台北市總工會於六月八日發給各理事的開會通知單上，地點寫着：「台北市忠孝西

路一段四號（台北市委員會第一會議室）」——你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嗎？「台北市委員會」是什麼東西？確實，真不是東西，那是「國民黨台北市黨部委員會」。台北市開會場所多的是，可是我們的市總工會理事會，卻偏偏搬到國民黨市黨部去開了。

而六月十六日在市黨部召開的市總工會理事會，其過程之草率，有如兒戲，令人嘆為觀止。理事會前，先由市黨部二組總幹事黃天從，宣佈召開黨團會議，他首先說明理事會開會目的，就是選舉常務理事及理事長（議程上未列理事長之選舉），並請支持常務理事人選，他並口頭宣佈「中央核定提名褚一飛為理事長」。

隨後市黨部副主任委員陳炯松致詞：「本日請各位同志來開會之目的，剛才黃總幹事已經說明過，盼望各位多支持，至於中央核定提名褚一飛同志為理事長之公文，等一不再請黃總幹事給各位宣讀中央佈達令。」話說完，立即進行理事會選舉常務理事，計選出褚一飛等九人，其中當選人陳威達已出國，未出席。隨後，黃天從又立即指示宣佈召開第一次常務理事會，選舉理事長。而經黃天從口頭指示，當場八位常務理事，選出褚一飛為台北市總工會第七屆理事長，並即刻進行印信交接儀式。而自始至終，未見中央佈達令，亦未見「上級」長官蒞臨指導。

許多人深為疑惑，黃天從那來如此能耐？其實，豈是黃某能呼風喚雨？說穿了，還不是國民黨三十多年來嚴厲控制工會的結果。這次所以招致埋怨、扯不平，只是黃某人

自作聰明，動了些手脚罷了。

據聞第七屆台北市總工會選舉，市黨部的提名作業，全由黃天從一手辦理。依照往例由地方提報中央的提名作業核定，須時一星期左右。而此次黃天從將提名參考名單，積壓至六月十四日才送寄中央黨部，而十五日端午節休假，十六日中央黨部亦尚未核定中，他卻於該日理事會中假傳中央已核定褚一飛的口頭佈達令，使服從國民黨組織的常務理事（按，九位常務理事中，有八位屬國民黨籍）誤信，選舉褚一飛為理事長，並立即完成印信交接，造成一種既成事實的局面，迫使中央黨部非核定褚一飛不可。

黃天從這招「假傳聖旨」，瞞上欺下着實幹得漂亮，也着實大膽。違反「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事小，可是違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輔導工會職員選舉提名辦法」，就沒有後山可以包庇的了。在國民黨的輔導工會職員選舉提名辦法中，第八條第四款規定：「省（市）級總工會理事及常務理事候選人由主管黨部成立提選小組，會商各有關黨部辦理，其理事長候選人，由主管黨部提名報請中央核定。」第十條規定：「各級黨部提名之候選人，經上級黨部核定後，應即運用黨團組織發動黨員，全力支持其當選，在未經核定前，不得逕行選舉產生。」

勞工儲蓄業務未開辦， 已有多人想圖利！

對於杯葛黃天從的人來說，這真的是「打着藍旗反藍旗」。

至於黃天從何以對褚一飛情有獨鍾？外界傳說紛紜，不外一番收授勾結。然而，有一項傳說卻是駭人的，我們希望它不會變成事實，但是，我們定要將其提出，以為勞工朋友的警惕，並加強監督。這項傳說即是，黃某與褚某如此不擇手段的奪取市總工會理事長寶座，主要是兩人有了默契，將利用市總工會即將開辦的「勞工儲蓄業務」機會，從中獲取利益。目前台北市總工會計有一百二十多個會員工會，所屬勞工三十多萬，如果真在勞工儲蓄業務上圖利，將是「大有可為」。雖然黃某與褚某，過去均有財務糾紛、手脚不淨的事例或傳聞，然而，我們再次強調，黃、褚二人的默契之說，僅是傳聞，我們懷着憂愁，卻不希望它變成事實。

關於台北市總工會選舉違法事件，有人調侃國民黨，說是「連家務事都辦不好」，這樣說毋寧是痛心的，台北市有數以百萬計的勞工，原本屬於他們的選舉，卻落得如此一人操縱，而致烏煙瘴氣。我們已經說過，做為鞏固國民黨政權控制的工會選舉，我們都不承認它的合法性。因此，所謂台北市總工會選舉違法事件，事實上，就像兄弟分遺產，其中有人在遺囑上動了手脚，而導致的兄弟鬩牆一般。

我們所以報導這個事件，在於揭穿國民黨造福勞工的謊言；我們更希望勞工朋友認清國民黨利用工會、控制工會以鞏固其政權的本質。

發阿江

茲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人食賺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台灣詩，台語朗讀》

初初離厝到都市
父母吩咐在耳邊
叫阮攬力甲勤儉
番頭粗重毋敢嫌

※ ※ ※

自小無讀多少冊
亦無學到啥技藝
頭路歹找薪水低
為著三頓較苦做

阮的工廠者大間
外國頭家像神明
扶扶撐撐迎甲送
呼囉攞是咱的人

上班下班著打卡
機器歸日嚙嚙吵
罰則規定一大堆
記過扣錢上克虧

景氣愈來愈愈歹
無責無任胡亂推

想來想去找工會
講情拜託無路用

景氣愈來愈愈歹
公司象心將阮裁
講情拜託無路用
想著怨嘆心悲傷

想來想去找工會
無責無任胡亂推
官廳一直為頭家
你講工人敢者衰

六月薤菜假有心
無天無良假有情
開嘴合嘴為員工
其實存心卜食人

社會進步靠大家
繁榮富裕眾人的
凡事若是憑良心
攏總公平無紛爭

註：(一)攬力 努力，摺音骨。甲 與。

(二)番頭 工作，番音失。

(三)冊 書本。

(四)呼囉 嘍囉，呼音元。

(五)官廳 政府。

(六)薤菜 空心菜，薤音應。

莫讓天下父母寒心

談豐原高中禮堂倒塌事件

郭塵

八月二十四日，豐原高中新生正在禮堂接受新生訓練時，轟然一聲，禮堂倒塌，造成二十六位學生死亡，八十多位學生輕重傷，震驚全省。

新聞傳出，一般人第一個反應是建築商偷工減料，而且偷工減料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不過深一層來看，建築商是商人，在商言商，所謂「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錢的買賣沒人幹」，憑心而論，怪不得建築商。問題在：誰令建築商一定要偷工減料到這種地步才有利可圖？驗收單上到底是誰簽的字？

執政當局將豐原高中校長沙鎮安免職，並沒有明白交待：是不是沙鎮安弄得建築商們非如此偷工減料就無利可圖。倒是有些豐原高中的學生家長在為沙校長叫屈。他們說：「省立豐原高中大禮堂倒塌，校長沙鎮安是難辭其咎，尤其是屋頂修繕工程是在他任內發包的。但是，據了解，學校禮堂屋頂修繕工程，是一名有力人士介紹。因此，如果只處分沙鎮安，而介紹工程的人却置身事外，那實在不公平，也令人不得不為沙鎮安校長叫屈。同時，該校禮堂的原先建築結構，是否有問題，也必須調查了解。」（八月廿五日中國時報）

不僅豐中，另外許多學校校長也「有明

其妙」地背負了全部的黑鍋。報載，每當學校有工程發包，校長們往往成了議員與「有力人士」中間的夾心餅干，大家搶著介紹建築商給校長。校長則左右為難，為了自己的前途，那一方都不好得罪，怎麼安排停當，面面俱到，那就全看校長的本事了。更何況，多少校長們本身也不甘心置身「利」外呢？難怪有人說現在建築商付出的回扣，已經由從前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這些成本在建築預算沒有追加的情況下，自然都得加在既有的建築費用內。而據說，除了廟裡的真菩薩，誰也別想由建築商的口袋中撈一文銀子，這些有力人士的回扣，自然就轉嫁到工程費本身，反正又不是我住的房子！

以前有一種只要記者證不拿薪水的記者，現在則有不少只要估某個缺不問官俸的有力人士。所以每當發生重大慘劇，不把他撤職查辦，他絕不引咎請辭；「肥缺」實在叫人戀棧！這次省教育廳長黃昆輝因豐中慘劇請辭，不失為有擔當的表現，（我們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說他賭定將來當局自會照顧他，總有一天榮膺重任。）只是省府主席李登輝從慰留到接受中央指示准辭的過程耐人尋味。據說還是為了避免在年底選舉時落黨外以口實。二十條人命抵不過「落黨外

以口實」！人命關天，說實在的，在先進民主國家，這麼大的慘案，不只有關官員要請辭，恐怕整個內閣都要改組，那還有權利（臉皮）過問選舉？

另外，不曉得是安自己的良心，還是對家長們的口，當局馬上宣佈死者發撫恤金一百一十萬元。問題是這筆錢歸誰負擔？歸納稅人？納稅人負擔了教育預算經費，負擔了其中的學校工程費，負擔了工程費中的回扣，到頭來還要替有力人士揩屁股，負擔撫卹金？全世界有這麼自甘倒霉的納稅人嗎？

豐中慘案以後，當局所做唯一可說有意義的事，是決定檢查全省各級學校中的建築物。（為什麼要檢查，大家心裡有數。）不過負責檢查的人選一定要透過各種媒介，公告天下，並將檢驗結果詳實公布。否則難說不是在為另批「有力人士」開關財源，學生的生命難說有絕對保障的。

在台灣的學生家長們，今天實在是夠辛苦了。從孩子們讀小學起，就得忍心看著他們背負那麼重的書包，死啃一堆堆於思想無益，空有道德口號的教科書，通過一關一關的考試，混得在今天社會上混飯必要的文憑。不能舉家移民美國也只好認了。誰料學校現在連孩子們起碼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保障？

為了安家長們的心，當局最好還是把監督、驗收、檢查學校建築物的權利還給家長，執政黨一天到晚唱「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現在我們只相信「自己的孩子自己救」！今天社會發展到這種地步，不能不令人寒心。

論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

策略問題

／林一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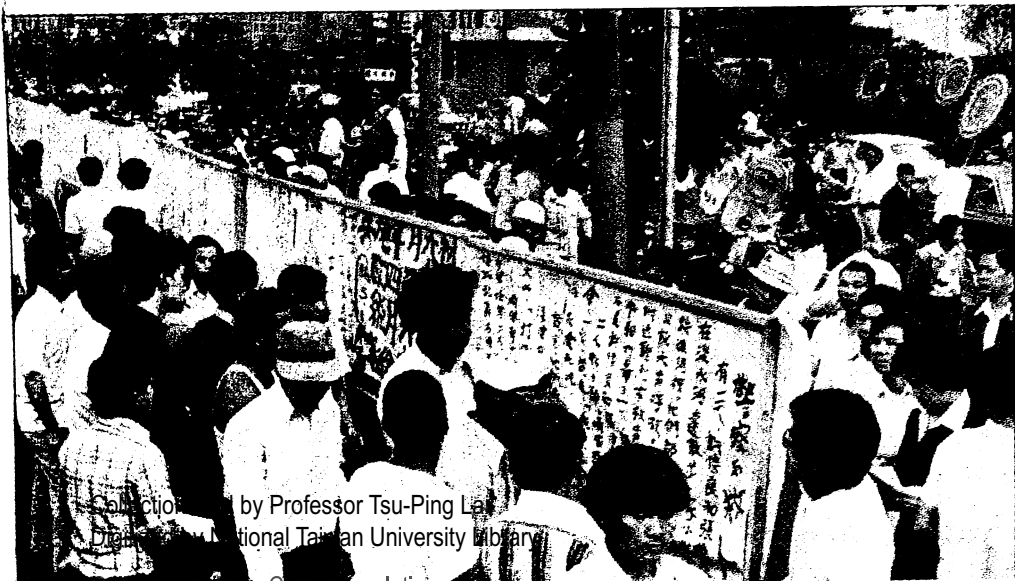
前言

大約在去年年底，「政治家」的鄧維楨先生寫了一篇「除了人權，黨外沒有甚麼可操心的」。他開頭就說：「台灣的經濟、軍事、教育、外交為甚麼都有問題？主要的就是人權有問題。人權問題不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就永遠解決不了。因此，可以這樣說，除了人權，黨外沒有甚麼可操心的。」鄧維楨在那文中沒有提出任何理由來支持這個論斷，頂多提到如果黨外注意太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會把「注意力分散」，而放鬆了關鍵的目標。但是這個理由不是甚麼理由，如果黨外只有那麼一點點可憐的注意力，為甚麼要集中放在「人權」問題上呢？鄧維楨對之也沒有提出任何理由，他假設大家都同意他的推論，然後他在文章的剩餘部份就提出一些如何注意人權的建議，如提出「厚厚的國民黨侵犯人權的清單，印「人權手冊」，在台灣各地成立人權保衛站等等。鄧維楨的好朋友李敖也寫了一篇「什麼是黨外最該做的事」為他「黨外人士中最能冷靜思考

也最會冷靜思考的」朋友鼓吹（見李千秋評論十四）。

大體上來說，李文和鄧文是站在同一條線上的，他們都認為，黨外人士該以「陳平」自期，都該以成為「大政治家」自勵（但是現代國家大概沒有那麼多「陳平」的位子好幹吧！）畢竟，「做奴隸的人，只關心拿掉桎梏就夠了」，「政治家一旦掌握政權，全國人的智慧和全國人的資源等著他運用」。但是，如果做奴隸的人不關心桎梏以外的大問題，一旦桎梏拿掉了，他會治理國家、尊重異己、有能力維持真正的民主嗎？東西幾千年以來無數革命的「拿掉桎梏」史，除了他們高貴的情操我們該學習之外，許多慘痛的後果我們也該警惕，並去研究其中的原因。另外，「政治家一旦掌握政權，全國人的：都等著他運用」這種「優異份子主義（elitism）的想法真是奇怪，好像全國人民只是一部機器而已，黨外一旦掌政時就像把國民黨這個老司機換掉就行了，「大政治家」駕駛這架「老機器」一定得心應手。鄧維楨說我們的新司機在駕駛之前只要注意

「選舉」始終是黨外關心的大事





人民的人權問題，黨外是否有清楚思考過？

點「數學與科學」就可以了，請鄧先生不要忘記，我們當今國民黨的官僚系統裏面學「數學與科學」而管一大堆其他事的人可真多啊！黨外人士的「科學知識」和「決策能力」要比起國民黨官僚系統裏面的知識份子恐怕還差不少。套句李敖先生的名言，黨外人士再怎麼注意「數學與科學」或「決策能力」等等，說不定頂多在駕駛成績上「只能考到第三名」呢。

鄧維楨先生文章的論斷，可以說是台灣一部份自由主義者傳統的一個有力的總結。多年來台灣的黨外仍然受到很大的挫折與打擊的今天，在三十多年來（或八十多年來）台灣黨外歷史演變到現在而需進一步的加以反省與改革的今天，有必要仔細反省思考這種論斷。人權問題當然是個有真意義與價值的問題，但是在所謂的「卡特人權政府」倒台，世界上保守或新保守主義興起，鐵娘子大勝英國工黨的今天，我們對「人權問題」

的提法真該多具一點批判性。這是我寫此文的一點希望。

論消極性與積極性人權

人權的提法，大致上有兩種。一種是消

極性的人權，一種是積極性的人權。消極性的人權大致上是以「我有不受：限制、干涉的權利」，而積極性的人權大致上是以「我有要求：的權利」。消極性人權起始自英國光榮革命與洛克天賦人權的傳統，而積極性

人權始於小彌爾前後，而為第三世界，以及聯合國的許多第三世界的組織所大力提倡。

洛克以來提倡消極性人權，他心目中的主要對象，是過去圈地運動以來英國新興的資產階級。所以他的「政府第二論文」中之一個主要論點，就是財產權的建立（是人權中重要的一權）。他在「第二論文」中從中世紀的傳統道德權利觀如「人對土地注入努力是他對那土地的權利的基礎」，開始推導演繹，到了「論財產」一章時他終於推論出人有

累積、擁有超過自己需要的金錢財富的權利，即使全世界的土地都被資本家佔光了也是一樣，而工人的權利並沒有被剝奪，因為工人以勞力換取他應得的工資。這種在生存邊緣的生活工資（只夠活在手與口之間的工資），據洛克說，還是比在美洲堅大陸上的印第安酋長的生活過的更富裕充足呢！（？）

所以洛克消極性的人權論的主要受益者及支持者是有商業頭腦、賣羊毛的自由

派地主貴族，以及在城市及港口以金融、貿易致富的中產階級，它對抗的主要對象是王權、保守派貴族以及不滿的工人、農人。消極性的人權主要是為一些「有能力發展但却受到一些不必要的阻礙」的人辯護。但是當時一些「無恆產」的窮人每日奔波於手與口之間，是沒甚麼「能力」去享受那些消極性的權利的；而高揭財產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對那些「無恆產」的人恰似一種侮辱，他們流血出力打完了英國的內戰，推翻了王權，但是還是沒有享受到甚麼「消極」性的權利（當然也絕對沒有參政權）。

另外一方面，積極性的人權則是針對消極性的人權而設的。它的要點在於「雖然沒有能力發展，却有要求具有這種能力的權利」。所以，不能享受到具有人的尊嚴的生活、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工資太低、工廠非人的待遇、沒有資金與技術發展工業或做生意、買不起肥料、穀價太賤、農業產品在世界上受到大國控制以致傷害到第三世界的出產國等等，都可以劃在積極性人權的範圍內。當然，這種「沒有能力」的人貪而無厭地要求，是很令「有能力」却處處防著他人來侵佔，而高喊消極人權的人討厭的。所以英、美（包括卡特政權）等第一世界的國家對聯合國第三世界的這種積極人權的提法很反感，但也無可如何，反正他們現在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不援助第三世界就是了。但是這種積極性的人權論調也沒有甚麼大的發展，畢竟光喊人權的力量是太薄弱了。

鄧維楨心目中的人權，很顯然是「消極

性」人權。他對人民能夠「自由的到世界各地地方旅行」，能夠「白天睡覺，深夜到街上逛街」，「成立釣魚俱樂部」，「組織石頭教與鴨蛋教」，「不可檢查電影內容和廣告」等等這些權利很感興趣。但是，要能夠到世界各地旅行，白天睡覺，夜裏逛街可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啊。鄧先生既然談消極人權，爲甚麼不提最起碼而大部份人真有能力做到的消極人權，如自行組織工會、農會、漁會、學生會等，讓大家都能夠起碼組織起來照顧一下自家在地方上的權益？（當然，在消極人權的祖國——英國，在一八三二年改革法案之前也是不准組織工會的）。

話又說回來，就算黨外除了人權之外即沒有甚麼可以操心的了，那是不是只提消極人權就夠了呢？如果說只提消極人權就夠了，必須提出堅實的理由供大家辯論才行。反過來說，如果積極人權也該提，該促進，那麼怎麼能夠不直接牽涉到經濟、教育、軍事乃至外交這些「大問題」呢？如果黨外談積極的人權如提高工資、核能發電危險等等問題，國民黨經濟大官僚們幾句 neoclassical, Friedman, Samuelson, Hayek 或費、蔣、俞或泰勒（！）等如何如何下來，黨外怎麼去應付他們呢？如果未來的「大政治家」們連這些都應付不來，或支吾了半天却無法不同意他們，又怎麼能在除掉桎梏之後治理國家，令人民覺得有個新形象呢？

如果黨外及其知識份子面對這些問題無法更勝於國民黨官僚的知識份子，恐怕一旦當權，全國人的智慧和全國人的資源不會

都等著黨外來運用吧？國民黨的技術官僚系統會反對你、攪你、搗你的蛋，你若沒甚麼辦法解決經濟發展的大問題，他們會告訴你他們「先穩定後發展」的老路才是正路（他們會提出三十年經濟發展與反共的「經驗」！）。這樣黨外的「大政治家」恐怕只有無爲而治等著人家來運用吧？算國民黨的權力只算他們的血緣姻親關係的大家庭是非常不夠的，千萬不要忽略他們那意識形態已根深蒂固的技術官僚系統，以及其國內國外的各種利益連繫。他們有點經驗，至少曉得一兩條路可以走，如果黨外無法以足夠的社會力、知識力與之對抗，即使以後當權了，學習過數學與科學且具有「決策力」的大政治家還是可能對之束手無策。這種現象是歷史上一切政治大變動之後的通例。等新上來的政黨窮於應付過去的官僚系統而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時，就是過去倒台的政權最好的利用機會，新政權不服，然後開始鎮壓等等。這些歷史能夠給予我們甚麼教訓呢？①

「人權」是要爭取的

再進一步，讓我們來談一談權利本身的問題。孫逸仙先生的「革命人權說」畢竟到今天還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的要點是人權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去爭來的。今天在臺灣那麼多積極與消極人權還沒有的時候，鄧維楨提出人權「保衛站」是個觀念上的錯誤。連有都沒有，還保護甚麼？台灣不是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提「保衛站」仍然是受了消極人權的想法影響所致。

台灣的當權者爲甚麼敢不顧世界民主潮流（在消極及積極性人權的演變）而高唱「東方方式」或「韓國式」的民主？原因是你對他無可奈何。經濟實際運行的監督權，經濟理論及思想方面的發言權威，以及經濟政策的提出與實行等都是由國民黨的優異份子執行。這關係到台灣每個人的生活生計，每個家庭每日每月維持生存等等的問題上，無論就實際的運行操作或在人民心目中的權威性，國民黨的聲勢是很穩定的。如果沒有足夠的力量向國民黨這種聲勢挑戰，人民在沒有選擇的餘地下會認爲這種聲勢所帶來的不良後果多多少少是「必要之惡」。

如果老百姓這樣看問題，那麼指責台灣的老百姓在國民黨「教育之下」——「愈來愈混蛋了」（李敖語，千秋論叢十一）是沒有用的。李敖先生寫的千秋評論，有機緣讀到他們的知識份子很少不爲其感動，李敖在大方向方面的行事也足以比美西方近代的一些「輝格」（自由主義者 Whigs）。但是，台灣的老百姓却少有可能讀到李敖「再教育」的文章吧！在國民黨監督下的教育界與傳播界的種種問題如果不能够治本，台灣老百姓（如果台灣不發生大災難變動的話）可能會繼續「混蛋」下去。爲甚麼？電視、報紙、電影、教育等等天羅地網式的包圍下，如果平常人不「混蛋」下去那倒是真混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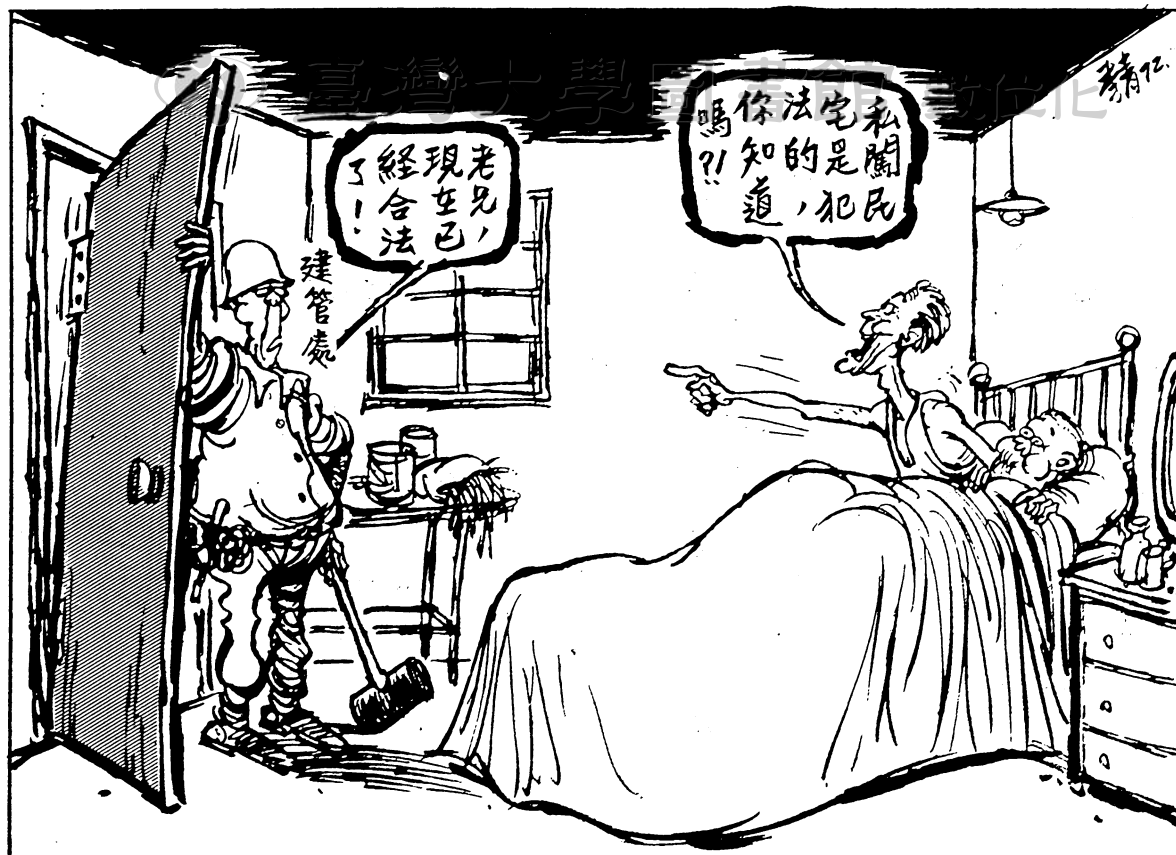
糟糕的是李敖、鄧維楨們還認爲這不是大問題（教育！），是「行政業務」是陳平不爲也。我實在看不出編一本「厚厚」的侵犯人權清單對這些問題能夠解決多少，（老

百姓會看嗎？他們大概只覺得在看報紙吧②
 台灣黨外八十年來多少雜誌、報紙上面的
 清單難道還不夠麼？在台灣，許多人一提到
 「鴨蛋教」便嗤之以鼻，說是弄甚麼脫衣服
 集體膜拜之事，說是邪教。在台灣這種思想
 控制之下，不求正本清源之道，而為「鴨蛋
 教」爭消極性的人權，我看老百姓會頗不解
 其意，只好再當一次「混蛋」了。

另一方面來說，西方的「輝格」(自由主義者 whigg) 的注意力也才不止於「人權」問題呢！我們如果仔細的看看西方的「輝格」行事，他們嘴裏雖然多談「自由的思想」等等，但實際上對經濟、軍事、教育、外交等問題盯的紧紧的，一點都不放鬆。如果他們對這些問題都不懂，他們怎能組織圓頭黨以「長國會」指揮清教徒大軍去抗爭王權？他們怎能與保守黨抗爭，并和當時的貿易、金融界相結合發展他們自由主義的勢力以對抗舊地主貴族？台灣多年來談歷史在「思想史」掛帥的情況下，往往忽略了這些啟蒙時代的人物在高談人權理想之外的許多面：重實際、重利、重經濟、深防軍人勢力的擴張、對外交內政權謀之術的積極參與等。西方的一些社會主義者看他們的輝格看的比較多面，從他們的觀點罵輝格是「偽善」。但是，這正好反面地點出西方「輝格」注意力的—般性。

三、論權力衝突——付英國社會史的反省
 任何社會一定有權力的問題(不是權利)。一個社會中許多中層機構在互相運作與維持它自己的生存時，一定會發生權力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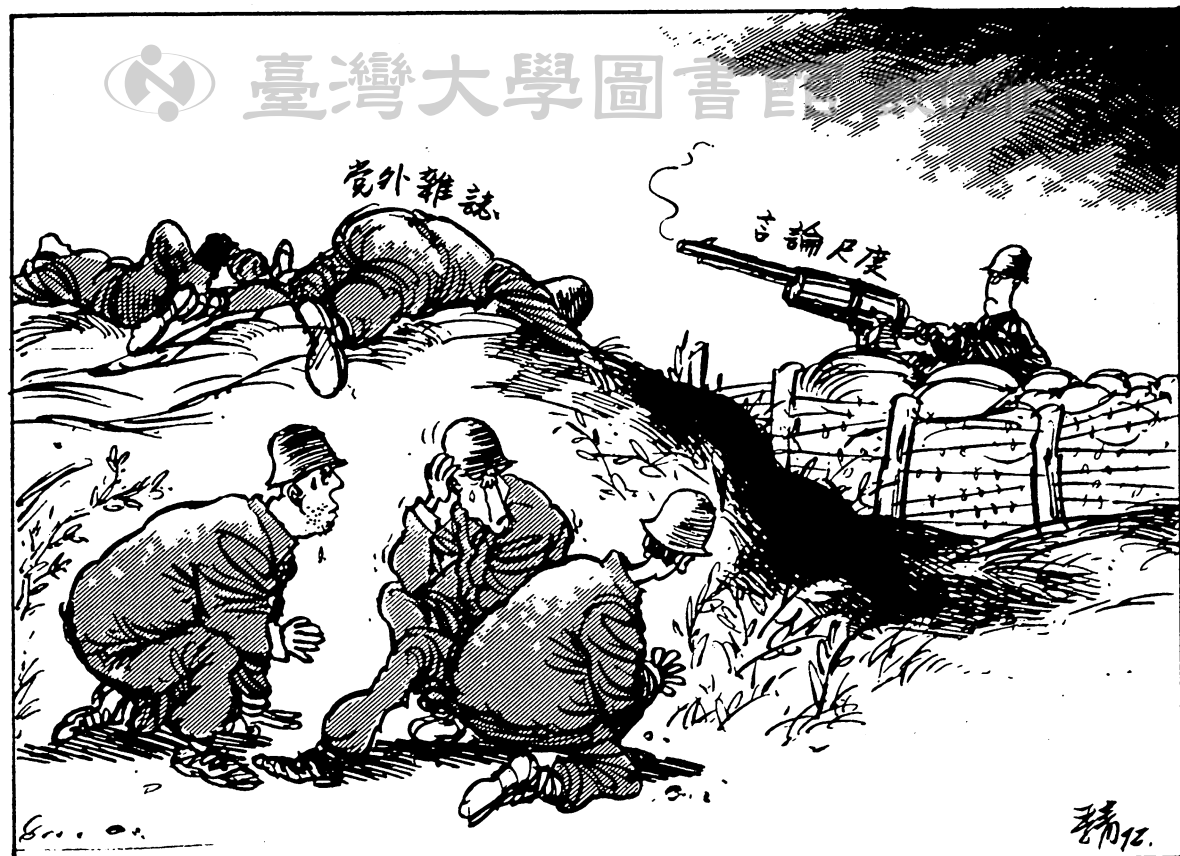
茲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與平衡的問題。這些機構之間權力的交互運作的總結果便產生那個社會的權力結構。有些社會權力結構很集中，如宋以後的中國，有些社會則不那麼集中，如日本的德川時代，或英國的光榮革命以後等等。而「權力」這一概念落實下來說，就表現在經濟的運行，資源、消息的獲得，軍事與強制性力量的分配，以及教育知識的傳達、壟斷、歪曲、限制等等方面。最後是社會與其他社會在一個更廣的環境之下行彼此權力的交互運作，在平時就透過「外交」的管道來進行。一個社會的權力結構運行的結果，權力分配的大小等等，就產生了一些「有些人甚麼事都可以做，而有些人却許多事都不准做」的結果。這個結果，翻譯成近代西方的通用語，加上一些道德意味便是「權利」問題。談「權利」問題有一個好處，因為它直接與人們日常生活「可以做甚麼，不准做甚麼，可以得到甚麼，不准得到甚麼」有最直接的關聯。一般人有充分的動機想知道一下這方面的問題。但是光談「權利」問題的一大壞處是：常談個人「可以做甚麼，可以得到甚麼」這種局部性的問題讓人產生見樹不見林的幻覺，沒有想到這些個人感受的局部性問題往往是一個大整體中各個局部互相運作的結果。

(待續)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捧著金飯碗討飯」 的金融政策

孔無忌

有一句俗話說：「捧著金飯碗討飯」，本是取笑不會運用資金的乞丐的話。

很不幸的，今天國民黨政府的金融政策，正是這樣愚不可及的政策。台灣的外匯存底一百億美元以上，但是這些錢存在國外銀行，賺取微薄的利息，居然佔了中央銀行利息總收入的百分之九十。

而另一方面台灣的外債，依聯合國的統計，在五十五億到六十五億之間。而所借款的利息，不用說比我國外匯存放在國外銀行的利息高出好幾成。

有著一百億左右的外匯存底，寧願存在外國銀行，不拿出來運用於國民經濟，還大筆大筆的向國外借錢，損失了大筆大筆的利息差額，這是怎麼回事？

當然，每一個國家爲了保存實質的國際關係，爲了貿易上的信用關係，都不免把外匯存底存放在外國銀行，也不免有些外債，但是擁有一百億美元外匯存底又要借六十億美元的外債，實在是不可思議的。

去年十一月底，一位美國金融專家建議

中央銀行外匯存底只要保留十億美元即可，其餘的應該好好轉爲協助國內的經濟建設。國內的許多經濟學家、資本案家、中央民意代表都鼓掌叫好。

好當然好，可是國民黨也有許多金融專家，他們真的都這麼愚嗎？決不是，他們是「大智若愚」！試想多少大官在國外有鉅額存款？台灣的大資本家覬覦這一筆鉅額存款，想借了搬到國外去，要你搬還不如我來搬。當年阮大總統逃難，船上笨重地載了六十噸黃金，那才真是愚不可及哩！

不過這還不是最氣人的。國民黨政府爲了鼓勵外資，鼓勵借債，在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二十二款上規定了所有外債及外國金融機構對台灣貸款所得利息一律免稅。而事實上我國外匯在國外存款利息所得却没有這樣一條相對的優惠條件。因此去年十二月立法院院會審查所得稅法修正案時許多立法委員如蘇秋鎮、鄭余鎮、林鈺祥、黃志達、黃河清都表示反對，認爲除非有互惠協定，不應給予免稅優惠。只有張鳴學和康寧祥發言贊成

康寧祥對外國銀行情有獨鍾，他舉例說我國向荷蘭購買的潛水艇，其中部份分期付款，都是透過荷蘭銀行辦理的。因此「要外國銀行來台投資，除了純經濟目的外，還有政治外交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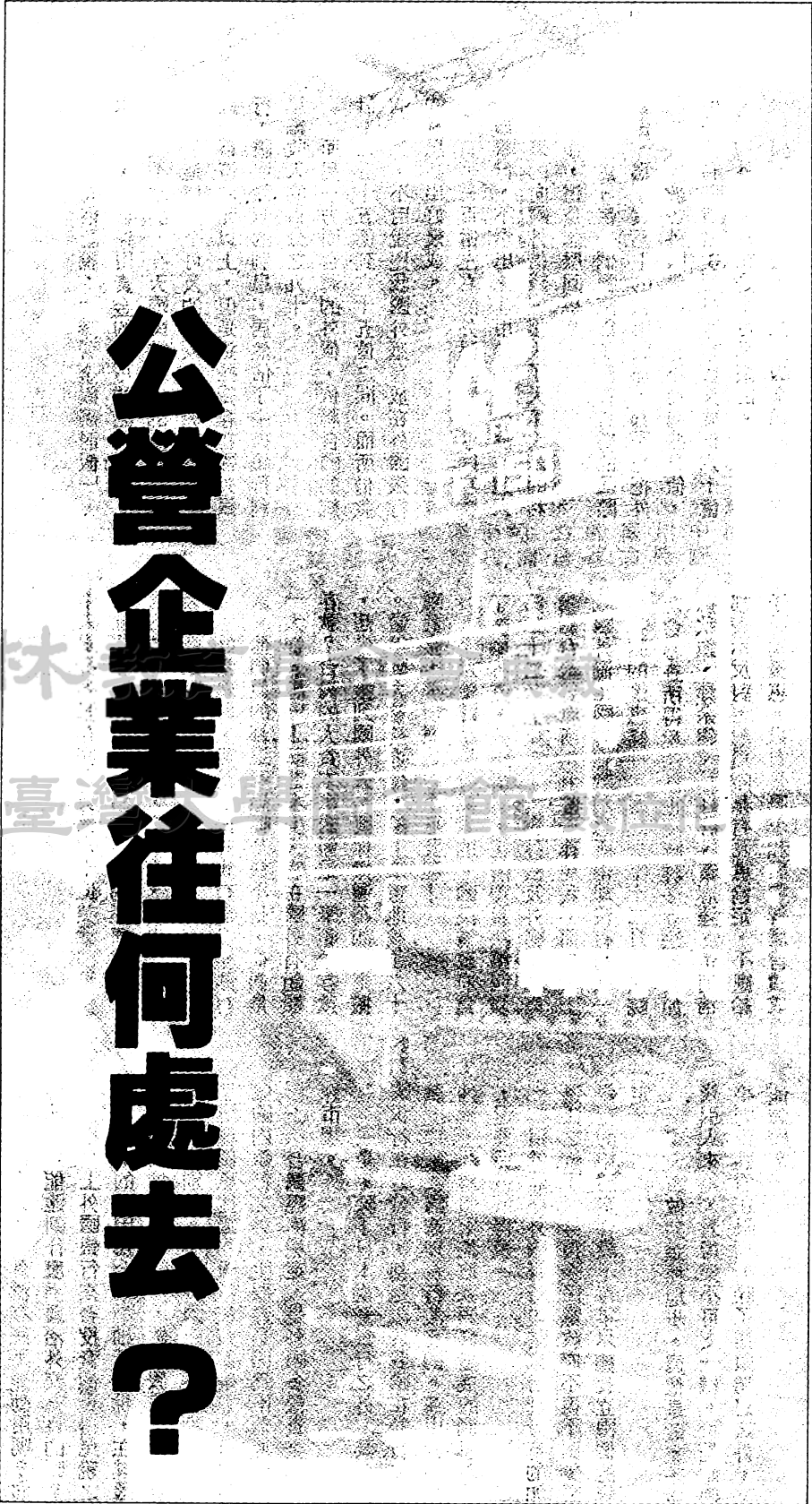
沒有外國銀行來台投資真的就借不到錢了嗎？借不到錢，外匯存底不能動用嗎？向外國借錢能達到什麼「政治外交」目的呢？

事實上外國銀行來台投資能否得免稅之利是可疑的，因爲台灣不抽所得稅，在其國內還是要抽稅的。當然，做做假帳逃漏一點稅金又當別論。不過外國銀行在台投資，除了這種優惠比國內銀行較有競爭力，可以打擊國內銀行之外，主要還是因爲兩個原因：一、台灣經濟穩定，是外國多餘資金的良好市場。

二是，除了日本勛業銀行之外，其餘外國銀行在台分行，都是由於我國在該行有存款，才來我國辦理銀行業務的。運用我們的外匯，回過頭來賺取我們好幾成的利息差額，還要免付所得稅。

這就難怪外國銀行申請來台設分行的如過江之鯽了。弄得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對美國銀行的申請案件設下每年只能設立兩個的規定。

冤大頭做到這種地步，真像是敗家子撒錢引人來搶，看得樂不可支一樣。可是咱們小老百姓看在眼裏，除了搖頭嘆息之外，又能怎樣？



公營企業往何處去？

一、企業的歸屬類型

以法律上「所有權」的歸屬，來區分社會「企業」的類型，叫做「歸屬類型」。「用歸屬類型」來看看中國兩邊社會「企業」的結構形態，粗線條式的劃分如下：

A、大陸中國部份——

區分	比重(%)	歸屬
國營經濟	33	全民所有
集體經濟	65	集體所有
個體經濟	2	個人所有

根據中共一九五七年資料經過公社化之後預估數。

■ 侯立朝

B、台灣中國部份——

區分	營運總額占GMP%	歸屬
國營企業	30	全民所有
關係企業	20	壟斷家所有
中小企業	45	個人所有
合營企業	5	公私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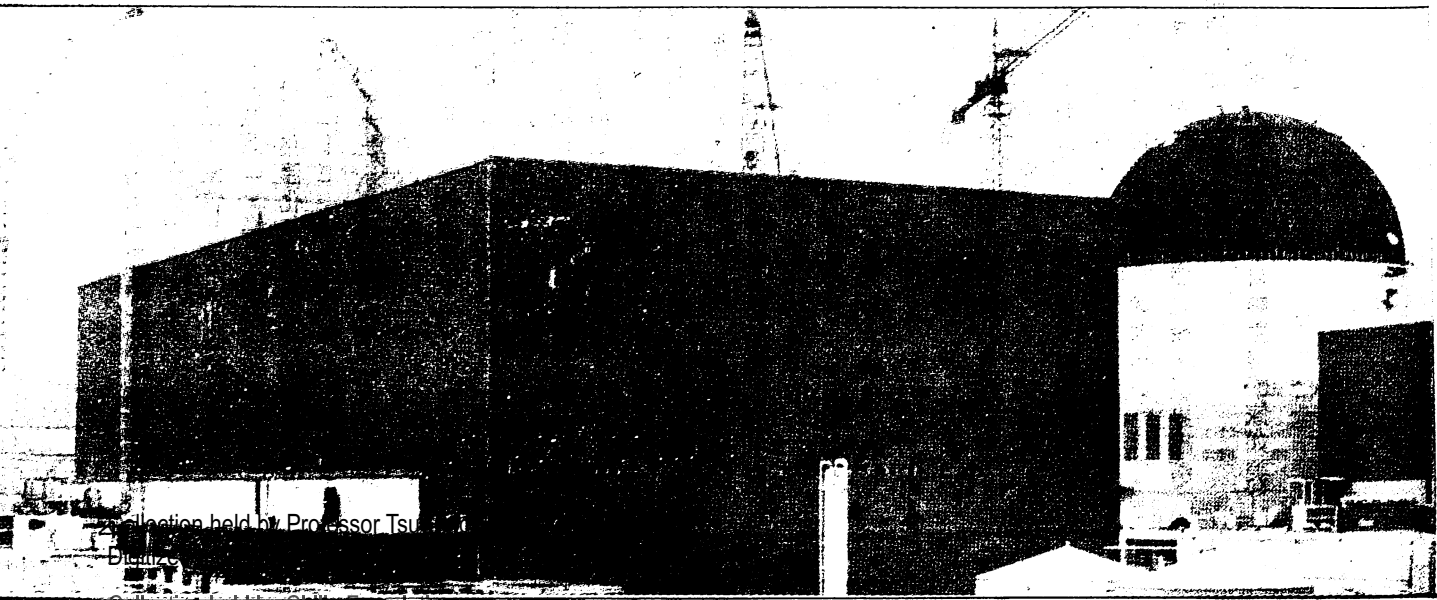
根據國營企業預算、關係企業營業總額占一九八二年GMP重估計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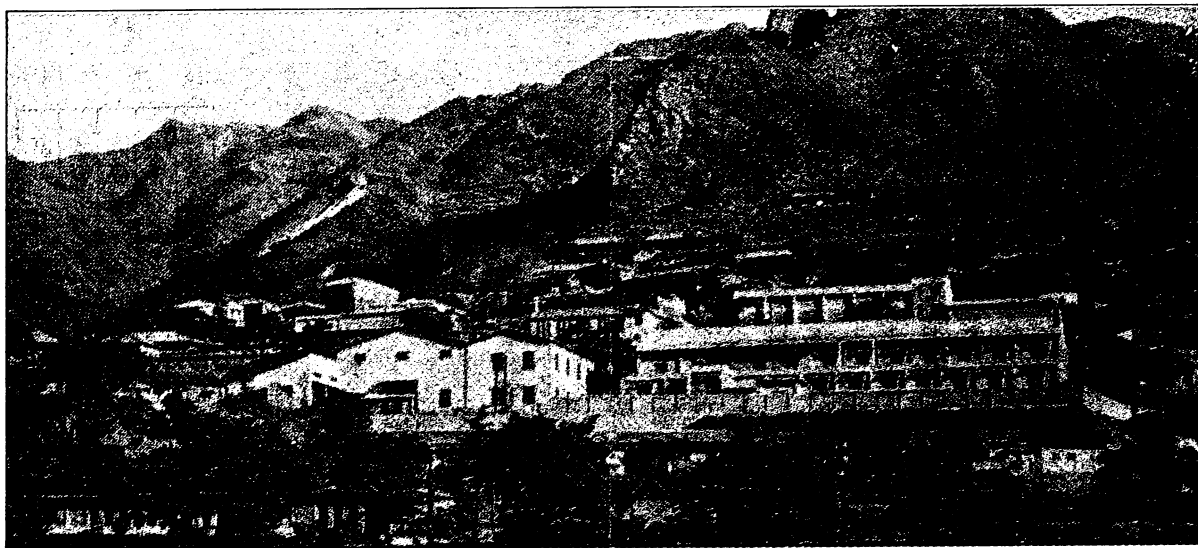
大陸中國的經濟政策，以「集體化」(Collectivization)為中心，從一九五〇年以前的私有制的基礎上，用「沒收」和「購買」的手段，把原來屬於國有的企業和資本家的企業，收為國營，是為「國營經濟」；用「鬪爭」和「改造」的手段，把原來屬於個人的土地、商業、手工業等，先以合作化為過渡，而後併入「人民公社」，完全集體化，是為「集體經濟」；至於「個體經濟」，在「公社化」時期是微不足道的，現在有提高的傾向。不過，由於大陸人民生活的要求(不滿)，也常常迫使中共的經濟政策(路線)形成擺盪曲線，例如：一九五〇—一九五八是高度集體化時期，一九五九—一九六五解決或降低集體化時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再加深集體化時期，一九七七—一九八三解除或降低集體化時期；在每一次降低集體化的時期，經濟會略有好轉，個體經濟活躍；在每一次高度加深集體化時期，經濟會倒退或停滯，個體經濟沉寂。

台灣中國的經濟政策，以「私營化」(

Privatization)為中心，從一九四五年以前日本殘留下來的工業基礎上，以「接收」的名義，把原來屬於日本人殖民地經濟的日人壟斷企業(為糖業、樟腦、林木、礦業等)和公用事業(交通水電等)，收歸國有，完全公營。一九四九年的生產淨值，公營占72%，私營只占28%，可見此時公私資本比例的差距。一九五〇年以來，由於「美援」的導向作用，開始逐步走向私營化，連公營企業的四大公司都開放民營了，可以說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是台灣經濟私營化的熱化年代，到七〇年代初，公私營的比重與四〇年代末比較，就完成顛倒過來，一九七二年的工業總生產，公營只占25%，私營則占75%。在七〇年代中，「十項建設」和「十二項建設」開始和完成，公私投資的比重是各占一半(六年經建計劃數)，則公營企業的比重增加是無疑的。同時，由於七〇年代經濟的投機與危機，促進了壟斷資本關係企業的成長，也使私營企業一分為二：一部份是壟斷資本家所有的關係企業，比重的增加，和操控力量的增加，居於支配地位；另一部份是中小企業，相對的衰落，和被排擠被唾棄，日漸轉入地下掙扎求生。可見，台灣中國的經濟政策，從一九四五年以來也表現了一種擺盪的曲線，例如：四〇年代的公營化時期，形成官僚經濟的氣候；到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是私營化時期，形成壟斷經濟的氣候；七〇年代由於國際經濟膨脹衰退或「遲滯膨脹」和石油危機的衝擊，「十項建設」開始，公營企業再度抬頭；到現在「大

建在墾丁國家公園內的核能電廠





官僚資本的腐化——台金公司

汽車廠」的成立，其資本結構形態則是「外資」加「公資」加「壟斷」三結合的形式，代表了現在台灣經濟的本質。這種「三資主義」（不是「三民主義」！）的經濟，將是今後支配台灣經濟的主流！「外資」會撤退！「壟資」會五鬼搬運！「公資」將如何？

二、兩極化經濟制度的否定

研究「比較經濟制度」(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經濟學家蘇蘭尼安格爾(Theo Suranyi-Isser)說：「講到各種精神科學的發展，把它當作一條直線的進步，是常常不免於錯誤的。誰能斷定馬克斯對於經濟的真理比亞當斯密斯認識得更清楚，而不怕陷於矛盾呢？只有那個執一派的思想的人，常從其個人立場（或派別立場、或階級立場）去品評各派互相對立的學說，以致於見仁見智，把科學的發展截然分為進步和退步。」（近代經濟學說）這是思想的謬誤！對於經濟制度現實認識的謬誤，他說：「誰都認識，兩極化的經濟，同屬於不切實際的。一端是完全由私營企業來做，另一端則是完全由集體統制來施行，二者都是不可能的。事實顯示：經濟的實施，在介於兩端之間的某些地方，而這諸中間經濟制度，又時常互相過渡。故最適當的是注重另外一種關係，不一定要從相反的諸經濟制度中，來選擇一端的可能性。」（比較經濟制度）這一點認識，對現在

中國人來說，是醫治「偏執一端」腦熱症的良藥。因為現在台海兩岸的中國人，在戰後一直流行這種「偏執一端」的腦熱症，那一邊要「與無敵資」，這一邊說「非資即共」！那一邊說「集體化是社會主義經濟提高生產力的保證」！這一邊說「民營企業創造了經濟奇蹟」！那一邊說「現在世界上只有資本主義的道路才能使國家現代化」！那一邊的「四堅持」，是「依附理論」（十月革命模式），這一邊的「一堅持」，也是「依附理論」（現代化模式），都失去獨立的個性，也都不清楚「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本質的內容，就如此盲目的「堅持」而要強迫中國人遵從的。兩方經濟政策的擺盪曲線，可以證明他們「偏執一端」的謬誤，而兩個社會的企業歸屬的形態，也證明他們「偏執一端」是不切實際的。

不僅現在中國兩個社會的企業歸屬類型不是一元的，就是現在世界的大社會中的經濟制度，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化的。從拿破崙戰爭之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八一四—一九一四），世界經濟體制可以說是「一元」的，那「資本帝國主義」一元化的模式，可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經濟體制、世界統一的市場，就開始破裂與分化，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經濟學家韓木(G. N. Halp)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經濟體制的形態，分為四型：

① 民主資本主義（即自由主義國家如美、法等國）。

② 極權資本主義（即法西斯主義國家如德、義、日等國）。

③ 民主社會主義（如英國工黨、瑞典民社黨）。

④ 極權社會主義（如蘇聯）。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經濟體制又為之一變，「極權資本主義」被打倒了，「極權社會主義」開始作膨脹性的「革命輸出」！而「民主社會主義」也在英國和北歐取得穩固的基礎，只有「民主資本主義」感到淒清，且是「極權社會主義」鬭爭的目標，故不得不起而担任「資本主義國際憲兵」的任務，展開所謂「圍堵」的防禦戰！由「冷戰」而韓、越熱戰，由「東西對峙」到「南北對抗」，兩極鬭爭已漸模糊，「極權社會主義」的司令部莫斯科，其勢力圈內部已有「東西之爭」，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華盛頓，其勢力圈內部也有「南北之爭」，雙方的權力都受到內外的挑戰，已經失去戰後十年間的權威了。此刻的世界經濟制度，也就再編組為五個型式：

① 民主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私營企業占主要地位，如美、加、瑞士、比利時、西德）。

② 極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公營企業占主要地位，如蘇聯、中共、北韓）。

③ 中間混合主義（半計劃半自由、公私企業併存，如英、法、義、北歐諸國）。

④ 民族資本主義（有的採取單一資本主義形式，有的採取混合形式，如以色列）。

列、沙烏地阿拉伯、柯梅尼的伊朗等國）。

⑤ 民族社會主義（半專制半民主、半統制半市場的形式，如有斯拉夫、捷克、波蘭等國市場社會主義體制）。

所以說，兩極化的經濟制度，在現實世界中根本不存在。而兩極化的觀念之對立與撕殺，只會使民族產生自我疏遠，只會使個人產生自我乖離。若用大陸的術語來說，就是愈會使「階級」自我異化、「民族」自我異化、「人民」自我異化，因此也就加深了政治的異化、經濟的異化、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異化，中國也就永遠得不到「合一」。因為這樣的兩極對立各執一端的思想背後，都有一個絕對的一元化的極型在鼓動，它會整個壓迫國家、民族、階級、個人的自由性，比封建制度、君主專制還要兇得多！是真正自由民主、合理主義的敵人。

三、公營企業要 民有民治化

此地所習稱的「國營企業」與「民營企業」，實際上論歸屬應該叫做「公營企業」（Public enterprise）與「私營企業」（Private enterprise）。大陸上的「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也可以叫「公營經濟」，「個體經濟」可以叫做「私營企業」。至於公私合營經濟，可以叫做「公私合營企業」。

公營企業，不是「國有」（國家所有）

，應該是「民有」（全民所有或人民所有）。因為「國家」只是一個空名，「人民」才有具體的意義。私營企業，是個人所有的企業，所以不應該叫做「民營企業」，只應稱為「私營企業」。所以，兩岸方面的「公營企業」，都應歸屬於「民有」，而非「國有」或「官有」或「黨有」，這是基本的觀念和基本的提議，先確定它和肯定它，才能談到其他的。所謂「民有」是依照孫中山先生的定義來解釋的，因為他的定義最佳，依「奧康之刀」的法則，在知識上應該不分黨派的來選用。他喜愛拿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來比喻他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民有」之意義就是為全民所有，也就是「民治、民享」的民有，而不是「官治、官享」的國有，更不是「黨治、黨享」的國有！同時孫中山先生又把他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定義為「共有、共治、共享」，所以「民有」就是「共有」。公營企業中的「國營企業」（包括公用事業及生產事業），是為全國人民所共有；公營企業中的「集體企業」（如人民公社企業），是為部份人民所共有。這兩部份都不是「官有」（台灣）或「黨有」（大陸），所以不容許把它們變成「官僚資本」或「黨書記資本」。現在中國的「公營企業」都搞不好，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政府代管而把它「官僚化」和「黨權化」，將屬於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共有的企業，轉變為「官僚占有」或「黨組占有」，進一步「化公為私」而為特權統治階級所占有，使「公營企業」的歸屬性完全落空，

人民共有的資本完全被他們盜竊了，人民共有的企業完全被他們敗壞了。

大陸中國的「公營企業」被盜竊被敗壞，「李一哲大字報」有非常深刻而又逼真的記述：「新的資產階級占有方式的本質，就是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為私』。當國家或事業的領導人，將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再分配的時候，他便在實際上對這部份財產和權力實行了新的資產階級私人占有。這種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財產和權力再分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常見的是，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特殊照顧膨脹起來，變為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的蔭及到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地位上實際的世襲地位，並且圍繞着他們的私利，改變事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扶植一批特殊於人民利益並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來。更重要的是，他們爲了維護已得的特權和爭取更多的特權，他們必然要打擊堅持原則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鎮壓起來反對他們特權的人民群眾，非法地剝奪這些同志和群眾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這樣他們便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成爲我們稱之爲『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人民了。所以，中共統治階級道路就變成爲大陸中國唯一無二的『新生資產階級』，把人民所有的財產（不論是國營經濟還是集體經濟）通過占有分配的方式，把它「

化公為私」變爲己有，並以世襲特權、特權交換的方式，永遠占有人民的財產，任意地支配享受，人民（工農）變成了十足的無產的奴隸！所以他們所稱的「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實際上只是空頭的名義，人民是一無所有，只有他們占有。

台灣中國的「公營企業」被盜竊被敗壞，是一直受到社會的批判和詛咒的，因此也就引起「泛私營主義者」的趁火打劫，而要把它「開放民營」，以「私營」爲萬靈丹，認爲只要把公營的企業都變爲私營的企業，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了。這是很天真的「走資派」，也可以說台灣壟斷資本主義「王大王」的走狗，他們的吠聲愈大，也就遠於真理和實際。台灣中國「公營企業」之不振（當然其中也有很不錯的幾個單位如中鋼、郵電、水利等），基本的原可以說是和「李一哲大字報」所說的相似，只要把「黨特權的新生資產階級」改爲「官僚特權的資產階級」就很符合實況了。此地的「公營企業」主要的特點，是把「民有」變成「官有」，由官僚世襲的占有，並由官僚政治以「行政命令」代替「管理」，除了面對人民不得不改革一點予人民以便利之外（這就是被稱爲「服務」的部份），其他都可以「私相授受」，或彰明較著地以「命令」傳繼，根本不理會甚麼「民有、民治、民享」或「共有、共治、共享」的遺教，「命令」就是遺教，「霸占」就是主義，「世襲」就是國策，連「決策錯誤」（如華同案）也說成有理，連「投資損失」（如台金案）也說成正當，連

「連年虧損」（如中船案）也說成政策，這樣去管理「公正」又如何能營運得當呢？公營企業無罪，而「特權占有」有罪！公營企業無罪，而「官僚管理」有罪！公營企業無罪，而「行政干涉」有罪！如果要

把「公營企業」辦好，第一要公開爲「民有」，第二要公開爲「民治」，第三要本於經濟學的原則辦事，因而才能達到爲人民所共享的目標。這也就是要把「公營企業」人民化、民主化、科學化、共享化。目前我們反對「泛私營主義」，我們也反對「泛公營主義」，因爲現在全中國的「公營企業」，居於關鍵的地位，所占的比重很高，無法全部開放私營，如果冒然開放，則必落到「壟斷資本家」和「外資」手中，會被「五鬼搬運」而去！歷史和現實都證明「私營企業」畢竟是中國經濟的基礎，所以我們也反對「泛集體主義」和「泛國營主義」，對於大陸上的小農個體經濟和城市中的個體經濟，我們寄予無限的希望！對於台灣的中小企業和地下經濟，我們寄予無限的同情！這兩者都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在「第三波」未來的社會中，肩負着直接民主的地位和產消合一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新生力。

四、土地、資本、

勞動輪替掛帥

以上是只就「歸屬類型」對於中國企業結構所作的粗枝大葉的分析，即是所謂「從屬的」（Secondary）或「次位的」經濟

制度的分析，並不是「原本的」(primary)或「首位的」經濟制度的分析。從屬的分析是近於「生產關係」或「經濟關係」或「社會關係」的分析。因此這種從屬性經濟制度(不論是公有私有公營私營)，沒有一元化的必然性，說「私營」必然優於「公營」和說「集體化」必然優於「私營化」，同樣都沒有基本的根據，私營化的「利己主義」之假設是沒有根據的，集體化的「無私忘我」之假設也是沒有根據的，也就是說他們對於「人性」的假設都沒有根據。他們這種邪說的堅信，是與亞當斯密斯的「國富論」和馬克斯的「資本論」完全無關的，因為斯密斯新設定的「利己心」(Self-Love)，是一種自覺自由自知的自愛，是人對自己的「克己復禮」之動力，並作為人際間、經濟行為間的互制互禮的原則，而非是「泛私利主義」！馬克斯所設定的「異化勞力」(Entfremdungsarbeit)，是一種自外自乖自誤的盲動，是人自己的「聰明的誤用」，自己塑造了「上帝」和「私有財產」來束縛自己，但人終究必能頓悟，自我解放自己，而不需要甚麼「代理人」或「先鋒隊」來專政，因為「專政」仍舊是「聰明的誤用」，仍舊是政治異化、經濟異化、社會異化，特別是專政權力的異化，會變為暴力專政，超過歷史上任何經濟制度的罪惡。

所以說在現時中國的「集體化派」和「私營化派」，對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和共產主義的經濟思想都不通，他們所堅持的偏執一端的東西，都是資本主義末流和馬列主義

末流中最下流的東西，一邊是流氓無產階級世襲專政，一邊是流氓資本家和官僚壟斷專政，「集體化」被他們搞成「新生的資產階級」世襲占有，「私營化」被他們搞成「官僚與壟斷資本家」聯合占有！處於這兩座冰山之下的中國人民，很難相信完全「集體化」經濟優越性的神話，也很難相信完全「私營化」經濟優越性的神話。他們把實際的制度都變成「經濟專制」和「政治專政」，根本失去了人民性、民主性、自由性、科學性、共享性！統治階級沒有「道德」，甚麼制度都是空話！甚麼制度都會變成剝削和迫害人民的工具。

就「原本的」分析來說，一個企業體構成的原本要素，就是古典經濟學中的「生產三要素」：勞動、土地、資本。因為有了現代的企業，所以在某些經濟學中又把「企業組織」列為生產第四個要素。又因為現代政府(國家)參與了「計劃經濟」(或經濟計劃)和「管理經濟」(或控制經濟)，所以在某些經濟論調中又把「政府」列為生產第五個要素，如列寧的「專政政府」，如凱因斯的「功能政府」，如孫中山的「萬能政府」。我們欣賞古典經濟學中的生產三要素說，故以「勞動、土地、資本」為經濟的或企業的原本要素，其他的則視為「從屬的」要素而不論。

蘇蘭尼安格爾說：「原本經濟制度的原動力中，以生產活動的諸原動力最占優勢。甚至屬於分配和消費各類的經濟目標，其根底也必然深植於某一型的生產之中。故生產

已決定了整個經濟制度的一般性質。歷史上首先出來領導的生產要素，是通常所稱的土地或自然，土地的所有權產生經濟性和社會性的權力。稍遲，資本的所有權崛起，取得同樣的權力。更至晚近，則勞動已達到日益增加其重要性和領導地位。此三種生產要素輪替做首長，就出現了土地時代——封建主義、資本時代——資本主義、勞動時代——

經營虧損也是政策嗎？



社會主義，由屬物的要素（土地與資本）轉變為屬人的要素（勞動者和管理者）……：（比較經濟制度第六章）。

在「土地掛帥的時代，封建主義和封建經濟制度就開始流行。封建制度是一種分割制度或分裂制度，而不是一種統一的制度，這一點認識是亞當斯密斯的貢獻，他說封建制度是分割土地，「土地」必須分割才能地盡其利，封建制度是削弱藩侯之權，是中央權力的分割。土地私有是由此一土地分割而來，戰國風雲是由此一權力分割而來，中國的周代封建制度的結果和西方中世紀封建制度的結果，都可以證明他的論點是對的。但是，土地缺少流動性，而且上帝已經停止製造土地，故此一時代的分配、消費、商業流通、社會規範、宗教道德、戰爭等等，無一不受到它的決定，即受到以土地作為生產要素中掛帥的生產方式所決定所影響，於是地主（必為貴族）就成為神明。

在「資本」掛帥的時代，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就開始流行。「資本」（動產或本金）是古已有之的，且先是私有的，與土地充公有不同。但作為生產三要素中掛帥的地位，則是由於近代的「貿易資本」轉變到「工業資本」以來的事，即到盛期「資本主義」時代的事，所以現在所使用「資本」之名，就是指狹義的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以之作爲生產掛帥的資本。在十六、十七世紀時期，它自身不過是作為貿易的中介，左手支付買進，右手賣出收回，賺一點零頭，對於生產者和消費者並沒有多大壓迫力。

但由君主專制政府的介入（或由它牽引來君主專制），形成「重商制度」時，則對整個國內社會和國際社會，就有凶惡性的壓迫感了，它不僅突破封建制度，也伸到生產領域，建立工廠制，把獨立的手工業勞動者和游民，變成「工業勞動者」（僱傭勞動）；而把整個世界當作它的市場，以帝國主義推進殖地主義、到處掠奪殖民地。於是「貿易資本」變成「生產資本」，促發了「產業革命」，使它變成「產業資本」（商品資本），由「產業資本」再擴張到「金融資本」。企業也就由「個人企業」（中小企業）受「市場體系」制約的行爲，擴張到「壟斷企業」（大企業）不受「市場體系」制約的行爲，於是而有「生產過剩」的大恐慌，凱因斯主義把政府引進來解救它，就把壟斷資本與政府結合在一起，成爲「國家與壟斷資本相結合」的資本主義，又被叫做「新資本主義」（美國）。由於資本流動性大，而且是由人工製造的，不受上帝干涉，故此一時代的分配、消費、商業行爲、社會倫理、法律制度、政治形式、和平與戰爭等等，無一不受到它的決定，甚至它的反對者也被它決定的！人由自信者、而生產者、而牟利者、而消費者、而浪費者、而乖離者、而異化者、而漂泊者、而新遊牧者……：由資源危機和環境危機，幾乎使人變成一位最富有而又最貧乏的無家可歸者。至於資本家或資產階級道德的敗落，早已被馬克斯說盡了，此處不再重說。

現在是「勞動」掛帥的時代嗎？客觀地

說還不是！因爲「勞動」（勞動階級和管理階層）還沒有能夠真正成爲決定生產的角色，軍事生產或軍備競賽的龐大開支，就不是出自「勞動」的意願，就可以作証；而「多國籍公司」、「壟斷企業」、「關係企業」、「金融操控」和「所得差距」與「南北對抗」，也是「勞動」所不願見的事物。西方社會「工會」力量雖然不小，但對於工資、利潤、利息、地租、商品訂價、租稅政策、貨幣政策、企業形態、信用制度等等的決策權力，還是被動的！只有在工黨或社會黨執政的國家較具有主動性。而在「馬列主義」社會，勞動階級是被專政的階級，根本沒有能夠「當家作主」決定生產方式和生產什麼！完全是由「新生的資產階級」（或稱「新階級」即共產黨人）決定的。但是，勞工已經形成氣候，從一八四八年的風潮，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從「五一」勞動節到八小時工作制；從費邊社會主義到工黨執政；從資本絕對剝削勞動，到勞動要接收資本，到現在只有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之國家，禁止勞動者罷工！和某些專制的開發中國家連「勞動基準法」都沒有，還要禁止工人罷工！可是，大江東流擋不住，屬人的生產要素必定要擔生產的大任和新時代歷史的主角。到此一時刻，「公營」與「私營」都是次要的，最要緊的是由於「勞動」掛帥的屬人性，則必有一個新的合理形式的出現，以真自由民主的眞性情，從事新的生產方式，以滿足全民全社會全人類眞正的合理的需求，享受到史無前例的自由。



中共和平統一 新構想

今年六月廿六日，鄧小平在北平藉着接見一位美國西東大學的教授楊力宇，發表了他對「和平統一」的最新構想。這個構想雖然和過去二年多來中共對台統戰的調子完全一致，但是其新穎和具體，和過去口號式的統戰迥然不同，因此頗受到海內外華人社界的重視。

根據楊教授離開北平返美後，在海外各中英文報刊雜誌所發表的談話看來，這位保守又親國民黨的教授（據他說，當年他在台灣的許多同學好友已成為國民黨政府的中上級官員，甚而有少數已成決策性的人物。）在和鄧小平見面時，不但陳述了國民黨高階層領袖對中共所提「三通」、「四流」、和「九點方案」的看法，而且極力為國民黨政府

拒絕「和平談判」的立場辯護。

據楊教授的說法，國民黨的領袖幾乎一致認為「九點方案」所要求的並非「對等談判」，因為只要開始談判，國民黨政府便會馬上淪為「地方政府」，變相地承認北京是「中央政府」。如此一來，三十多年來，堅持的反共立場及「中華民國的法統」立即崩潰，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台灣的民主士氣及國際地位將因此大受影響，而且可能造成資金外流、經濟崩潰；所以國民黨政府認為談判就是自我毀滅。

而且，楊教授對鄧小平說，不只國民黨對中共不信任，大多數台灣人民對大陸也是既不瞭解又無信心，一般台灣人民都認為應該維持現狀，繼續目前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拖」下去。

據楊教授的陳述，鄧小平對於台灣對「九點方案」的「誤解」及強烈反應，表示驚異，他表示中共是誠意地要與台灣合作，無意打擊及孤立台灣，為了表示中共的誠意，鄧小平提出一項驚人的新政策：台灣可以使用「中國台北」的名義（仿照國際奧會的決議）留在亞洲開發銀行，與「中國」同時成為亞銀的會員。

綜合鄧小平的談話，給予楊教授一個印象，那就是鄧小平對於丘宏達今年三月在舊金山舉行的亞洲學會年會上所提的「和談三條件」，以及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孫運璿的談話，原則是接受。但是更令人驚異的是鄧小平藉著這次說話，超越了「九點方案」，孫運璿的要求及丘宏達的「三條件」，向

台灣提出更具體的條款：

一 統一以後，中共不派軍隊進駐台灣，不派官員接收、接管、干預，或監督台灣的內政，不過問台灣的人事及調動台灣的軍隊。台灣可以維持其社經制度、生活方式，及黨、政、軍，和特工組織。台灣的軍隊將可向外國購買武器，維持其自衛能力。大陸和台灣和平共存，上述安排至少一百年不變。但如在執行統一條款發生問題時，雙方都可通過協商解決。

二 統一以後，台灣有獨立的立法權，立法機構在不違背憲法的原則下，可制定自己的法律，來作為管理台灣的基礎。

三 統一以後有獨立的司法權及司法機構。大陸的法律規章不能適用於台灣；台灣的法院有最終審判權，不上訴到北平的最高法院。

四 統一後台灣將保有外事權；它可以維持獨立的對外經濟關係，發給台灣人民特有的護照，及向外籍人士發給入境簽證，甚至與外國簽定某些協定。

五 統一後台灣可使用特有的旗幟及「中國台灣」這個稱號。

按照上述鄧某提出的條件，鄧小平強調，將來大陸與台灣關係可用「聯邦」一詞來形容，但他反對使用這個名詞。他說台灣將是一個自治特別行政區，但與目前大陸的自治區及經濟特區又不相同，台灣將享有更多的自治權和特權。

這些中共稱為「對等談判」，而國民黨視為「招降」的條件，儘管再動聽，但因為

國、共二黨缺乏共識，又無任何互信的基礎，目前不可能發生任何作用，所以一般人仍將之視為純統戰的招術。問題是，從這些所謂「和平統一」的條件，可看出中共對「統一」問題已日趨積極，近半年來，不斷邀請親國民黨的專家學者，以及台灣人團體及學者赴北京訪問、座談，都顯示了這樣的趨勢。鄧小平的接見楊力宇教授只是其中之一。

「鄧選」與中共的 整黨、整軍

七月一日發行的「鄧小平文選」，目前已成了華人世界的暢銷書。在大陸內部，因為被官方列為政治學習教材，自然出現搶購熱潮；在海外，也因為「鄧小平主義」當道，關心「中國」政局發展的華人自然將之視為重要參考資料，在香港，由於一九九七問題的逼近，中、港關係日益密切，「鄧選」數任本一售而空，也是可以理解的。

某些觀察家就「鄧選」的內容看，認為書中涉及的許多問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還是軍事等種種對策，許多都還在試驗階段並不成熟，如果是在八五年鄧小平退休之後出版可能更為適當。

「鄧選」之所以在這個時候出版，主要是和中共即將展開的整黨、整軍工作有關。「鄧選」出版之後，中共宣傳機構（如人民日報等）所發表的評介文章，以及其它高階層領導人的談話均很明白地傳達了這個訊息。

鄧小平離他許諾的八五年退休期限只有二年的時間，但種種跡象看來，軍方保守勢力還是拒絕認同鄧小平路線，如果鄧小平在位的這二年，不能使胡耀邦為首的第二梯隊掌握軍權，那麼，鄧小平的權力交接部署便註定要失敗。從中共的政治鬥爭史看來，每逢一個戰略行動之前，必須在政治思想上樹立一個權威，並使之正統化。樹立這個權威，才得以統一和控制全黨全國的思想，並在組織上解決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再証之以目前鄧小平遭遇的困難，便不難理解為何要出版「鄧選」，以及為何在這個時候出版。

據報導，「鄧選」共有四十七篇文章，其中除了一篇「處理兄弟黨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是有關國際問題外，其餘都是談中共內部問題，而且側重七七年以後的整頓與改革。

從「鄧選」文章性質的比重不難看出「鄧小平主義」的策略問題。首先，評價毛澤東的問題在「鄧選」當中顯然是最重要且最引人注意的部份。在四十七篇文章當中便有十四篇談到評毛問題。據報導，這些文章顯示，中共內部對於批毛和保毛曾有過激烈的爭論，而批毛最大的障礙在於中共政權高階層中毛的老戰友。不過文選也顯示，中共評毛完全是在鄧小平本人的控制下進行的，從規定「要粗不要細」的原則、「三七開」的定性，直到評毛歷史決議的措詞，鄧都抓得很緊。如今鄧小平實行的是毛生前激烈反對

的政策，但文選顯示的却是極力維護毛的「歷史地位」、「堅持毛澤東思想」，對於這種矛盾的現象，一般均認為，是鄧小平向保守勢力讓步的權宜之計，或許也反映了務實派追求實際不計形式的作風。

據報導，「鄧選」的出版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那便是文選中的文章同原件（有些早已公開刊出過）比較，有些引人注意的刪節。其中包括毛的教育方針、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以及取消基層黨委對一長制的領導，顯示中共政策已有調整，而最大的刪節則是有關外交政策的言論。

所謂取消基層黨委對一長制的領導，便是要求廢除現存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經理負責制」，代替黨委領導的是工廠管理委員會、董事會。長期以來，中共各階層黨委的官僚化，對於各種業務的外行，早已造成中共發展的嚴重障礙，因此廢除黨委領導制的改革，可以說是決定鄧小平四化成敗的重大因素，奈何這個改革不但要動搖中共一元化領導的頑固傳統，而且對於千百萬的基層特權和既得利益必然造成嚴重的衝擊，由於茲事體大，鄧小平也不敢冒然施行，因此在文選中被刪掉，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外交政策方面，主要由於中、蘇關係有相當大的改善，而中、美關係也在重新調整當中，所以過去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的言論便乾脆不予選入，以免不利新的外交策略。

鄧選的另一重大任務，顯然便是為整軍作思想準備。文選四十七篇文章當中，有十

一篇是在軍中的講話，而七月一日，也就是文選出版當天，「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便發出通知，要求全軍認真宣傳和學習「鄧選」，由於這些跡象，一般觀察家均認為中共的全面整黨很可能是從整軍開始。

據報導，「鄧選」的第一篇，是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接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時的講話——「軍隊要整頓」。當時鄧曾提出了「腫、散、驕、奢、惰」五個字，來形容當時中共軍隊的狀況，據了解，至目前這種狀況仍然沒有改善。中共軍隊除了紀律差、山頭主義、鬧派性、驕橫，而且追求享受、普遍存在惰性。中共軍隊另一個問題則是武器、設施落伍，軍人作戰能力有問題。但是對於鄧小平來說，最嚴重的莫過於軍隊領導幹部老化的問題。這問題是文革的重大副作用之一。據鄧的分析，由於文革期間的「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而造成軍人權力的膨脹與跋扈。在文革期間升上來的第二代軍頭都因為林彪和四人幫事件而相繼失勢，而第三、四代又大都參加過三支兩軍，不合鄧派標準，如此一來幾乎無人接紅軍老帥的班，難怪領導班子嚴重老化。從文選中可看出，當年對文革採取消極態度的人，將會在往後中共軍隊的領導層發揮作用。由於文革的影響，目前軍中反鄧勢力仍頗為強大，鄧雖然掌握軍權，各軍種和地方上軍隊的問題仍然嚴重。對於鄧派來說，整軍是勢在必行，文選的出刊可以說是一個先聲。

「九七」問題 再度掀起熱潮

隨著所謂「中」英第二階段談判的展開，香港人又為香港前途問題掀起另一波熱潮。儘管「中」英雙方政府官員發表過各種各類的談話，對於香港人來說有二件事已可確認了。一是中共必收回香港主權；二是，中共在可見的未來處理香港是以「經濟」掛帥。但是許多香港人認為如何維持資本主義只是問題之一，最重要的還有民主、法治和人權問題，不此之圖，香港人的利益絕談不上獲得保障。問題是誰來代表大多數香港人的利益呢？即使有，目前也沒有這樣的代表參與香港前途的談判。

在第二階段談判展開之前，中英雙方都會要過「代表牌」，也為了所謂代表性問題短兵相接過。前一陣子「中國」方面選出所謂的人大、政協的港澳代表，他們在人大政協開會期間還與中共黨政巨頭召見，並大談如何處理香港問題。另一方面，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也被邀請到倫敦與英首相和外交部大員商討大計。在會談展開之前尤德總督在記者會宣稱代表香港人，結果被北京當局「否決」了他這個代表性，北京當局特別聲明尤德是以英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談判。如此這番，儘管中英兩邊政府都爭著代表香港人，但許多香港人仍覺得香港人民的利益（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的）並沒有充

分被考慮。目前有許多應運而出的口號，如「港人治港」、「港法治港」、「港人民主治港」等，但光有口號也不行，許多群眾性的壓力團體便也應運而出，其中有商界的，也有知識界的，也有以青年學生為主幹的，不一而足。最近更有一個「我愛香港」的簽名運動，據聞他們已展開募捐資金及發動各界簽名，籲請「中」英二邊政府能多照顧香港人的意願。

目前的香港，表面看來是經濟繁榮，享有相當大的政治自由，實質上，經濟的不平等和弱肉強食造成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而在殖民地的政治結構下，人民的政治權力也相當有限，因此不少香港人希望在此「大變」時期，不但要能維持香港的繁榮，而且也能在香港的政治結構上，一舉解決香港人的政治、社會問題。從目前種種跡象看來，「中」英雙方皆以「經濟」掛帥，香港人的政治願望恐怕是要落空了。

**夏潮的朋友
請您來投稿**

夏潮徵選精簡有力的短篇小說創作

夏潮所需要的短篇小說
是社會寫實的、批判的、各階層的，
夏潮所需要的短篇小說
最好是五千字到八千字之間，
不長不短，不多不少，
只要是好小說，
夏潮將致一字一元稿酬。

(請於信封上註明
「小說徵選」字樣)

投稿請寄：夏潮雜誌社
郵政信箱 / 台北郵政29-247信箱
電話 / (02) 9144333

「北海之珠」蒙塵

北部海岸山水交合的美麗地帶——金山

金山漸成「童山」

鯤洪



金山山水甲台灣

如果要問：台灣最美的風景區是那裏？人們一定會回答：太魯閣、阿里山。的確太魯閣的峽谷，阿里山的林木、雲海，堪稱台灣之寶。置身於太魯閣峽谷彷彿被一羣巨大的自然彫塑品所圍繞，登上阿里山更令人贊嘆宇宙造化之巧。但是阿里山有山無水，太

魯閣的立霧溪只是涓涓細流。無水之山，猶如無生命之物。

而金山三面環山，一面臨海，有山之秀麗、有海之壯闊。金山的山剛中帶柔，金山的海柔中有剛，雖不如太、阿山、谷之大，亦非碧潭、陽明山之小，大小適中，觸目皆是美景。

因此談山水之壯麗，環遊過全島的人都會承認，金山實在是台灣最美、最好玩的風景區。金山堪稱為「北海之珠」。

然而由於近年的開發，自然景觀和環境的破壞，金山這個「北海之珠」已經蒙塵，金山漸成「童山」了。

獅仔頭山松林濫伐

獅仔頭山位於金山海濱，突出於金山海水浴場和金山青年活動中心中間，和野柳一樣，是北海岸最美的半島。站在半島尖端，遙望太平洋，頗有「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之慨。

日據時代曾在獅仔頭山上遍植松樹，光復後在山上建兩個亭台，坐在亭台上，望日出與朝霞之美，聽海浪與松濤之壯，令人忘却塵念與苦惱。

可惜的是光復後在半島上駐紮了一連海防部隊，封鎖了半島，不但如此，滿山松林被砍成處處漏洞。直到最近，鄉公所才重新補上，致使松林中的樹有七十老松，有三歲小松，高矮不一，十分不協調。

目前獅仔頭山前段開放十二小時，早上六點開放，下午六點關閉。獅仔頭山是金山

人的公園，早晨天尚拂曉，就有一兩百個人到此來跑步、打球、打太極拳，但他們只能在看不見海的後半段活動，看得見海的前半段有衛兵把關，是進不去的。

至於獅子頭山右岸海邊，怪石嶙峋，有野柳之美，可惜被海防部隊全天封鎖，只有衛兵高興的時候才准少數釣魚者去釣魚。

台灣多少風景區被部隊佔據，不得進入，不准攝影，實在可以說是台灣人民的悲哀。誰說戒嚴法對於人民生活沒有實質影響呢？

海水浴場成了垃圾場

金山的海水浴場有三個，一是獅子頭山南邊，水尾溪出口處的金山海水浴場，民國五十七年浴場原有金山大飯店，兼收門票，生意興隆。但一年後救國團金山青年活動中心開發，金山浴場便開始沒落，如今大飯店已經形同廢樓，出入浴場，無須門票。原跨水尾溪的竹橋早已傾頹，不見踪跡。至於廣大的沙灘，則滿地塑膠紙、塑膠鞋、皮鞋、塑膠瓶……。

由萬里至白沙灣，沙岸、岩岸互相交錯，二十年前每一個沙灘都是白沙晶瑩、每一處岩岸都是玲瓏剔透，景色天成，十分乾淨。但是今天，從陸上傾倒的垃圾，冲到海裏，有機物被魚吃了，既不腐化而又浮水的塑膠製品便被海浪冲回岸上，把海灘污染成垃圾場一樣。尤其像金山海水浴場這種無人管理的海灘更是如此。

金山海水浴場的南邊緊鄰著聯勤金山海

水浴場，此處原是美軍「租借」，專供美軍及其眷屬遊樂，沙灘高處建有許多美式別墅。如今劃歸聯勤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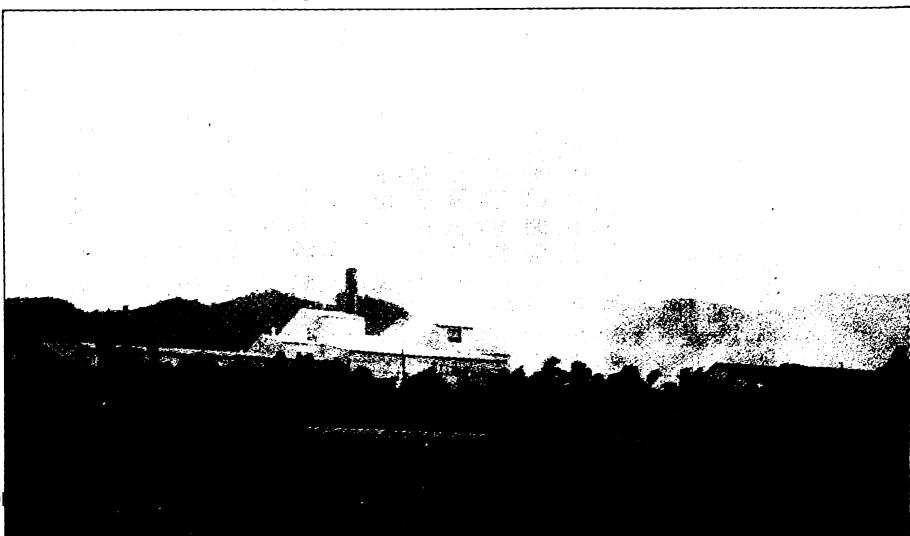
聯勤金山浴場雖然規模不大，却也是很好的海水浴場。但是自從核能二廠在此處設立，廢水直接排入浴場，給遊客帶來莫大威脅。核子發電廠的廢水提高了海水溫度，改變了附近海岸生態，許多怕冷的魚類聚集於此，但沒有漁民敢在這裏打魚。

工場廢水污染磺溪

獅子頭山的北邊是磺溪出口處，叫做磺港，是金山最大的漁港。港內魚羣自由出入，過去曾是釣魚勝地。但是十五年前金山五湖村，即金山街郊外，陽金公路旁的山坡上建了一個「滙豐化學工業公司」，排出廢水，魚羣死光，這裏便不再有人釣魚了。滙豐化工是一個肥料工廠，生產過硫酸鈣，本來硫酸是原料之一，不應該排出才對，但由於機器落伍，硫酸往往外溢。外溢的硫酸氣從煙囪排出，發出一股難聞的臭氣，傷害附近的農作物，發生公害糾紛，滙豐化工曾付出巨額賠償。至於廢水中含的硫酸也污染了磺溪，致使吸取磺溪水灌溉的農田作物枯萎，滙豐化工也付出巨額賠償。六十五年縣衛生局曾加以檢驗，廢水酸度超過標準，被罰款六千元。但由於沒有繼續檢驗，滙豐的廢水污染一直不斷。

硫酸污染不僅使得農、漁受害，甚至無人敢入溪游水，聽村民說，游水過後皮膚紅腫、奇癢無比，想是受到硫酸腐蝕的結果。

公害破壞了金山的自然環境



滙豐化工既然機器老舊、原料流失，難怪成本大大提高，無法與進口硫酸競爭。所以滙豐化工年年虧損，不得不於今年三月全面停工。據金山漁會簡理事長說，滙豐停工之後，磺溪生態立即改變，魚羣紛紛入港覓食，垂釣者或數十、或成百，一竿在手，其樂無窮。近海魚產量也逐漸上升，以前難得一見的小魚，如今成羣結隊的出現了。

當然，排出廢氣廢水的工廠固不止滙

豐一家。滙豐隔壁另有一家「中國金屬公司」，是日本三井財閥所投資，廠長關彰，名字像中國名，其實是日本人。

中國金屬規模宏大，佔地甚廣，專門生產二氧化鈦，俗稱「鈦白粉」。其主要用途是作為油漆的增白劑，此外紙張、化粧品、甚至冰淇淋都含有二氧化鈦。

中國金屬的煙囪排出濃濃白煙，風向穩定時，幾里外都可以發現白煙片片。由於日夜生產，夜裏的白煙在遠村燈光的照耀下，像是一抹白雲，為金山夜景平添一份「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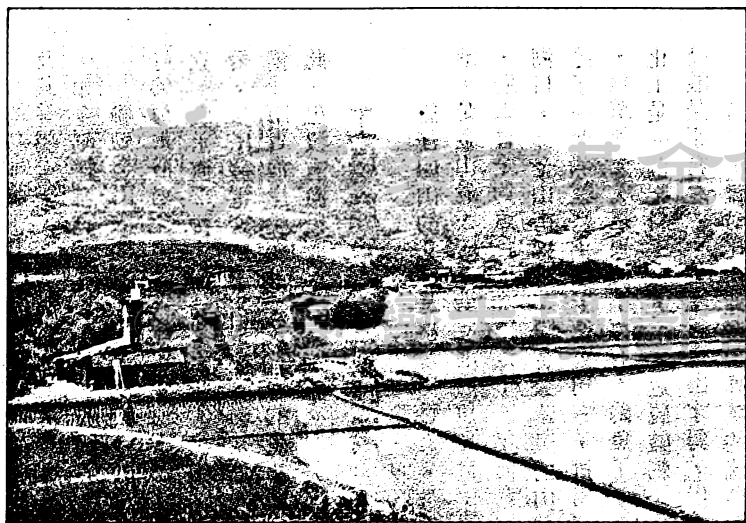
據該廠劉經理說，白煙只是水蒸氣而已，但是在煙囪附近可以聞到一股異味，是否真只是白煙而已，居民頗感不安，希望新設立的環保局主動調查。

金山居民也患上「痛痛病」？

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日本爆發「痛痛病」的問題。原因是神岡鑛山排出的鎳流入神通川河水，污染了下游農地和水，造成居民腎臟障礙和骨軟化症，疼痛難忍，故謂之「痛痛病」。如今金山居民紛紛患上類似「痛痛病」的症狀，尤以沿海居民吃魚較多的病例為多。據筆者調查症狀有：

一、手脚關節疼痛難忍，病發時甚至無力舉起一隻空水桶，馬桶蹲不下，蹲下站不起來。

二、腫痛一段時間又移到另一處疼痛。痛



美麗的土地和空氣依舊嗎？

時醫不好，不醫自己好，如此間歇發作，或是二三個月一輪迴，或是一個月輪迴三四次。

三、醫生檢查或說關節炎，或說是風濕病，或說是骨膜炎，但是不論吃什麼藥，只可以治標，無法治本。

四、患者年齡多在三十幾歲以上，尤以四、五十歲的人居多。

這些症狀，到底怎麼來的呢？部份居民

懷疑是中國金屬排出廢水污染魚類，人們吃魚，累積成病。可是據中國金屬的說法，二氧化鈦既然可以用作化粧品、食品的增白劑、且屬中性，應該不會有毒，而且廢水均經二重處理，不可能污染河水。不過問題也許出在製造過程，也許鈦的毒性尚未明瞭，其中原委須待衛生署深入調查才能確定，吾人不便斷言。

陽金公路還有許多工廠，如華豐鐵工廠排出一氧化碳和噪音，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愚公移山，愚不可及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建於民國五十八年，由青年反共救國團所辦。開辦不久，原來行駛金山海水浴場的公路局班車，便改駛活動中心，致使金山海水浴場繁榮一時便急速沒落。如今人們只知有金山活動中心，不知有金山海水浴場。

活動中心除了海水浴場，還有小別墅、有旅館、有露營區，範圍廣大。

本海水浴場過去盛極一時，門票雖貴，人潮洶湧。但是近一兩年來逐漸沒落了。今年六月各地海水浴場早已開張，活動中心海水浴場仍然大門深鎖，只有少數年輕人偷偷從漏洞潛入。為什麼呢？因為整個海灘被污染了。

活動中心的海水浴場本來就不是頂好的，因為這裏是磺溪出口，磺溪顧名思義充滿硫磺。磺溪上游是硫磺礦區，處處溫泉。

磺溪的溫泉水流入活動中心的海水浴場，把海灘染成褐色。論沙灘品質，遠不及萬里浴場。但是溫泉水的污染比起山地的不當開發就小巫見大巫了。

目前陽金公路兩旁到處可見山上採取土

金山的景觀流落至此！

石，有合法的如三協石版採取版岩，有非法的如磺嘴山坑仔內的盜採石塊，使得美麗的金山山景像煞得了癩痢頭一樣。更有甚者，淡金公路西側的金銀島更把原來的尖山運用怪手和推土機改變形狀。尖山是個美麗的山，狀似觀音抱子，如今遠看如觀音陳屍於稻田之中，土石暴露，童山濯濯。有些地方更敷上一片水泥，要讓它永遠長不出草木。金銀島生意清淡，太空飛車從來未見旋轉，想是觀音降罰的結果吧？

這些不當的開發，致使泥土經雨水冲刷流入海中，造成活動中心海水浴場污穢不堪。更因為泥土中富含鐵質，一旦著衣入海，便把泳衣染成褐色，永不褪色。磺港的漁民說，他們要下港修船時必需穿最舊的內褲，以使用了一次就報銷。

資本家與官僚俗化大自然

這裡順便提到野柳，野柳現在雖屬萬里鄉，但是地近金山，居民買賣都在金山。野柳半島和獅仔頭山半島遙遙相望，所以不論地緣、人緣都和金山關係密切。

野柳半島怪石嶙峋，前段絕巖聳立，俗稱「野柳龜」，據老人說，以前半島尖端每遇氣壓下降就會吐煙，居民見祥龜吐煙，便知道天要變色了。所以祥龜吐煙是野柳漁民的氣象台。這種煙原是溫泉氣，自從日據時期在山上開發煤礦，溫泉流失，野柳龜底下的溫泉壓力不足，祥龜便不再吐煙了。這可以說是經濟開發對野柳自然景觀第一次的破壞。

野柳原是一個不出名的風景區，二十年前，石原裕次郎和王莫愁在此處拍「金門鷗風雲」，忽然名噪一時，遊客雲集。每逢假日，途為之塞，至今不衰。萬里鄉公所見有利可圖，便在入口處設關收取門票。票房可觀，貧窮的萬里鄉公所突然暴發了，便蓋了一棟辦公大樓和派出所，建築壯觀，官威十足。

有了錢，野柳也大興土木了。半島內建了一些不堪一睹的醜亭台，和自然的鰓石很不協調。此外原有一個自然的水潭，海水由岩縫中沖入。孩子在潭中嬉水，其樂融融。不料鄉公所體貼入微，把這水潭用水泥圍成游泳池狀。更不可思議的，竟把岩縫沖入的海水用兩道堅固的水泥牆堵死，致使「游泳池」變成一潭死水。嬉水的孩子不見了，遊客也不屑一顧。

更令人傷心的還不止此。「金門鷗風雲」一拍片的海灘，原是一個可愛的貝殼沙灘，筆者小時候常去撿貝殼，往往滿載而歸。後來，沙灘上建起了停車場，貝殼沙灘只剩下幾公尺寬而已。

如今，最近去過野柳的旅客都知道，連這個可憐的小沙灘也不見了。資本家不知運用什麼神力，竟獲准移山填海，先在海中築了一道防波堤，然後不曉得那裏運來那麼多沙石，把海填成陸地，巍巍地建起「海洋世界」，在那兒表演海豚把戲。

至於野柳漁港，原來也是一景，如今漁港變成什麼樣呢？不忍描寫，還是讓讀者親自去欣賞吧！



潛望鏡

菲律賓的軍事化

美國在一九三六年替菲律賓設立了短小精悍、奉守平民主義的陸軍。一九四六年獨立後，菲律賓的武裝部隊（AFP）仍維持了西方陸軍的模式。多數的高級軍官曾加入美國的軍事機構，並在美國陸軍服役；他們最熟知的英雄不是菲律賓本國的愛國志士，而是麥克阿瑟將軍。

然而，由於馬可仕總統和回教份子在民答那峨的苦戰以及對抗共產黨的新人民軍，菲律賓軍力自一九七二戒嚴令頒佈之後已擴充了三倍。今日軍力共計十四萬六千人——陸軍六萬，空軍一萬六千人，海軍二萬八千人，加上警察部隊四萬二千人。雖然菲律賓的國防預算和其國民總生產額的比例比起其他南亞國家來要低得多，但國防經費已從一九七二年的八千二百萬美元，突昇至今日的八億六千二百萬美元。

由於沒有好戰鄰國的威脅，也沒有需要防衛的領土邊境，同時美國在蘇比克灣和克

拉克空軍基地維持強大軍力，使得菲律賓軍力幾乎可以全力的對付來自國內的反對勢力。七〇年代中期，主要的對象是民答那峨的回教叛變勢力，以及不甚活躍的新人民軍游擊隊。但，如今情勢已徹底改觀。

由於海外支持勢力衰減，使那些疲於戰爭的回教徒重回平地。但是共黨組織却逐步增強，擴張自目前擁有七千名正規武裝部隊，並且自原始的盤據地呂宋擴展到全國各個省份。

在戒嚴法頒佈以後，菲律賓便落入軍人的控制之下，退休的將領轉任政府要職，軍事法庭把平民視同軍人審判，軍隊的行動也像支佔領軍，偷竊人民食物和財產。而今，雖然戒嚴法已取消，但許多人仍然擔憂菲律賓軍人也將一如其它開發中國家的軍人一樣，在嘗到權力的滋味後，就變得難以割捨。馬可仕雖然護軍人擁有甚多的利益和特權，但軍人卻無法打入馬尼拉的政界圈子。軍方雖然在邊遠地方可以掌握絕對的控制權，但在馬尼拉卻無舉足輕重。

馬可仕仍繼續努力拉攏軍方，他經常誇張軍方功能，向軍人遺囑表態，同時強調在他的任內軍人的薪水已調高了多少；他也同時炫耀他個人的軍人背景和成就——同時在去年十二月份在一家報紙「吾輩論壇」宣稱他不配得到某些勳章時，禁掉了那家報紙。

沒有人懷疑馬可仕是否控制得了軍方，因為大多數高級軍官都是馬可仕的忠誠部屬。問題在於如果馬可仕下一任的統治者，沒有馬可仕對權術的迷戀和手腕的話，他能否

駕馭馬可仕遺留下的這批難以馴服的「怪物」。

阿塞德與巴解的分合

今年六月底，敘利亞當局將阿拉法特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將之驅逐出境，並煽動法塔軍官反抗阿拉法特的領導。阿塞德與巴勒斯坦自由陣線不和已有長久的歷史，此次事件只不過是從彼此貌合神離的合作而至公然決裂而已。

建基在「少數」的統治者，由於察覺自身的脆弱，因此只要他仍擁有權力，那麼他唯一行使權力的目的，便只是如何穩固、延續他的政權。因此他必須設法壟斷國內一切權力，任何異己必須予以迅速而無情的壓制；在國際政策上則聯合那些支持其政權或可被其利用的國家，以為「挾外自重」的力量。

阿塞德政權便是典型的例子。二次大戰後，在法國託管期間，由於佔敘利亞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沙尼人經常叛變，所以法國便在拉塔吉亞組織對其馴服的少數民族Alawite人，作為「以敘治敘」的武力。一九六六年Alawite的軍官團掌握了敘利亞的政權；一九七〇年出身Alawite族的阿塞德崛起，控制了此一軍官團，並在內部安插他的親人和族人。

由於Alawite人僅佔敘利亞人口的百分

之十二，因此阿塞德患了「少數統治恐懼症」，除了在國內壓迫異己外，最主要的便是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以為國內壓力之轉移。

起初，他經由宣傳，鼓吹對抗錫安擴張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把自己塑造成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而後，自從巴勒斯坦成為阿拉伯國家的主要問題後，阿塞德便藉著控制巴解並偽裝為其保護者的身份，獲得在阿拉伯世界的聲譽，儼然成為巴解的代言人。

然而，由於阿塞德的支持巴解只是為了沽名釣譽，並非真要幫助巴人復國，因此對敘境內的難民營及巴解據點嚴加控制，而在巴解游擊隊數度從黎巴嫩及約旦襲擊以色列後，此種控制更加嚴厲，因為他深怕巴解的攻擊會把敘利亞捲入一場他無法掌握的戰爭。

敘利亞屢次阻撓巴解對以色列的攻擊，招致巴解中激烈派系的不滿。而激進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領袖哈伯敘被監禁在大馬士革的監獄中，更令巴解忿恨。不僅於此，阿塞德甚至於巴解內部作分化的工作，組織甚多派系為其工具。

這一切阿拉法特自然看在眼裡，但因為巴解陣營的訓練與補給仍依賴著敘利亞的供應，不得不強顏歡笑。

一九七五至七六年黎巴嫩內戰期間，由於對支持的對象發生歧意，敘利亞與法塔乃初次兵戎相接；一九七六年六月，法塔聯合了一切武力支持Pratageeb民兵作戰之際，敘利亞亦介入此戰役，企圖挽救他的基督民兵同盟而與法塔交戰，然而此舉却招致敘國內

部沙尼人的不滿。

在猛烈的激戰中，法塔的聯盟阻撓敘利亞的坦克部隊，並在巷戰中摧毀了另一支部隊。雖然經過如此公開而激烈的戰鬥，巴解仍然被迫與敘利亞維持著貌合神離的「友好」關係，因為巴解仍要依賴敘利亞的物質供應；而阿塞德則為了維護其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假面目，只得假在心裡，伺機報復。

因此去年六月六日以軍攻擊黎南巴游陣地時，在黎東的敘軍却無動於衷，也就不足為奇了！直到第四天以軍進攻敘利亞陣地時，敘軍才還擊並隨即撤退。隨後，敘利亞又與以色列達成停火協定，使巴解陷入孤軍奮鬥。至七月廿一日，當被困在貝魯特的巴解部隊最危急的時候，阿拉法特不得不厚著臉皮向阿塞德求救，而阿塞德却藉故拖延，最後，巴解只得退出貝魯特。

阿塞德雖然報了一箭之仇，然而阿拉法特對其則是舊恨加新仇，於是乃把巴解的總部遷往突尼西亞而不遷到大馬士革，此舉却嚴重地傷害了阿塞德政權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

去年十一月阿拉法特開始和約旦接觸，而因胡笙乃是敘利亞傳統的敵人。阿塞德擔憂巴解的租借地可能緊臨敘境，而大起恐慌。從那時起，阿塞德便決意要剷除阿拉法特的獨立領導權，而貝卡山谷中不滿阿拉法特的軍官正給了敘利亞機會。

這則錯綜複雜的歷史說明了：介於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奮鬥的敘利亞統治者與代表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巴解間的基本矛盾。

美國對中美洲的焦慮

雷根在最近一次電視演說裏顯示了一張加勒比海的格拉那達島的空中照片時，大多數的觀察家早已忘記還有一個人口只有十一萬人，軍隊一千人的前英屬小殖民地的存在。在這個小島却使美國的戰略學者大為頭痛。在照片中顯示出一處在古巴支援下所興建的機場，雷根認為它將幫助蘇聯擴張主義者的觸鬚伸向委內瑞拉海岸。

謹慎的美國新聞界為了證實白宮的指控，在第二天便出發前往這個被烈日浸晒的貧瘠的小島。在該處他們見到了該島的「卡斯楚」——格拉那達的首相毛瑞斯主教，他正在為那些遭到美國迫害的犧牲者祈禱。

「一處軍事基地？」不，他指出，「機場可幫助我們發展觀光。但蘇俄並沒有介入。我們是在遭到美國拒絕之後，才接受古巴的技術支援的。我們不想攻擊他人，但是我們怕雷根政府攻擊我們。」

這是一個代表性的例證，它顯示每當有一個宣稱其為「社會主義者」及「反帝國主義者」的左翼團體執政時——美國及中南美洲國家之間便陷入一種困局。

假設美國向古巴卡斯楚採取更加修好的姿態，是否可以阻止古巴和蘇俄的結盟呢？如果美國支援尼加拉瓜的桑定政府而不是推翻它，是否就可以使它擺脫古巴和蘇俄的控

制呢？對於那些並不危及美國人安全的右翼軍事獨裁政權，美國是否應該改變支持的態度呢？

依美國人的觀點，卡斯楚有馴服的可能，但如今他是為蘇聯効力——在非洲及拉丁美洲。也許桑定政府一度值得支援的，但她已為莫斯科効力。而格拉那達也步上了後塵；其機場雖只大到符合觀光客的需求，但終究是古巴領土以外蘇俄在拉丁美洲的一個飛機停機處。

對於目前中美洲的動亂，華盛頓方面有兩派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是認為動亂是起自經濟及社會的低度開發，主張華盛頓方面可以疏通社會抗議的管道，並催促改革及發展工業。另一派是把每一件事都歸咎於左派，並且不管該「左派」自身如何澄清，總認為它一定會導向莫斯科地緣政治的懷抱之中，而變成美國大門前面的反美基地。

雷根總統奉行的正是第二種信念，而且幾乎沒有改變的餘地。優柔寡斷的舒茲國務卿雖然還保留一點第一種想法，但他却用婉轉言辭來安撫惹麻煩的國會議員。實際上新的冷戰風潮已掀了起來，世界又呈兩極化，而中美洲便成了美蘇兩霸爭強的決定性戰場之一。

如果必需在親美的軍事獨裁政權和親蘇的游擊隊之間做一抉擇，雷根總統當然會支持前者。雷根也許會設法減低他們的劣行，但是像薩爾瓦多的軍隊大屠殺美國天主教教士，又可以不受審判，瓜地馬拉的古蒂雷茲政權在教宗保祿二世抵達之時用行刑隊槍決了

政治反對者，他們都是美國支持的一丘之貉，也是美國的拉丁美洲政策的惡果。

是否有一條新的出路呢？理論上是有有的：比如大規模的經濟介入（吾人稱之為「初級」的療方），並讓墨西哥及委內瑞拉擔負居間的角色。

但是支持此一觀點的只有少數。目前看

來，拉丁美洲的情勢會一直惡化下去，直到美蘇之間能夠心平氣和地對中美洲危機提出廣泛的解決方案。雖然可能性不大，但是許多人仍期待在日內瓦所舉行的武器限制會議，會給薩爾瓦多及尼加拉瓜的情勢帶來有利的影響。

（劉薑齋譯自五月三十日羅馬「共和報」）

腐敗的美國

（二冊）

Michael Harrington
Fred J. Cook
卜如維 / 翻譯
合著

定價：二五〇元

美國學者透露：
美國墮落、靡爛與犯罪手法之內幕專書
為什麼美國
金玉其表、敗絮其中？
本書正是一把解剖刀，旨在手術與醫治美國的瘡疤，同時亦在使世人認清血淋淋的美國人！！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和平改革能挽救菲律賓嗎？

陳新

那致命的一槍——和平改革的黃昏

今年六月十二日，菲律賓非暴力反抗的領袖們在馬尼拉集會並簽署了一份「國家和解之方案」。他們向山間的武裝反抗者呼籲：「給民主程序一個最後的機會，參與即將屆臨的選舉，並要求選舉程序自由，有秩序而誠實。」

以菲律賓獨裁者馬可仕的政敵而聞名於世的艾奎諾，在他遭遇那殘酷而致命的謀殺前夕所發表的聲明裏，也同樣抱著對和平改革最後的一絲信念。艾奎諾希望以他個人置生死於度外的信念，來贏得獨裁者馬可仕共同推動菲律賓民主改革的誠意。但是，這些和平改革的呼籲，所得到的回應却是那卑鄙、野蠻而致命的一槍！

艾奎諾被殺之後，國際上許多輿論都預測馬可仕可能是下一個伊朗的巴勒維和尼加拉瓜的蘇慕莎，在此，我們不準備做過度的推測，我們只要指出，菲律賓早已進入「準革命狀況」，「和平改革」早已是渺茫不可

及，而這一切都和菲律賓的社會、經濟結構有關。

菲律賓可以說是最典型的新殖民主義控制下的國家。跨國企業、國際銀行集團，和當地的商業買辦精英份子、土地和企業壟斷集團、軍人，再加上美國在菲律賓的經濟及軍事利益，聯結成一個錯綜複雜的網絡，牢牢地套在廣大的菲律賓人民頭上，這些國內、國外的利益集團之間的結合和衝突，也成了菲律賓政局動盪的主要脈絡。直到最近幾年，沉寂多年的新人民軍大肆擴展和活躍起來，且和南部的回教叛軍互通聲氣，全世界才注意到菲律賓未來另一個可能的發展。

今天的菲律賓已逐漸進入革命前夕的階段。美國和菲律賓的壟斷集團攜手合作的緩靖行動，已行之二十年以上，它除了保障外國的和本地的壟斷集團在菲律賓的經濟利益以外，只有使整個菲律賓愈加走向貧窮和紛亂，新人民軍和回教叛軍的崛起，是菲律賓人民經歷了三十多年新殖民主義統治之後一個新的抉擇，菲律賓人在經歷長期以來的各

種鬥爭之後，已逐漸認識到在新殖民主義的控制之下，菲律賓並沒有和平改革的基礎。給予艾奎諾的那致命的一槍，不管是來自馬可仕或其它權力集團，只是戲劇性地向全世界宣告，菲律賓的和平改革已近黃昏。

新殖民主義與美國對菲律賓的控制

菲律賓在一八九八年從西班牙獨立之後，很快便再度淪入美國的殖民統治，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期間有日本短期佔領）才在形式上完全獨立。從一八九八—一九四六年期間，控制菲律賓政治、經濟的，除了美國的行政官員外，還有和美國經濟利益有關的當地精英份子。這些精英份子大都是大地主，他們的利益和在美國控制菲律賓糖市場的集團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此外，雖然也有較獨立的商業階級，但是他們中也大都為美國的經濟利益而服務。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菲律賓也得以在形式上獨立，從那時開始，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馬可仕宣佈戒嚴以前，控制菲律賓國家統治機器的，主要仍是那些在戰前已和美國關係密切的、保守的壟斷集團（這些集團份子主要是大地主和商業階級，也就是著名的四百個家族）。除此之外，控制菲律賓者還有美國的影響力。至一九七二年戒嚴以前，美國在菲律賓總共投資了廿億美元，並且建立了一個綿密的商業、金融和軍事的連鎖網。

戰後，美國對菲律賓的控制和干預是非常明顯的。獨立後的第一位菲律賓總統邁努·羅沙士，麥克阿塞元帥便以他曾經和日軍合作為由，而將之換掉。曾經是對日抗戰主力的菲律賓共產黨（PKP）在戰後的國會選舉參加了「民主聯盟」（DA）的統一戰線，企圖合法參與菲律賓的政治活動，但選舉過後，當局却宣佈「民主聯盟」份子不得擁有國會席位，非共參與合法活動的機會遂喪失。而這個決定主要便是來自美國方面的壓力。大戰後不久菲律賓開始有零星的農民叛變事件發生，菲律賓政府當局的鎮壓行動便獲得美國方面的大力支援。這些農民早在美國殖民時代，便因為貧困和不公的待遇而有賦心。戰後，那些和美國殖民系統有關的非國精英份子，對於抗日份子目無法紀的施暴，遂激起農民的叛變。事實上農民的要求是非常卑微的，但是農民最起碼的要求却遭到美國支持的精英集團強烈的鎮壓，農民遂不得不以激烈的行動來對抗。五〇年代在菲律賓鎮壓農民的緩靖行動，曾給予美國許多啟示，而成為後來介入越南剿共行動的藍本。

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七二年，菲律賓的經濟在新殖民主義的依賴性架構內，有着快速的成長。但是這個衛星國的「成功」却付出極為重大的社會代價——不斷下降的工資，貧富持續懸殊；不受制約的美國私人資本不斷侵入（它們通常是和少數的菲律賓大家族合股），貪污盛行，尤其是在政府部門，（它們專幹對豪富有利的事）。在這種被

外國利益集團和少數精英份子控制的社會裏，民主政治的脆弱性可想而知。

至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菲律賓遂爆發了深刻的內政危機。這個危機的主要根源當然是壟斷集團對社會大眾的嚴重剝削所造成的不公，而非菲律賓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越戰及美國對菲律賓經濟的加強控制所造成的普遍不滿，也都促發了政局的激盪；在這個民族情緒激盪的最高潮，菲律賓最高法院宣佈了美國政府、公司及人民不得在菲律賓擁有土地の規定。而也就是在一九七二年的九月，馬可仕終於宣佈戒嚴令。

馬可仕與戒嚴時期

宣佈戒嚴之後，馬可仕大肆逮捕政敵和知識份子，嚴厲控制新聞出版，同時還宣佈種種政策以利於美國資本和少數與外國利益有關的大家族發展；而在戒嚴令頒佈前，這些壟斷集團的利益早已被菲律賓人民視為政治、社會改革的重大障礙了。

馬可仕宣佈戒嚴之後，為了安撫人心，很快便宣佈幾項重大改革方案。但是這些以改革之名施行的新政策，不但沒有達到改革的目的——解決非國日益深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却反而鞏固和擴張了馬可仕家族及其伙伴們在政治經濟上的權益，並且為早已危害菲律賓甚深的外國資本，提供更佳的投资環境。

馬可仕曾宣佈嚴懲貪污——這是菲律賓最迫切的改革之一，結果是利用這個機會排

除掉一些和他對立的舊有的勢力集團，從而膨脹了他和伊美黛夫人及其親信集團的勢力，而普遍的貪污現象並沒有改觀。

馬可仕也曾誓言要使菲律賓社會達到均富，結果在重整工業和金融的發展當中，却形成更嚴重的集中壟斷現象。比如菲律賓糖業一向集中在少數家族手中，新的經濟政策不是剝奪他們的壟斷權，却使他們必須向一位叫班尼狄克多的糖業鉅子唯馬首是瞻，而這位仁兄是馬可仕的同學，一九七五年以後，他已儼然是馬可仕在糖業方面的總代理。同樣的，國防部長恩利拉也成了椰子種植業最大的鉅子。

總之，馬可仕的新社會政策使得貧富懸殊問題更加嚴重，當財富愈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同時，廣大的民衆也就更加貧窮。根據資料顯示，菲律賓的工資長期以來不斷下跌，在這種情況下，低階層民衆分享國家財富的比例不可能增加。據官方的資料，在一九七一年，最貧窮的百分之四十的菲律賓家庭只享有國家收入的十一·七五%，到一九八五年，他們所分享的收入將更降到十一·五%。

「土地改革」也是新社會政策中的一項，但是並沒達到任何有意義的改革。首先，改革的範圍並不普及到所有種植商業作物的土地，而地主如果兼俱政府官員和軍人的身份，其土地也不在徵收範圍內。如此這般，多年下來，因土改而受惠的農家，在數百萬農家當中，只有幾萬個家庭而已。由於綠色

革命，菲律賓稻米生產總數應可滿足總人口的需求，但是由於土地分配問題，絕大多數的山區農民、漁民、和一百萬的沒有土地的農民，却徘徊在飢餓線上。

由於戒嚴時期，勞工沒有組織和罷工的權力，所以工資只有任憑資方壓低。同時廣大面積的農地轉換成商業和出口作物的大農場，也將許多小農拋出農村，趕到小鎮簡陋的貧民區，他們也促成了廉價的勞力資源。

當民生問題並不因新社會政策而獲改善時，菲律賓的國防預算却大幅增加。在一九七三年時，國防預算是一億二千九百萬美元，到一九七七年已增到六億七千六百萬美元。於是，軍隊和警察的數目及設備大幅擴增和改善，政府和軍方對人民的鎮壓行動，不但在範圍上大幅增加，而且手段更加殘酷。菲律賓的人權狀況一向不好，七二年宣佈戒嚴以後，更是每況愈下。除了有計劃的對武裝叛徒進行緩靖行動以外，對於主張以和平方式實行民主改革的批評者，政府和軍方仍然以拘捕、刑求，甚至暗殺，「失蹤」來對付之。

不公不義的制度已埋下 自我毀滅的種子

馬可仕暴虐的獨裁統治，固然對內不得民心，在國際上聲名狼藉，但其政權却有強大的靠山。首先，美國爲了維持在亞洲的戰略利益，長期租用的蘇比克灣和克拉克空軍基地，已經成了馬可仕向美國勒索的工具（

這次艾奎諾事件後，雷根遲遲不肯取消訪菲計劃便是爲了這兩個基地）。宣佈戒嚴之後，馬可仕從美國所獲得的軍事援助是以往的兩倍，而長期以來美國透過「國際開發總署」(AID)一類的組織，在「技術援助」的名義下，所進行的對所謂的「公共安全局」的警察組織和訓練計劃，在戒嚴之後，也大爲擴增。另一方面，菲律賓的警官大都被送往美國的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陸軍學校等機構受訓，美國對菲律賓內政的干預也由此可見一斑。

馬可仕政權另一個重要支柱便是國際金融集團。戒嚴之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大受鼓舞，外資加倍流入，菲國政府也得以大舉外債，菲國的對外貸款，從一九七

(上接 8 頁)

從以上種種的事實分析來看，我們可以深刻感到黨外新生力量從組「後援會」到組「聯誼會」，在內部有多少坎坷、悲痛的打拚過程；在這種曲折的打拚過程中，康寧祥及他的影子、家臣，一再上演各式各樣反民主、小格局的活劇，無視於黨外整體的理想和利益，也難怪黨外新生力量會形成「統一戰綫」，集體批判康寧祥的「八二九草案」了。

不管九月十日黨外最後的「後援會」討論出什麼結果，也不論年底康寧祥能否繼續連任、得多少票，在可預見的將來，康寧祥在政治上實際擁有的實力及無形影響力勢必

二年的一億八千二百多萬美元，激增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五億美元。

正當美國的軍經援助以及國際資本的支援大幅增加時，菲國的人權狀況却相對地更加惡化。一個以買辦精英份子和軍方組成的集團，在本國、外國的利益的糾葛之下，沒有使用暴力的鎮壓行動是不可能維持安定的，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存在民主程序，因此，菲國自始便不具備和平改革的基礎。菲國共黨——新人民軍的急速擴展，和回教叛軍在高壓下的持續叛亂，以及其它和平團體（如教會）的激進化，都是菲國既有制度所種下的、自我毀滅的種子。

日益式微、削弱，民主潮流擋不住，康寧祥未來的路向至此真是閉眼可知了。坦白說，此種可能的結果並不是黨外無情，也不是新生力量無義，而是康寧祥一向的保守的反動作風，再一次向廣大群眾作被唾棄的強烈證明；目前康寧祥的反動作風愈兇，代表新生希望進步力量的反彈也必然相對加大，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看出：康寧祥的頭裹裝著的，究竟只是一套封建的反民主貨色，而康寧祥的腳，亦不斷出現小家子氣的小動作，這種反黨外民主運動的行爲模式，如果不予以嚴厲的揭批，是非常不道德的！

的黨外現實的既得利益者辯護，並藉此要老大的威嚴而已，根本一無可取。

(二) 由以上兩點就可以清楚：康寧祥實在不具備真正的黨外精神，他對黨外民主運動不但少有幫助，甚至是個絆腳石、攔路虎。老康如今還不算低的「黨外地位」，其實是奠基於高雄事件的大犧牲及他充份利用了黨外運動的聲勢；康寧祥這種典型的職業政客，「民主理想」掛嘴邊，但是想要的卻是名、利、權三項，這種本質問題的認清與識破，相信廣大民眾是越來越清楚了。康從「台政時代」、「美麗島時代」至今，一直把麾下的政論雜誌當作個人政治道具，並成功地利用這些政治道具抬高自己的地位、壯大自己的聲音、美容自己的形象，所謂「康寧祥成熟穩健」、「康寧祥的政治藝術爐火純青」，繳來亦不過如此耳！

康寧祥的反動，促成「聯誼會」的誕生！

康寧祥的行爲模式，長久以來在黨外其實正代表了一種反動的保守作風；高雄事件後，此種反動的發展高潮可以康的「八二九草案」爲極點，它不只掀起黨外新生力量巨大的反對聲浪，而且康寧祥可能做夢也沒想到：因爲他的「大反動」，竟在歷史的奇妙轉折點上，相反地促使原先「分裂」的新生代大團結，並迅速成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大家齊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康寧祥！

八月三十日下午，黨外各雜誌代表聚集「前進」社內，大家在市議員林正杰的召集

下開緊急會議，會中對康寧祥「通過」的「八二九草案」嚴詞抨擊，並對其「合法性」存疑；大夥兒準備在九月十日最後的「黨外後援會草案討論會」中，拿出「八二四草案」與康寧祥公開辯論，甚而訴諸多數決來定奪草案內容。像于良騏、洪金立、蘇多等新世代，便認爲康寧祥做得太過火，撈過界了，明明他吃不下十幾家黨外雜誌，卻又硬吞，想讓新生力量從「後援會」中出局，這豈不是大可笑了！

八月三十日黨外雜誌大聚會，在「批康」的內部討論過程中，林正杰、蘇慶黎、洪金立、蘇多、P.I.C.、于良騏等人竟也腦力激盪出這樣的結果：成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以示有別於康寧祥「選舉掛帥」的庸俗路線；本會除了聯絡、加強黨外編輯作家之間的感情外，主要是希望透過這樣的組合及團結基礎，一起探討學術文化性的問題，並維護黨外編輯及作家的適當權益。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點，也是在「前進週刊」社，在費希平委員、林正杰的邀集下，黨外雜誌代表又共聚一堂。這次的開會目的，主要是費老爲了康寧祥的「八二九草案」，想與雜誌的新生代交換意見；他知道大家對該草案頗有微詞，甚至會有進一步的「對抗行動」出現，爲了調和此種矛盾，費老說：「我來這邊之前已跟康寧祥談過了……但是康寧祥卻非常堅持「現任黨外立委爲優先候選人」這一點。」費老溯自後援會推動之初，他就爲此付出相當的代價，勞心勞力，真令人欽佩不已；現在他又爲了康寧祥

的「八二九草案」而傷透腦筋，左右爲難，唉，黨外大老是不好幹！

不是黨外無情，是康寧祥無義！

九月三日中午十二點，「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第一次在台北紫藤廬召開第一次籌備會，在林正杰的主持下，場面熱烈，成果豐碩，會中通過組織章程，並決定九月九日選會長、副會長、召開記者招待會。這項決定深獲與會的謝長廷、江鵬堅、孟絕子、張晉城等人的極力支持。

九月四日中國時報報導說「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並未邀請康寧祥的「暖流」系統參加，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上面所提八月三十日、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三日的黨外雜誌聚會，其實每次都有人事先用電話誠懇的連絡邀請「暖流」、「亞洲人」的編輯參加（有林正杰、程福星、蘇多等人爲證）八月三十日那一次林正杰打電話給謝明達，希望他與其他朋友能參加，但是這位「康氏家臣」卻說：「康委員現在不在，我必須等他回來後問他意見，才能決定。」多妙的一個回答！結果是大家每次邀請康系的編輯參與「聯誼會」討論事宜，他們不但都沒有半個人影出現，而且亦無任何回覆；由此可見，根本不是「聯誼會」排斥康寧祥的人，反而是康寧祥和他的影子、家臣有意無意在排斥「聯誼會」，這不是很清楚了嗎？更何況「聯誼會」，基本上是爲實質的「後援會」助陣的，康寧祥等怕什怕？

(下轉 61 頁)



瓜地馬拉 政府的 滅種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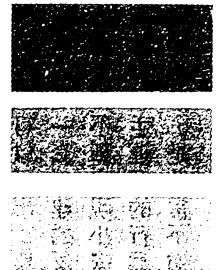
美國觀察學會
人權報告

小方譯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國觀察學會公佈一份瓜地馬拉人權報告——「不中立者存在」。根據的是同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四個本會代表到瓜地馬拉與墨西哥南部調查的結果。

那時我們的結論是：蒙特總統（Efraim Rios Montt）已捨棄法治，採暴虐極權統治。政府在殘暴的對付鄉間游擊隊的「反叛亂」行動之時，並不承認有中立者存在。政府對那些傳統上對政治沒有興趣的印第安農人，採取「吃子彈或豆子」的策略。也就是說，站在政權的那一邊，就有得吃；否則，可能連生存的機會都沒有。至於親政府與否的認定，端賴農民是否能夠成立自衛隊，能否提供游擊隊行踪的情報。

去年這份報告公佈後，新聞報導却宣稱蒙特政府在瓜地馬拉鄉間的「緩靖」行動已成功，並遏止了殺戮行動。美國國務院引述這些報導，用來支持她所謂的瓜地馬拉人權凌虐狀況已終止，因此恢復美國軍援是正確的，為了證實這些報導的準確性，本會執行委員會的二個委員於今年三月到墨西哥查證。戈曼（Robert Kogod Goldman）是華府



美國大學華盛頓法學院國際研究系主任與國際法教授，凱斯（Stephen I. Kass）是紐約一家法律公司的股東，曾經是紐約市泛美事務律師委員會的主席，以及律師學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

奈爾（Aryeh Neier）
美國觀察學會副主席

人權狀況日趨惡化—— 報告內文摘要與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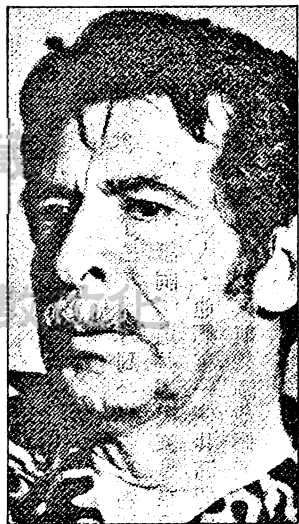
根據我們得到的直接證詞與相關消息，本會的看法是：瓜地馬拉的人權狀況不但沒有改進，反而從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起更加惡化，理由是：

一、一九八二年初瓜地馬拉政府採取的叛亂措施，在蒙特政府下繼續進行與擴展之中。

二、反叛亂措施的一個主要特色是，凡是軍方認為有可能支持游擊隊，或者抗拒軍方管理的村莊、農場，以及非戰鬥印第安人均被有系統的謀殺（包含男女、小孩）。

三、雖然所有年齡的男人大量被瓜軍射殺，婦女與小孩更是特殊的受害者。婦女在被殺前被輪暴，小孩被撞牆、勒死、活活燒死，或用刺刀殺死。

四、不斷增加的證據顯示，陸軍地方指揮官以死脅迫男人加入「自衛隊」——包括十幾歲的小孩子，自衛隊的主要任務是殺死其他



近日被推翻的蒙特總統，繼任者恐怕是換湯不換藥

被疑為「顛覆份子」或地方指揮官所討厭的人。

五、除了謀殺平民外，軍方經常破壞有嫌疑的村莊和農場的教堂、學校、牲畜、作物、糧食、種子。其目的在於剝奪整個社區賴以生存的糧食，而且已收到明顯的效果。

六、這些瓜地馬拉印第安人，由於無法在原居住的農場、村莊、或逃匿的山上生存，估計有七到十萬人逃到墨西哥避難。瓜軍在與墨西哥交界處劃定一塊自由射擊區，經常逮捕射殺難民，防止他們進入墨境。

七、三月我們到達的期間，瓜國空、陸軍不斷越界恐嚇難民、監視難民營。一隊瓜軍進入墨境幾公里，另一隊向難民營開火。

八、瓜軍廣泛使用直昇機、迫擊砲，偶而使用大砲轟擊村落，燒毀作物，迫害逃避的難民，並經常使用直昇機監視墨境的難民營。

九、瓜國政府在秘密的特別法庭判決，且不斷處決犯人。這種憑第一印象定罪的過程

，顯然違反國際公約。
十、在難民營內的難民和被迫遷徙的印第安人，人人都知道美國支持蒙特政府，而且提供殺戮的武器。

蒙特政府的反叛亂戰略的二個目標是：儘速消滅游擊隊；重新確定政府對印第安人的統治，也就是「綏靖」（註一）。主要的戰術是，在可疑的「顛覆」村落，進行轟炸、砲擊、選擇性殺戮、屠殺，配合焦土政策（註二），徵收莊稼、射殺牲畜。其目的不打算使游擊隊得不到糧秣，並逼迫農人幾近餓死狀態。經過這些軍事行動後苟活的人，除非逃到墨西哥境內較安全處。否則面臨的選擇，不是投降軍方尋求保護，就是在飢餓狀態中藏匿起來。軍方在「戰略村」與「綏靖」過的地區提供食物給來降者，超過十七歲的男人（有些地區十五歲），被逼迫加入「自衛隊」，那些拒絕加入的人被視為有「顛覆」意圖，並可能被殺害。雖然本會發現「綏靖」區的人權侵犯事件通常較少，但我們也發現當軍方朝新的地區展開反叛亂行動，或重回以前攻擊過的地方時，屠殺、失蹤、酷刑、與焚作物的報告便大量增加起來。

印第安人是最大的受害者

——一九八二年的難民情況

本會十一月的報告結論中曾提到，政府反叛亂行動的最大受害者，是植根於瓜地馬拉鄉間的印第安人的生命、文化和傳統。這

些印第安人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十。事實上，二十三個語言團體之一的埃錫爾族人（Tzotzil），幾乎已被完全滅絕，此外，瓜地馬拉主教會議在一九八二年四月估計有七分之一人口，即一百萬人左右（大部份是印第安人），在目前的衝突中被驅逐出原居地。自

政府軍看守被俘的游擊隊，為什麼他們會拋棄家園加入游擊隊？



從去年七月蒙特政權加強反叛亂行動以來，難民人數大為增加。而且由於軍方的行動，已有數萬印第安農人逃到墨西哥去。

上次的報告顯示，聯合國高層難民委員會去年六月估計，有九千個難民在南墨西哥，當七到八月，瓜軍把行動擴大到全國鄉下時，難民人數增加到一萬三千人。到了十月中，聯合國代表認為合理的估計是二萬五千人。

逃避死亡的難民—— 一九八三年美國觀察協會 的發現

去年十一月之後，本會與其他人權組織，例如國際特赦組織，the 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 OXFAM-America, Survival International，不斷接到報告說，瓜國軍方對印第安農民展開新的大規模屠殺行動。

同時，我們又看到國務院公然宣稱瓜地馬拉軍方對農民的態度，已有全盤的改進。因此，我們來到這裏拜訪那些剛來的難民，獲得最可靠的資料來源，以解答為何有不斷的鄉民被屠殺，但國務院却宣稱這些屠殺已被遏止。

我們記錄了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逃抵難民營的難民的證詞。這些難民都是來自各地的印第安農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原因——瓜軍打算用子彈與飢餓讓他們死，因

此才逃來墨西哥。而且，許多人表示蒙特政權打算「消滅」他們（印第安人）。這些證詞與去年十月所得到的相差無幾，而年底加強的對印第安人的生命財產糧食的攻擊，已幾近瘋狂。

一次又一次，我們傾聽目擊者描述，飛機和直昇機如何轟炸村莊，緊接著陸軍展開地面攻擊，對男女老幼開火。有些難民告訴我們，士兵衝入他們的村子，並未隨便開槍，而是先把男人和女人、小孩分開。男人帶到當地的天主堂內射殺。女人和小孩分置於不同建築物內，不是被活活燒死，就是先姦後殺。大多數證詞顯示，士兵並不浪費子彈在婦孺身上。我們一再聽到，小孩子雙腳被抓起來，用頭撞牆。或者用手或繩子勒死，再不然用刺刀戮死。（註三）

在這些恐怖的描述中我們發現瓜軍行動的另一個特色是，有計劃的摧毀農作物、糧食、種子與牲畜。許多難民告訴我們，他們逃向山上躲過軍隊的屠殺。軍隊走後他們又回到村子。面對這些慘狀，心驚肉跳的他們寧願回到山區，嘗試以殘餘的種子播種；另外有些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除了身上的衣衫外別無他物逃來山上，靠著野菜、樹根、藥草維生，躲了幾個禮拜或長達十一個月之久。雖然軍方已摧毀村子，士兵還會定期返回，搗毀作物或收成，射殺看到的人或碰上的家畜。

此外，我們又聽到掃蕩行動中瓜軍使用直昇機與飛機、燒夷彈破壞遷徙者的臨

時開墾地。大多數難民表示，因為面臨餓死，恐怕軍隊再來攻擊，使他們下定決心逃來墨西哥。許多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根本走不到邊界就死了。證詞又證明瓜軍的自由射擊區還存在，他們時而越界捕殺越過國界的人。

被迫加入「自衛隊」的印第安人

我們特別關心自衛隊的行動。去年的報告已顯示，瓜軍一向視村民組成自衛隊的意願，作為「政治同情」的標準。組成自衛隊的村子被軍方視為「白村」，得到軍隊「保護」；不如此作的村子被列為「紅村」，是瓜軍攻擊的目標。去年的報告指出，自衛隊不僅在攻擊游擊隊行動中，被推到前面去，並用來控制人口。（註四）

根據直接的證詞，我們相信男人在死亡威脅下，被徵召加入自衛隊，主要用他們來殺「顛覆份子」或討厭的人。一個今年三月逃來的難民告訴我們下列消息：

今年初，軍隊到他們村莊，把所有男人集合起來，告訴他們因為游擊隊在附近區域，他們得成立自衛隊。士兵說，他們若拒絕加入，將被視為游擊隊而處死。結果，所有男村民均加入自衛隊。

他說，附近的村子都成立類似的自衛隊。軍方指揮官會命令自衛隊殺平民，偶而，

士兵也會殺自衛隊隊員。他說，一月間，士兵公開處決四個村民，其中一個是自衛隊長。他又說，自從去年八月，士兵已處決了大約一百五十個村民，其中六十個是今年初殺的。

我們訪問到一個前瓜地馬拉士兵。他說，地方指揮官視那些遲疑或拒絕加入自衛隊的為「敵人」，要他們死。他表示，指揮官會給自衛隊黑名單。自衛隊員被告知，不是殺死黑名單上的人，就是自己要死。他們被告誡說，那些死者是游擊隊殺的。

駭人的大屠殺

最令人震怖的是據稱在帕拉塔(Palata)發生的事件。我們強調「據稱」是因為我們的消息來源是間接的。我們從一位神父與一個在難民營中服務的天主教婦人處得知消息，我們一向知悉這個教會組織的消息可靠。他們的消息來自一個高級自衛隊成員，他們彼此相知多年，而那人說他參與了那次屠殺。

據說，瓜軍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個村莊，命令所有的自衛隊員儘快集合，由於村子較大，花了二個小時把三百五十個人集合起來——年齡由十五歲到六十五歲。一個上尉命令他們行軍到鄰近一個村子。上尉告訴他們，他們要準備向他表現男子氣概。

走了一個半小時，軍車也載來相同數目士兵，把所有村中男女老幼擁聚起來。然後開始命令男人、女人、小孩分開站。接著上



將被遣回瓜地馬拉的印第安難民，他們有明天嗎？

尉命令自衛隊顯現他們的大丈夫氣魄，把所有男人殺死，而士兵則用槍包圍在自衛隊外面。

殺完男人後，女人被分為二群——老的和年輕的。自衛隊被迫殺死那堆老婦人。而年輕婦人當夜被士兵瓜分強暴。第二天一早，除了兩個特別漂亮的外，自衛隊被脅迫處決未死的婦女。在那名上尉指揮下，一名婦女被載走，另一個在她要求結束生命後，被射殺。

許多小孩在那夜想辦法逃走，躲到山上去。一些在逃途中受傷，多數死掉。

自衛隊回到他們的村子，村民對於他們的生還大感意外，且給以熱烈的歡迎。第二天，許多自衛隊又加入搜尋殘餘的小孩。一些小孩被他們偷偷救回，而當時軍隊則在處理小孩父母的屍體。

我們再度強調有關這屠殺的消息是二手的，不過，這位自衛隊員的描述，與其他村子的目擊者相符合。這次屠殺與在他村的行動不同處，在於它的死亡人數，不在它的屠殺方式。

本會要求瓜地馬拉政府與一些獨立組織作徹底的調查。如果查證屬實，我們要求瓜地馬拉政府採取必要手段，將那些軍官起訴。

結論

我們深信，瓜地馬拉政府嚴重侵犯人類基本權利的行動——尤其是生存的權利。人權侵犯的殘暴程度，幾乎可說是要消滅大部份瓜地馬拉的人口。

由於美國法律禁止軍援那些侵犯到國際公認的人權的國家，本會要求立即中止軍售給瓜地馬拉，撤消軍援。美國的繼續軍援與支持蒙特政權，只有導致——實際上已導致——瓜地馬拉人民認為，美國是蒙特政權慘不忍睹的人權侵犯罪行的共犯。

我們要求蒙特政府停止謀殺印第安公民，我們要求美國與一個野蠻而使人類蒙羞的政權斷絕外交關係。



被右派「死亡小組」殺害者。拉丁美洲的極端右翼軍警入夜之後常摧殘法官或劊子手。

註一：一九六四年 George Orwell 對這個字的解釋是：無武裝平民被轟炸，居民被逐出鄉間，牛隻被用機槍掃射，茅屋用燃燒彈燒。這叫作「絞靖」。

註二：一九八二、十二、五，蒙特在宏都拉斯與雷根會面，他告訴記者：「我們沒有實行焦土政策，只有燒共產黨徒政策」。

註三：我們了解，自衛隊如果不能清楚交待武器與子彈的使用，將被嚴厲處罰，明顯是怕他們把武器交給游擊隊。這或許能解釋他們比較喜歡不用子彈的殺人方式。

註四：蒙特去年底告訴雷根：「三十萬印第安人已被組成自衛隊。」

譯後感言

中南美洲的動亂，人民的疾苦，最大原因是視拉丁美洲為禁樹的美國，長期對那些軍事獨裁政權的支持。

卡特雖然給人嘲笑為無能貫徹理想，但是他的人權外交，至少激起多少被壓迫人們的希望。

因為附帶人權條款，一九七七年瓜地馬拉忿怒地拒絕美國的軍援。那些拉丁美洲的獨裁者，有錢的世族、財閥在卡特任內忍耐四年，熱切的期待西部牛仔雷根上台，他們說：「他才是我們的人」。一個又一個票箱的揭曉使他們興奮；「教訓那些抱怨太多的綠燈快亮了，我們美好的日子又要來了」。

雷根上台後，採取「靜悄悄」外交，他認為用「好言相勸」的效果，比用斷絕軍援有效得多了。他以為，對那些友善的獨裁國家嘖嘖，只會使極權國家（指共黨）加速擴張。

所以智利、阿根廷、瓜地馬拉，一個個拉丁美洲軍事獨裁國家又與美國言歸和好，恢復往日的鎮壓統治，而那些無助的拉丁美洲人民，只好投到左派的懷抱，附和著咒罵「山姆叔叔」為「揚基帝國主義」。日前聞墨西哥開始遞解難民出境，這些瓜地馬拉難民的前途多蹇，是否有明天的希望呢？

譯自「紐約書評一九八三、六二」

徘徊大陸知識界的

對馬克思的「手稿」的爭論

「怪影」

● 鄭學稼 (二)

馬克斯的理論在二十世紀前後都造成狂潮



四、人道主義派的意見

一九七七年七月後回朝的鄧小平，知道筆和槍同樣重要，就以「四大自由」和「民主」爭取知識份子的支持。那時，鄧派還有清算毛澤東之意。在這局勢下，知識界重新估計「人性論」和利用「手稿」貶毛是適合鄧派的策略。

一九七七年九月「人民文學」發表受四人幫長期打擊和壓制的何其芳的「毛澤東之歌」，論述毛關於「共同美」的意見，提出與人性有關的問題，引起文藝界和學術界的大反響。如前節所說，當時報刊雜誌陸續發表了有關人性問題的論文，內多批評毛澤東

和中共政權的殘暴性。

未曾閱讀全部文獻的筆者，只由所見論文，知道他們對毛在延安文藝講話所說的「人性」，有下面的意見：(一)毛否定抽象的人性，肯定具體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由之，如說毛肯定抽象的人性是違背毛的意願。(二)毛承認有「人性」。在階級社會中具體的人性是階級性和非階級性的統一體。這等子說在非階級社會中，「人性」不具有階級性。(三)在階級社會中，人的思想帶有階級性，不由人的主觀意志決定。就人的具體個別的思想來說，都有或多或少的區別。(四)毛所說「無產階級的人性」和「人民大眾的人性」，恐怕不是一個含意。但依毛一九六一年與何其芳的談話，各階級有自己的美，各階級又有共同的美，還引孟軻的「口之于味與同嗜焉」，說明存在共同人性。究竟毛澤東對「人性」的真正意見是什麼？他已死了，不能答覆。實際上，那都是捧毛者的意見。以毛在延安時期的學養，配談什麼「人性」的大問題？他在講臺上信口開河（原來講詞，依當時在延安聽者的筆記，和經過修改後的「講話」，大不相同。）後日捧毛者編著如「文學理論學習資料」之類的書籍，把毛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普列哈諾夫們並列，那是斯大林主義者一貫的作風。

已說過打倒「四人幫」後，鄧小平派需要反毛。它不僅取得受毛派虐待者、迫害者家屬，和迫害未死者的擁護，還可對抗正以毛的「你辦事我放心」遺詔擴大宣傳「兩個

凡是」的華、汪派。

反毛的理論鬥爭，「北京之春」時期，有李一哲的大字報，「探索」、「四五論壇」等刊物，在羣衆中散佈。它們由評毛必然擴大為評共。到知道評共可動搖自己的政權和已達到控制政權目的的鄧小平派就揭下「四大自由」的面具，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名，拘捕和審判各地民主鬥士，並指名批判被認為不利于中共政權的作家們，內中與青年馬克思思想有關者有王若水（「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異化論」研究者）。當鄧派勝利後許多人彈冠相慶，王不能當候補中委。

「李一哲」是三個人的合名，內中王希哲在「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道的專政」中，指出蘇共和中共的專政，都建立於「野蠻的俄羅斯沙皇制和更加野蠻的中國亞細亞地主專制的廢墟上。」結果共產黨人「沾染專制主義的傳統」，「於是對『階級敵人』（無論是真實階級敵人還是虛幻的階級敵人）必須冷酷無情，不講人道便成了社會提倡的美德。……他們的手段殘酷無情。『越不人道就越能證明他們的『無產階級』立場的堅決。爲了能在理論上爲這種普遍的野蠻行爲辯護，理論家便認定人道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專利的道德，而馬克思主義是不講人道主義的。」

茲再引以「人道主義」和「手稿」反毛和反中共政權者的重要作家意見如下：

（一）王若水早在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理論工作會議上發表「文化大革命的

教訓是必須反對個人迷信」，強調「四人幫」得勢的主因，由於崇拜（即迷信）毛澤東。此後「決不能搞個人迷信，也不能搞對個人的不適當頌揚。」他的結論是：「任何人都要受黨和人民的監督，傾聽羣衆的呼聲。」這些話是當時鄧小平們所要說的。

王若水最著名的論文是「爲人道主義辯護」（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文匯報」）。他先揭出「三年來，有關『人』的問題的論文發表了四百多篇，其中有相當一部份是探討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何以人們對「人」的問題有那麼強烈的興趣？他說：「在我看來，不僅是對十年內亂的反動

王希哲攝於一九七九年一月「李一哲」平反大會上

，而且反映了新時期建設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可是「一些好心的同志」却根本不贊成任何人道主義的口號，認爲這是一種異端。他們舉出的理由主要是：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人道主義講的是抽象的人；「人道主義早已被馬克思批判過和加以拋棄了。基於這樣的理由，他們就用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對立，而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來和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對立；他們不是否定人道主義的某種形式，而是從根本上否定人道主義。」王自稱他「爲一般的人道主義，特別是爲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辯護。」



這段話說明：「四人幫」垮臺後，中共理論家們對於馬克思主義有無人道主義，顯有「辯護」和反對的對立。本節先說辯護者的意見。

王若水先引用各家定義說明「人道主義」的各派別有共同原則：「人的價值」。可惜「文革」時，「我們把『文革』和『人道主義』對立起來，以為人道主義既然是不革命的，那麼革命就不能講人道主義。於是那些『走資派』、『修正主義份子』、『牛鬼蛇神』就連戰俘享受人道的待遇也享受不到了！」

接著他說青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觀。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但沒有根本上否定人道主義。費氏以為神的本質正是人的本質，因為不是神創造人，而是人創造神，可是人把自己本質賦予了神却反過來認神比自己更高，拜倒神的腳下，貶低人的價值，這就是人的本質異化。馬克思贊成這論點，但費爾巴哈把人看成抽象的人，把人的本質看成是理性、意志和愛。馬克思與費爾巴哈相反，從人是人的最高本質，認為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爲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社會關係；不僅此也，他還認為，單靠「批判的武器」，不能解決現實，而要「武器的批判」即革命。誰來革命？無產階級。

王若水又說：這是一八四三年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的論點。翌年的「手稿」進一步分析勞動的異化。他指出：生產生活是物種的生活，而人的物種的

特性就在于他的活動是自由的、有意識的，這是人區別于動物的地方。可是私有制下的異化勞動却是一種強迫的勞動，不屬於自己的勞動，僅僅是爲了維持自己的肉體生存，因此把人降低爲動物。由之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同時也批評改良主義，強調「勞動者的解放包含著全人類的解放。」

王若水說明：後來馬克思不用「人道主義」一詞，因爲人道主義在特定歷史階段上有各特殊形式。他說：「不能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爲人道主義，但是，馬克思主義是包含了人道主義的。」馬克思的人道主義，或稱爲「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革命的人道主義」等等。

他進一步說：「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我們需要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這種人道主義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呢？」他以爲：

「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意義：
「它意味著堅決拋棄十年內亂期間的『全面專政』和殘酷鬥爭，拋棄把『個人神化而把人民貶低的個人崇拜；堅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

「它意味著反對封建的等級和特權觀念，反對資本主義的拜金思想，反對把人當作商品或單純的工具；它要求真正把人當作人看，並且從一個人本身，而不是從他的出身、職位或財產去衡量他的價值。」

「它意味著承認人是目的，不僅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而且是一切工作的目的，

要建立和發展體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互相尊重、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友好合作的新型社會主義關係；反對漠視人的官僚主義和損人利己的極端個人主義。

「它意味著重視社會主義建設中人的因素、發揚勞動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創造性；重視教育、重視人才的培養和人的全面發展……」

「這種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爲什麼把它當成陌生的、異己的怪物呢？」

「一個怪影在知識界徘徊……」

「你是誰？」

「我是人。」

（）比王若水更進一步批評中共政權者是阮銘。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阮銘寫「人的異化到人的解放」一開頭就說：

「當前中國人民對人的解放理論的興趣，並不像有的理論家譏諷的那樣，是『一陣風』，是外來的『青年馬克思流行病』。它完全來自現實生活的需要和人民的偉大覺醒。它是中國社會歷史客觀發展本身提出來的。長期以來，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對於人的忽視，尤其是十年浩劫對於人的權利、人的需要、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才能、人的感情、人的幸福、人的生命、的踐踏和虐殺，使人的解放和入道主義問題，在今天不能不提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戰線的前衛陣地。正是中國的現實使那些幾乎被遺忘的馬克思著作重放光輝，對改革時代的中國人民產生新鮮的吸引力。」

①一九八一年「新時期」第五號。
他又補充地說：

「有人以為，處在我國這樣低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社會上還有大量待業青年的時候，侈談人的解放，侈談自由的聯合勞動條件，是脫離當前經濟建設實際的空想。事實恰恰相反，多年以來，那些蔑視人的需要和人的解放，蔑視人民民主，蔑視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隨心所欲地瞎指揮、強迫命令、驅使生產者為盲目規定的『高指標』進行生產等等做法，才是十足脫離實際的『左』傾空想，嚴重妨礙和破壞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健康發展。正因為我國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低，人民生活還有困難，還有大量待業青年，才更需要尊重人，重視人的需要，重視生產和生產者之間合理的融洽的結合，充分發揮生產者的主人翁感和創造精神，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健康地穩步地迅速地發展。事實上，今天任何一個領域的改革，都碰到尊重人同蔑視人的鬥爭。」

他提出具體的意見：

第一、「在經濟領域：什麼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標？這就是尊重人還是蔑視人的問題。……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統治的目的，是要消滅這種勞動的異化。使生產直接滿足人的物質和精神需要。如果社會主義生產離開這個目的，為生產而生產，為長官意志而生產，把勞動產品源源送進倉庫積壓起來生鏽發霉，而不是送到人民手中，那麼，產品仍然是生產者的異化力量，勞動的異化仍然不能消滅。這樣的生產，是一種盲目的、

無法調動生產者積極性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特殊浪費型的官僚主義生產，我們不可能依靠這種畸形的生產實現四個現代化。」

對於經濟領域的改革，他以為：「必須重視人的價值，解放人的才能，使人民成為公有制經濟的真正主人。」

第二、「在政治領域：要消滅政治權力的異化，必須使人民成為社會的真正主人。社會主義政治是人民的政治，全部政治權力歸於人民。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幹部和機關是社會的公僕，唯一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政治權力的異化就是幹部和國家機關由社會的公僕變成社會主人。」

第三、「在思想文化領域：消滅異化就是破除現代迷信，破除教條主義和思想僵化。」他強調：「馬克思主義和任何一種科學、藝術和文化，都不能靠壟斷和壓制思想自由來取得優勢。壟斷和壓制思想自由只能導致思想的異化，導致科學、藝術和文化的衰落。」

第四、「在社會風氣方面；我們還存在蔑視人的尊嚴、人的自由、人的感情、人的幸福，不把人當人的封建遺毒。十年浩劫時期盛行的撒謊、欺騙、流言、誹謗、告密、誣陷等等流毒，並未完全肅清。在人民沒有真正當家作主的地方，『民主』是可以被異化的社會主人的『公僕』，用作整人的野蠻『手段』。」

（一九七九年「紅旗」三月號發表郭羅基的「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響應王若水，斥責十多年來林彪、四人幫利用「文

民主牆前警察逮捕民運分子





鄧小平努力爭取知識份子的支持

「把毛澤東當成一個孤立的神，那時，他們還搞一套新的宗教儀式，使科學成了神學，『語錄』成了聖經，戰士成了信徒。」

（四）薛德震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人』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地位」，開頭就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有關人的解放的哲學。『人』，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發點，也是它的目的。」那目的就是「解放無產階級，從而解放全人類。」馬克思在「手稿」中，考察勞動異化，做出這結論，揚棄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以克服人性異化，實現人性復歸；也就是使人

「作爲一個完整的人，佔有自己全面的本質。」

一九八一年他又在「學習與探索」第三期的「解放的哲學和哲學的解放」中，沉痛地指出：「『人』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發點，也是它的目的。」可是，由于史大林主義的哲學，這觀念消失了，「到了十年動亂時期，林彪、康生、江青之流更把解放人的哲學異化成了摧殘人的棍棒。……他們一方面揮舞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人道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棍棒，不准人們研究馬克思主義人性論、人道主義，不准研究人性異化和人性復歸問題，肆意闢割作爲人的解放的銳利武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另一方面，林彪瘋狂叫嚷『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把無產階級專政異化成爲專無產階級的政，把人民國家的權力異化成爲鎮壓人民之權；康生、江青則大肆鼓吹他們的『鬥爭哲學』、狂叫『對著幹』、『鬥、鬥、鬥』，廣大幹部和羣衆遭到了瘋狂的迫害和摧殘，封建法西斯專政在中國的大地上橫行。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十分惡毒的篡改，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異化。」

他又說：「哲學異化是爲人的異化服務的。……回顧十年動亂時期，人的異化現象不但沒有得到任何克服，反而得到了惡性的發展：人民的領袖被異化成了神，出現了狂熱的現代迷信；人民的權力被異化成了鎮壓人民的力量，普通人失去了做人的起碼權利和尊嚴，高踞於人民頭上的林彪、康生、

江青也都異化成了兩足禽獸，異化成了吃人的惡魔。」

（五）張奎良、華治國、王雅林合寫的「社會主義、社會人的價值問題」，發表於一九八一年「學習與探索」第一期，認爲：「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要真正消除非人化，充分地尊重人的價值，必須逐步實現下列要求：（1）要尊重個人尊嚴，做到在人格面前人人平等。……（2）要尊重人作爲社會主人的權利，實現經濟、政治、思想、法律方面的充分民主、自由和平等。……（3）普及教育，合理分工，充分發揮人的才能。……（4）要正確處理人的自由和責任。」（待續）

（本文轉載自青年戰士報）

《時報出版》

雷法思想論集

王曉波 / 著 定價：一五〇元

《聯經出版》

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

王曉波 合著 定價：一五〇元

日據下台灣史年表

● 葉榮鐘 編
● 李南衡 編註

清光緒 21年至 22年，日明治 28年至 29年，西元 1895 ~ 1896 年		紀元						
9.	日期	台灣史						
3.	3. 31.	3. 31.	3. 14.	2. 21.	3. 26.	3. 20.	8. 26.	世界史
<p>日本政府於九月初旬公佈台灣人民退出之規定： (一)台灣及澎湖之居民，欲退出本地地方者，無論其為累世之居民及一時寄留者，其鄉貫、年齡、住所、不動產等，須於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五月初八日（陰曆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初七日）以前，在台灣總督府之地方官廳登記。 (二)退出本地之居民，其攜帶之財物，皆是免徵海關稅。 按：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初七日，為馬關條約互換二週年。據日本政府調查，是日前台民離台回大陸者，台中縣三〇一名，台北縣三六九戶，一五四七名，台南縣四五〇〇名，澎湖島八一一名，都為有財者。</p>	<p>任山縣有朋為特命全權大使參列俄皇尼古來二世戴冠式兼與俄國交涉朝鮮問題。政府提出「關於施行台灣法令之法律案」於議會引起違憲論。3. 24. 一日（一度）撤回。3. 25. 再提出。 有關施行台灣法令之法律案公佈（賦與台灣總督得經勅裁發佈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律令」「滿三年有效之時限法」因其法律列號 63，以後即以六三問題引起議論）。</p>	<p>拓務省官制公佈（掌理台灣及內務省所管北海道之政務）（撤廢台灣軍政，實行民政）。</p>	<p>清廷設置官書局，開始翻譯刊行外國圖書報紙。 設置郵政局。以總稅務司赫德管理之。 俄帝尼古拉二世加冕儀式，4. 30 李鴻章抵達聖彼得堡，5. 3 與俄德（俄財政大臣 Sergius de Witte）開始關於東清（中國長春鐵路）鐵路敷設問題之交涉。微德提出西伯利亞鐵路穿過滿蒙之要求，李拒之。 慈禧太后擬重修圓明園，需耗資三十萬兩。 新建陸軍督練袁世凱創設同文、礮隊、步隊、馬隊四項武備學堂於天津。 英、德供與清朝一六〇〇萬鎊之共同借款。 李鴻章與微德之交涉成立，俄、清兩國簽署條訂密約，共同防備日本之攻擊，俄獲得東清鐵路（中國長春鐵路</p>	<p>馮德（Wunt）著「心理原理」。 契訶夫（Tchekhov）著「海鷗」。 法國柏克勒爾（A. H. Becquerel）發現放射線。 南森探險北極，達北緯 86 度 16 分。</p>				

清光緒21年至22年，日明治28年至29年，西元1895 ~ 1896年

<p>10. 11 近衛師團分頭南下，乃木中將一部登枋寮，另一部自布袋上陸入塩水港，陸路南進日軍至曾文溪，義軍應戰，義軍領袖徐驥等多人陣亡。</p>	<p>10. 9 近衛師團佔領嘉義城，日軍死傷十二人，民軍死傷約三百，被俘四百餘人。</p>	<p>10. 7 近衛師團左側支隊佔領雲林，日軍死傷三十餘名，民軍死傷六百餘人。</p>	<p>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水野遵於是日公佈治台新章，第一條：「本年五月初八日為台灣民人實法去就之期，過此以後，凡台灣民人，都歸我日本帝國管屬，我總督府不分台日，一視同仁，愛保如子，務令同享太平，共沐德澤。爾等赤子，各宜體認斯旨，勿惑流言。」 事實上，日本統治者從未「不分台日，一視同仁，愛保如子……。」</p>
<p>10. 4 任命陸軍中將乃木希典為台灣總督。 ●傳染病流行，赤痢死亡二二、〇〇〇餘人，傷寒死亡九、〇〇〇人。</p>	<p>8. 26 伊藤首相提出辭表。9. 18. 第二次松方內閣成立。9. 22任大隈重信為外相（世稱松隈內閣）。</p>	<p>6. 15 下午八時半，三陸地方大海嘯，死者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二人，流失倒塌家屋一萬零三百九十戶。</p>	<p>6. 9 日本派赴致賀俄皇加冕山縣特派特使與俄外相羅拔諾甫簽署關於朝鮮之議定書（朝鮮財政之共同援助，創設軍隊，管理電信線，另訂有用兵之秘密條款）。</p> <p>6. 2 任命陸軍中將桂太郎為台灣總督。</p> <p>3 公佈航海獎勵法、造船獎勵法、煙草專賣法。</p> <p>、大手俱樂部結成，所屬議員九九九人，大隈重信為黨魁。一八九八年六月與自由黨合併為憲政黨。</p>
<p>9. 26 翁同龢為帝述英法交伺情形，並俄交之未可恃及可慮可畏。</p>	<p>8. 9 梁啟超、黃遵憲等於上海刊行「時務報」（旬刊），至光緒二十四年元月二十一日停刊，共出六十九期，每期約三十頁。</p>	<p>7. 21 總署大臣戶部侍郎張蔭桓與日本大使林董訂立「日清通商行船條約」，日本與西洋各國享同等權益。</p>	<p>6. 5 與此同時，日本特使山縣與俄外相羅拔諾甫簽署議定書。清廷答應法國延長越南鐵路至廣西龍州。</p> <p>6. 12 禮部侍郎李端棻奏自強育才，於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京師設大學堂，並設藏書樓，創儀器院，開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遊歷。</p> <p>6. 26 孫中山先生初抵舊金山，聯絡洪門致公堂，未成。 商營通久源紗廠於寧波開工，自是民營紡績業日漸殷盛。</p> <p>）之敷設權。</p>

「兒子的大玩偶」

中的台灣經驗

林早霜

● 反省的一代已崛起

「兒子的大玩偶」終於上演了，在「商業／政治」價值取向的國片創作系統裡，居然能發現這麼一部堪稱「異數」的電影，委實是令人驚訝與高興的。

仔細觀之，這麼一部影片的出現，却也多少代表了台灣社會中某些反省意識的浮凸。在政治的侷限下無法自由伸展的藝術工作者，選用黃春明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既可利用小說的藝術性避免和當前的既得利益團體起正面衝突，又可藉小說中過去的台灣經驗，來刺激深陷於既得利益者所設定僵化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相為統治者藉以合理化其統治行為的理念系統）中而無法自拔的知識份子。藉著知識份子的覺醒又可以導引出更大、更深刻的，甚而全面性的文化變革，這對台灣當前沉悶的、政治壓抑的、島嶼格局的、資本主義唯利傾向的文化環境而言，不啻是令人振奮的訊息。

● 《兒子的大玩偶》

——人文主義式的電影

「兒子的大玩偶」改編自黃春明的三個短篇小說：「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蘋果的滋味」。在三位導演的精心處理下，各自展現了對黃春明小說的不同詮釋。

在第一段「兒子的大玩偶」中，侯秀賢運用大量的客觀鏡位去表達坤樹；或者在轉型期社會中命運雷同坤樹的那一大群小人物所共同擁有的經驗。

侯孝賢捨棄了社會控訴式的拍法，而著力於坤樹本身困境的描寫。農村解體，小人面對新興社會時所遭遇的挫折與無奈（如大伯譏諷坤樹敢做牛還怕沒犁拖，幹這種丟人現眼的事、坤樹到戶政事務所替兒子阿龍報戶口，遭到辦事員的調侃，以及阿珠吃避孕藥，遭受固守傳統價值觀的坤樹責罵、坤樹憤恨老板，却又必須低聲下氣的保住工作等）。而更重要的是賦予電影「黃春明式的人文精神」——小人物雖然卑微，却有草根般強勁的生命力。在社會變遷的洪流裡，他們遇見最殘酷不幸的命運，然而他們忍辱、認命、刻苦，努力的替下一代開創一個明天。這是黃春明筆下約六〇年代以前小人物的

典型，他們光輝的德性對應於社會結構改變所產生的新型價值觀，構成了黃春明許多小說中的主題。

「蘋果的滋味」——快樂的咬著美國蘋果的小孩。





「兒子的大玩偶」——坤樹和象徵他生命希望的兒子

這種小人物性格我們在「看海的日子」中的梅仔身上看到，同樣的也在「兒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樹與阿珠身上看到。坤樹爲了兒子阿龍的出世必須扭曲自己的容貌，以肢體吸引群眾的注意力，這是一種出賣尊嚴的工作，但是爲了生存，坤樹還唯恐失去這份賴以生存的工作。當坤樹在鐵路旁遭頑童調戲時，我們看到坤樹拚命搶回那些賴以維生的道具，穿著大內褲、提著小丑帽，吃力地行走在鐵道上的情景，那種嗜盡無奈與卑屈，却永不向命運低頭的頑氣，是中國農民性格中最可貴的氣質。坤樹和阿珠夫妻間互相關懷、體恤的情愫是電影中表達稍差原著的地方，但是因爲小說中使用了意識流的獨白，電影相對地處理起來較困難。

末了，坤樹戲劇性地獲得了更好的職位，突如其來的運氣，却使得認慣了小丑臉的兒子阿龍，不再認得坤樹的原貌，這倒使得坤樹有些落寞起來了。爲了重新建立父與子間的關係，坤樹又拿先前工作的粉盒，重新扮演起三明治小丑來，因爲他真的以爲他就是兒子的大玩偶呢！這種親子之情用這種方式表達，顯示黃春明敏銳的、直觀的鄉土感情，末了影片結束時侯秀賢的停格畫面，坤樹吞吞吐吐說不出話來的表情，那辛酸的笑臉，彷彿意味著中國農民在長遠歷史中所堅守的素樸情感，在歷經社會變遷的陣痛洗禮之後，仍綻放出執著而有希望的光亮。

侯秀賢處理這一段時極力維持著寫實的風格，不誇張的搖擺攝影機，固定鏡位的使用，場面調度簡單明朗，而回敘鏡頭和畫外音（O.S.）使用也很適當。特別是影片結束時，鏡頭停留在坤樹身上，畫面外却傳來阿珠哄阿龍的聲音，恰切的表達了父與子、夫與妻的親蜜關係。

●《小琪的那頂帽子》 ——著重美學的電影

曾壯祥執導的第二段和原著精神差異較大，導演似乎把王武雄和小琪的關係加入了過多的情愛成份，導致和控訴日本快鍋所象徵的帝國主義摧殘傷民族心靈的另一線主題脫節。雖然導演在視覺風格上有非常好的經營，景深和人物自由進出畫面、低調攝影、多層面的象徵運用（小琪的帽子、豬腳麵線），但終究缺少了小說原著結構的統一性。

小琪的帽子覆蓋著的血肉模糊隱示了整個社會在美麗表象下的痛苦面貌。而末了武雄怒撕快鍋海報，正代表了洞視真象之後的反叛，影片本身的批判意味也告浮顯。二個推銷員的遭遇也典型地反映出六〇年代青年的經驗：

（一）林再發的生存困境：在家庭責任的壓力下，林再發無力去照顧生存以外的問題。他是一個無意識的社會人，壓力迫使他無能去從事思考，但仍保有純樸的本質。

（二）王武雄的迷惘性格：初入社會的年輕人，對於社會表象迷惘，缺乏足夠的社會歷練，面臨著社會化前期的痛苦與不安，找不到解決的方法，但比林再發具有反叛的潛能。電影的主題放在這二個青年面對社會變遷中的生存和價值觀的心理爭執，間接控訴帝國主義文化傾銷。林再發和小琪血肉模糊的受難，具有「殘酷劇場」的心理警示效果。末段武雄掀小琪的帽子和再發操縱的快鍋爆炸的平行蒙太奇剪接，加深了衝擊性。本段在電影美學的掌握獨具思考性。可惜情感的鋪陳不如原著來得疏離，致使王武雄怒撕快鍋海報的反叛減低了說服力。二位推銷員的標準國語在公衆場合的不適當運用（在當時的漁村，國語並不是溝通的工具）也是缺憾。

●《蘋果的滋味》

——反省電影的先河

萬仁執導的「蘋果的滋味」却是少見的內容和形式密切合一的一段，也是社會控訴

性最強的一段。導演循著原著的嘲諷筆調進行，但在視覺風格和聲音上同樣確切地表達了強烈的嘲諷。也可以說是電影比原著更能彰顯這種嘲諷。和前二段描寫心理的結構不同，黃春明的原著本身就極注重語言、動作、佈景的對比，也因此，萬仁用誇張的戲劇手法，很輕易的就超越了原著文字的侷限，發揮電影特有的表達方式。

「蘋果的滋味」至少有四個片段是國片中難得一見的：

(一)影片前段車禍的幾個短鏡頭，對比出黑色發光的美國轎車和阿發上工腳踏車，格雷上校筆直的軍服褲管、晶亮的皮鞋和車輪下阿發粗布工作褲中猶抽搐的腿。

(二)地面血跡特寫由黑白溶入彩色，鮮紅顏色的一灘血緊跟跳接連建區的鳥瞰，暗示六〇年代貧民區生活的苦難經驗。

(三)阿發的二個男孩阿吉、阿松在美軍醫院上廁所，阿吉沿著雪白的便池一路撒下去，阿松則拉著長捲筒衛生紙把玩，導演配上輕快的音樂，使得影片本身在表層的幽默之下蘊含對下層階級宿命悲屈的強烈控訴。

(四)工頭和工人去醫院看阿發，約好要擺狠臉色給美國人看。結果工頭反而在美國國旗下卑屈的和格雷上校握手。表徵開發中國家無可避免的從屬命運。

「蘋果的滋味」藉一個意外事件的發生，敘述六〇年代舉國上下崇洋媚外的次殖民地經驗。阿發被車子撞斷了腿，肉體上遭受到重大的創傷，但却撞他的人是美國人，在獲得了老外高高在上的憐憫（十萬塊錢的



導演萬仁，攝影陳坤厚（中二蹲者）正拍攝「蘋果的滋味」中阿吉教室的鏡頭。

慰問金，把亞巴女兒送到國外求學）之後，反倒向撞他的人道歉。而嘲諷的是阿發一家人却由於阿發的犧牲而超越了過去貧民區的生活（最後一個鏡頭的全家福照片，可以看出他們已經脫離了那種貧苦的日子），這種價值的衝突造成本片豐足的自省意義。

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美援、韓戰、越戰），美式文化伴隨物質取向的價值觀湧入台灣，取代傳統社會規範，導致本土性格的失落和價值觀的迷亂，在物質和生存條件的追求中，無意識的遺棄了人的本質，也無意識地成了西方價值系統的殖民地。這幾乎是第三世界以及所謂「邊陲國家」所共有的歷史命運。認清了這種依賴

的本質後，第三世界的文化工作者不斷地在文學和其他藝術創作上提供大量自省的材料，亟望能喚起人民在意識上的覺醒，從而能在經濟、政治、文化等依賴體制中尋求脫離的方法。

「蘋果的滋味」對台灣過去的經驗，透過嘲諷的戲劇形式，促使觀眾主動介入，思考影片後面的社會問題，其動機是可喜的，在「邊陲國家」的台灣，有任何文化工作者能夠挺身而出揭開社會的表象，指明社會的本質，都應該受到鼓勵的。

「蘋果的滋味」已經在台灣電影發展過程中樹立了另一個起點。

●把大玩偶還給兒子吧！

對「兒子的大玩偶」這麼一部閃閃發出希望光芒的影片過多的苛求是不必要的，不論是新聞局和影評界都應該為這麼一部影片的出現而高興。修剪風波的出現，顯示出政府文化工作部門的無能與跋扈，而金馬獎排斥「兒」片採用台語，也是把違反潮流的政治目的導入藝術評價的不公平作法。

最後，儘管「兒」片經歷了一場不幸的風波，我們仍然要對一向保守的中影公司（乃其上司文工會）道賀，我們希望影評界的讚譽和目前已可見的高票房記錄（至截稿日止，南部已突破千萬元大關，而且欲罷不能），能鼓勵中影以及保守的台灣電影界，往後能不斷拍出進步的、反映社會的、合乎時代脈搏的影片來。

到底是誰家的大玩偶

——試評「兒子的大玩偶」修剪風波

楊棄

「文化官僚」粉墨上場

中影根據黃春明小說改編的電影「兒子的大玩偶」，於上演之前遭到和藝術無關的干預，導致導演和編劇雙雙落淚，而故事的原創者黃春明也對於自己作品所遭受的委屈憤慨不已。如今，事件雖以折衷的方式收場（修改了三十秒鐘的鏡頭，決策單位不再發表意見），「兒」片也於各地陸續上映，但事件本身暴露的問題却不僅是「兒」片單一事件的問題而已，它顯示出台灣文化圈內大批非藝術工作者畸形團體「文化暴力意識」的發展，不僅拖延了文化發展的脚步，也有意地扼殺了誠實的工作者去表現他們苦心經營成果的機會。這批和政治利益、商業價值掛鉤的文化官僚，往往以權者的角色介入藝術創作的過程，運用政治力扭曲藝術創作以迎合其非藝術目的。這種「一黨獨大」心態的官僚們，配合著台灣嚴厲的文化管制體系，不斷壓迫著台灣新興的年輕藝術工作者。

到底是誰家的大玩偶

中國影評人協會寄給文工會的「檢舉函」

「兒子的大玩偶」最早獲得新聞局檢查委員的通過，包括幾乎整段台語的第一片段在內未剪一刀。但是在試片後，文工會却對兒片提出了諸多意見，原因是中國影評人協會寄給該會的「黑函」，建議刪除「蘋果的滋味」中六大部份的鏡頭（見附圖），並修改末尾「阿發吃蘋果」的表情鏡頭（滿足微笑改為皺眉頭），並加旁白：「阿發發現蘋果的滋味，並不如想像中甜美，而是帶著一些酸澀，因此領悟到人畢竟是以健康最為重要。」等語。

隸屬文工會的中影在獲知有關單位的風聲之後，先發制人地主動修剪了四個控訴性較強的鏡頭：

- (一) 美國軍車撞人後，血跡由黑白溶入彩色跳接違建區俯瞰，和違建中景。
 - (二) 格雷上校進入違建區尋人經過。
 - (三) 江阿吉未交班費，遭導師罰站的情形。
 - (四) 江妻在美軍醫院偷衛生紙的鏡頭。
- 然而八月十三日的會檢，文工會又指示了四個應該修正的地方：
- (一) 導師對江阿吉的口氣改溫和一點。

「影評人協會」對「兒子的大玩偶」影片第三單元——「蘋果的滋味」觀後意見：

- 壹、建議刪剪部份
 - 一、撞車鏡頭中「美國國旗下躬着中國傷者」的特寫部份。
 - 二、美國大使館內美國職員電話中談及亞洲國家對美之態度一段。
 - 三、違章建築空中鳥瞰鏡頭。
 - 四、警察帶領美國人遍尋不到傷者家屬住處一段（可局部刪剪）。
 - 五、母女誤闖男廁所及小孩扯弄衛生紙一段。
 - 六、工頭及同事前來探望一段。

貳、建議修改部份

末尾「阿發吃蘋果」的表情鏡頭（滿足微笑改為皺眉頭），並加旁白：「阿發發現蘋果的滋味，並不如想像中甜美，而是帶著一些酸澀，因此領悟到人畢竟是以健康最為重要。」等語。

(二)外事警察說：「被美國軍車撞了還氣，被中國人撞了，現在還用草蓆蓋著呢？」這一段對白改緩和。

(三)更改工人羨慕江阿發撞車後反而享福的心態。

(四)江阿發一面吃蘋果，一面沾沾自喜，改為感嘆美國蘋果的滋味並不佳。

在這麼多剪刀的揮舞之下，「蘋果的滋味」這段簡直成了文工會和影評人協會的「集體創作」，不僅肢解了黃春明原著的精神風貌，也導致傑出的編劇和導演因作品的被隨意、無理的扭曲而痛苦落淚。這是對藝術和道德最蠻橫的摧殘，對台灣人民藝術上知的權利的剝奪，也是對台灣過去經驗的全盤翻案，任意製造虛假意識與情結，充分表露出其「文化極權」的猙獰面貌。

宋楚瑜的大團圓餐會

修剪風波在許多記者的報導下（包括聯合報的楊士琪、民生報的邱海嶽、高愛倫等），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的注意。有關單位雖仍然堅持「有關社會控訴的部份，會令外人誤會，以為那些社會病態是常態」的政治理由！却在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在行動上有所妥協。最後祇刪改了四個片段：(1)尋人過程縮短(2)江阿吉導師譏刺不合作段剪掉(3)偷衛生紙段剪掉(4)江阿發表示蘋果滋味也不錯的片段，因導演不願附加非自己創作理念的旁白而刪除。

風波則以宋楚瑜出面的大團圓式餐會告結束。雖然「兒」片並未遭受到太悲慘的命

運，但是此事件已足可表徵「藝術情治單位」的實力，也可窺見為什麼台灣電影始終停留在政治／商業附庸地位的緣由。

「影評人協會」玩什麼把戲

此項事件主角之一影評人協會的不務正業委實令人感嘆，影評人不能善盡職責（台灣影評水準的低落入盡皆知），反而私發黑函，多少讓人懷疑影評人協會是不是某種政治勢力的傀儡化身。

而黑函的出現據傳是與中影內部老少權力消長有關。老人過去的大成本企劃案既不叫好也不叫座（大湖英烈、苦戀等），而新人的創作（如小畢的故事、在那河畔青草青）既節省成本，又以誠意和藝術價值博得好評。導致老人失勢，而意欲藉機打擊這些「政治社會化」不深的青年才俊。被人疑為散發黑函的某影評人也正與中影公司內部某些老人「關係」親密。對於這種因利益爭奪而造成的惡性排擠，實在令人不敢恭維。而對於那位曾得過影響雜誌票選「年度十大爛片」的導演與影評人，我們實在寒心。

「兒子的大玩偶」無疑是台灣國片史上最不令國人丟臉的電影。新聞局也曾全票通過選派「兒」片參加西德影展。但是就臺灣電影未來的命運而言，面對層層的非藝術官僚的至高權勢，類似「兒」片的佳作，難保不在政治性理由的牽制下再遭到封殺的命運。

然而在目前台灣社會中崛起的新一代藝術工作者，他們強烈的自覺意識和誠心，使

我們對未來尚不至絕望！

「兒子的大玩偶」一片幕後製作成員，左起：導演曾壯祥、侯秀賢、萬仁、編劇吳念真、小野，配樂作曲溫隆信，以及原作者黃春明。



重新思考「搭錯車」

／李綠珠

「搭錯車」劇本的 現實意義

「搭錯車」的劇本突破含政治意義的「健康寫實」潮流，直接面對社會黑暗面，首度指陳經濟因素在八〇年代現代人生活中的主導作用，刻劃人在經濟力下的諸多面貌，並且加入深沉的控訴，是國片題材中不逃避現實的佳作。

(1) 老兵經驗：歷經三十年代政治動亂播遷來臺的老兵，他們大多數隱藏在社會大眾看不到的死角之中，默然地度過他們的餘生。但是同樣做為一個人，同樣的擁有尊嚴；啞叔便是這麼一個人物。他收養棄嬰阿美，從事收酒瓶的卑微工作，把阿美撫養長大，而後阿美離開了他去追求富足的生活，使他的晚年在寂寞與感嘆的細數中度過。啞叔的命運正表徵了臺灣許多退伍軍人的共同命運——「李師科」似的孤兒意識加上生產條件缺乏、沒有親族關係可攀緣等諸因素，因應社會價值變遷，導致他們生存於窄縫之中，無

力超脫，在社會的漠視與遺棄下（他們並不具有可以交換的商品價值），孤老地結束他們的生命。

(2) 社會轉型期的貧民經驗：貧民區中的住戶無力去改變社會在「現代化」潮流所帶來的壓力，生存空間遭受怪手的威脅，精神世界遭受物質取向價值的挑戰。他們祇能被动地去接受那個他們看來「價值脫序」的世界。如果不扭曲自己的面貌，投身到無止無境的物質追求裡，靠著幾許競爭的條件和幾份運氣，去改變他們的命運，否則只有終生貧困，永世不得翻身。

(3) 對現存社會的抗議：競爭社會的個性扭曲了人性的尊嚴面。資本主義開展了人類對物慾無止無境地追求，却無意識地異化了人類互信互愛的生存目的。貧民區的小人物擁有純樸率真的性格，但却因缺乏競爭的工具和才能，遭到整個社會遺棄。而非人性化的物質主義橫流的结果，帶來了變相的公平與正義，挫傷了整個合理的社會價值。更多人投入競爭的結果，使得整個社會集體墮落，猜疑、逐利因此取代了正義與愛。導演藉小

吳少剛的中產階級青年和孫越的貧民區生活有隔閡。



人物的不斷受難、控訴整個人類族群在追求非人價值時的衍生的種種矛盾和制度。

虞戡平搭錯了 新藝城的車

祇可惜的，新藝城將這部片子包裝得亮麗炫目，欲藉「感人落淚」而達到其商業目的，不僅失去了寫實電影的真義，而且影片本身即是對故事的最大反諷——中產階級固定意識形態的掌鏡（自阿滿死後）、打歌的歌舞片段、大量的煽情鏡頭。

事實上，虞戡平的野心並不祇是想拍一部歌舞片，他可能更想藉這一群境遇迥異的人反映出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點點滴滴存在於我們社會中的衆生相。基本上，這種以人文主義作為中心論題的片子，很可能會導入「新寫實」的作風。譬如在電影一開始，我們看到拾酒瓶的啞叔（孫越飾）騎著三輪車出現在清晨的街道上，幾個中長鏡頭及深景深的運用，直覺上讓我們以為這部片子將會表現出電影理論家巴辛（André Bazin）所說：運用技術及操縱形式來產生真實的幻象（Illusion of realism）。可是當我們看到啞叔屋子（玻璃屋）在特異的光下顯得多麼不真實，近乎詭異的迷人，馬上就聯想到這是在商業利益下的刻意包裝。啞叔「講述」他的故事時，突然換用類似「卡通」似的人物造型、風格；以及後來極力突出歌舞的動感、音畫渲染的鏡頭，令人恍然大悟：虞戡平的那種欲藉許多小節（如違

建區中的人情味）以捕捉所謂真實（verisimilitude）的企圖，在新藝城「賣錢第一」的電影製作意識形態下，竟像那些酒瓶子一般的軟弱、易碎。

原本可以拍成可具「社會抗議片」（Social-Protest Film）意識的段落沒有掌握好（抑或是由於導演本人的心態侷限了它？），令人惋惜。將太多的情節，事件壓縮到最後，也足以使人目不暇給，不僅有些東西不能讓人進一步思考，同時也讓人懷疑導演就是想利用這種方式來掩飾後段部份的通俗老調。

我們在前面就提過這部片子是虞戡平導演創作的里程碑，單以其中歌舞段落，或藉歌曲加快電影進行的速度，或是幾場表現主義式的打燈，已可看出導演用心處，而孫越退伍軍人的形象更是成功。可是一切包不住含有誠意不夠，甚至是矛盾（以控訴出發，以賺錢為目的）的意識形態。面對這麼一部幾乎可以成功的影片，我們的心情是惋惜與遺憾的。

故意「搭錯車」的 電影意識形態

如果導演和製片具有誠意來拍「搭錯車」，那麼就應該平實的用寫實風格來控制整部電影的基調，和衝動的情緒造成適度的疏離，導入知性電影的層次。否則扭曲實相所引出的不真實的情緒衝動，並不會導引觀眾主動地去思考社會問題和電影本身，而祇是

孫越飾演的啞叔，將「李師科」似的老兵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



被動地發洩情緒，反倒迎合了社會中的既得利益集團所操縱的意識形態而已。這些意識形態的控制者希望社會的穩定，如此他的既得利益便不會失去。「搭錯車」便是一部這樣的電影，滿足了中產階級觀眾的天真道德感，讓他們流著淚走出戲院，但一會兒便消失了原本在電影院裏的情緒刺激。因為電影不提供他知性思考的機會，祇給他官能刺激，自然不會有恆久性的印象或衍發的大規模社會價值的重組。社會的不公和不義也不會改變，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運動感也因此麻木了。

一部有社會意圖的影片如欲掙脫意識形態的控制，真正地喚起自省意識引發社會變遷，則它必須在它的表現形式上打破過去電影的成規。製造眼淚和三廳愛情片同樣是癱瘓了改革者的行動，同樣的為製造不義、不公的既得利益者服務。「搭錯車」便是在商業的目的主導下，減弱了它的批判性，也未能量定影片和社會現實的真正關係，空有好故事，却使觀眾在眼淚與現實中迷惘了他的脚步。